

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J39nB453

元潔瑩禪師語錄

清 淨瑩說 智祥編（依駒本印）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目錄](#)
 - [上堂](#)
 - [住洪都寧州古洞山阿耨禪寺](#)
 - [住楚蒲圻玉崖山上方禪寺](#)
 - [住浙江湖州弁山龍華禪寺](#)
 - [住廣陵平山棲靈禪寺](#)
 - [住江西寧州雲巖無住禪寺](#)
 - [住澧州藥山慈雲禪寺](#)
 - [住越州雲門顯聖禪寺](#)
 - [住台州天台護國禪寺](#)
 - [示眾](#)
 - [小參](#)
 - [普說](#)
 - [垂語](#)
 - [代語](#)
 - [師居匡廬垂問八則眾下語不契嵩旭禪師徵問請師復荅](#)
 - [建安國主六問上百丈瑞老和尚值已入滅一初禪師請師代荅](#)
 - [石田上座問](#)
 - [僧請益七問](#)
 - [明遠座主參問](#)
 - [僧請益鏡清八問](#)
 - [機緣](#)
 - [拈古](#)
 - [頌古](#)
 - [代古](#)
 - [法語](#)
 - [示語](#)
 - [示禪者](#)
 - [示復源上座](#)
 - [佛事](#)
 - [像贊](#)
 - [出山像](#)

- [彌勒](#)
- [布袋和尚](#)
- [渡江像](#)
- [面壁像](#)
- [海潮大士像](#)
- [普門品經寫觀音大士像](#)
- [觀音大士](#)
- [準提像](#)
- [雲門散木和尚像](#)
- [弁山人就老和尚像](#)
- [自題](#)
- [行狀](#)
- [塔銘](#)
- [卷目次](#)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3. Q4」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 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元潔瑩禪師語錄目錄

- 卷第一
 - 住洪都寧州古洞山阿耨禪寺語錄
 - 住楚蒲圻玉崖山上方禪寺語錄
- 卷第二
 - 住浙江湖州弁山龍華禪寺語錄
 - 住江南廣陵平山棲靈禪寺語錄
- 卷第三
 - 住洪都寧州雲巖無住禪寺語錄
- 卷第四
 - 住澧州藥山慈雲禪寺語錄
 - 復住寧州雲巖無住禪寺語錄
- 卷第五
 - 住越州雲門顯聖禪寺語錄
 - 住台州天台護國禪寺語錄
- 卷第六
 - 示眾
 - 小參
- 卷第七
 - 普說
 - 垂語
 - 代語
 - 機緣
- 卷第八
 - 拈古
 - 頌古
- 卷第九
 - 代古
 - 法語
 - 示語
 - 佛事
- 卷第十
 - 像贊
 - 行狀
 - 塔銘

上堂

住洪都寧州古洞山阿耨禪寺

順治癸巳仲秋師受州主張公暨屬郡眾護法請於本州雲巖禪寺開法。上堂拈香祝 聖畢乃曰威音那畔一句圓該全體現前纖塵不立直得淨裸裸無縫罅赤灑灑絕周遮世尊以此拈花迦葉以此微笑達磨以此西來六祖以此傳衣青原以此聖諦不為石頭以此鋤斧居曰藥山以此長嘯千里本寺堂上無住晟祖以此寶鏡弘開乃謂背觸俱非如大火聚迨至八百餘載道遠人荒幸遇州主張公藉此一段奇緣康濟兆民不資餘力今請山僧陞座舉揚使未見者見未聞者聞未信者信未證者證挽古風於既墜回佛日於緣生即此便見伏中寶藏全彰衣裏明珠顯現既然如是因甚又道百姓日用而不知聾不見此山真面目都緣身在此山中。

雲巖七堂泊諸山耆宿請上堂十二年來未出山了無消息到人間相逢盡扣拈花旨未委何人解破顏左右顧視曰便恁麼委去猶較些子更若播兩片皮未免鈍置諸公去也便下座。

大鑊成請上堂豎拂子曰大眾你看拂子一時現出相好光明威德殊勝不離本際度四十二恒河沙佛土置眾香國於新豐以諸如來大悲所熏甘露法味所食之餘供養過現未來而作佛事令其食者不樂小乘得弘大道未入正位者得入正位已入正位者得心解脫已發大乘意者得無生忍得無生忍者至一生補處各各隨其根性皆得饒益祇今葉耀寰開鑊修供又且如何稱揚合掌曰端坐受供養施主常安樂僧問黃閣簾垂雞鳴子夜庭前走紫羅帳合珍珠暗撒是誰知師曰方外不許論量。

結制上堂惺惺的若教懵懂鑑水無龍隱懵懂的若教惺惺枯木有花開更若示機立境舉古驗今正是簸土揚塵拋沙撒糞特達漢一踏踏翻那討許多波吒還有斷得底麼不住舊時無向背外尋知識總非真。

冬節上堂心不是佛智不是道衲僧頂門別有一竅喝一喝曰夜來霜氣重偏發一枝花。

上堂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喝一喝曰會麼落二落三了也便下座。

冰谷闍黎請上堂一毫頭上覆乾坤百億須彌海岳渾迸出些兒無礙力人間天上獨稱尊玄中不失偏處不逢舉眼盡是兒孫事祖父從來不出門。

臘八解制上堂釋迦老子未上雪山人人鼻孔撩天剛謂夜睹明星悟道箇
箇眼光擢地後代兒孫根性狹劣只管長期短期大似渴鹿逐陽燄結制解
制無異癡猿捕水月祇如不涉迷悟生死覷面一機分付阿誰待汝心肯處
即是運通時。

宋侍御誕辰請上堂空劫威音外塵塵無向背壺天不夜時剎剎露全機全
機露也萬象不能掩其輝向背忘也千靈無以匿其耀直得舉足下足無非
本地風光居塵出塵不同萬物流轉一花一香莊嚴實際一禮一懺回向真
如祇如轉功就位一句又作麼生良久曰無限風光大地春。

周居士懺罪請上堂煦日輝輝燦破千重障翳和風蕩蕩吹開百劫花心直
得巖樹庭莎挺無邊妙相泥團土塊發一切智光且道是何人分上事周公
栗仲身處名門不染世樂茲因足病謹請陞座舉揚般若以消宿障昔有居
士身纏風恙乞二祖懺罪祖曰將罪來與汝懺士良久推其罪性不在內外
中間如其心然佛法無二乃對曰覓罪性了不可得祖曰與汝懺罪竟山僧
亦有箇古方任他宿障業障報障無不靈驗卓拂曰過去業無定相不可得
現在業無住相不可得未來業無至相不可得既總不得脫體無依一句又
作麼生豎拂曰花街柳巷無相識始見從前絕學人。

佛誕上堂呈拄杖曰離言離相明明聲色難該絕聖絕凡歷歷覆藏不可於
此會得念念釋迦出世塵塵彌勒下生直得天雨四花地搖六震又豈特九
龍吐水沐金軀優曇現作獅子吼祇如因齋慶讚一句又作麼生雲出遠峰
山積翠月臨幽澗水懷胎須彌頂上無根樹不待春風已盡開僧問如何是
誕生王子師曰橫身當宇宙曰如何是朝生王子師曰化外有權衡曰如何
是末生王子師曰聲名清四海曰如何是化生王子師曰運用莫知名曰如
何是內生王子師曰天下人瞻仰曰五位王子蒙師指不立功勳又若何師
曰石女不梳妝。

受楚蒲請上堂拈疏曰一向天不收地不管且道者箇從甚處得來維那試
剖露看宣疏訖師乃豎拄杖曰寬廓非外十方剎海冷沉沉寂寥非內無盡
浮幢光灼灼出也片雲現於太虛住也孤鶴翹於松頂今乃蒲圻諸護法書
幣遠臨既爾再四推免不下豈可更飾哀辭且直下承當普應群機一句又
如何舉似卓杖曰是處是慈氏無門無善財。

結制上堂揚眉瞬目謾自周遮覷體當陽出眾相見僧問琉璃殿冷即不問
如何是明月簾垂師曰百歲老人不展眉曰今朝結制還許學人搬柴運水
否師曰頭頭無向背何更覓蹤由乃曰天無四壁地絕長垠以拂子畫○曰
也出者箇不得天地既出者箇不得則森羅萬象情與無情亦出不得乃至
天人聖凡無有能出此者非但凡聖即○者箇亦出○者箇不得何也待伊
觸破乾坤眼剔起眉毛腦後看。

上堂剎塵心數一串穿卻雕沙無鏤玉之功無量殊勝一槌打就結草乖道
人之意破沙盆七平八滿殘羹餽飯得人憎三腳驢豎抹橫該明眼衲僧真
笑具畢竟如何莫將閑學解埋沒祖師心。

冬至上堂適來不見啟請突教特地陞堂大眾濟濟簇簇贏得一肚渺茫佛法了無文義那堪好肉剗瘡露柱燈籠啾啾唧唧時常接背泥團土塊應時應節動地放光頂門重著楔一線已添長。

上堂二由一有一亦莫守一心不生萬法無咎驀拈拄杖曰三祖大師來也以無緣三昧一行三昧智印三昧將須彌移置芥子孔見諸人不會化作奮迅三昧走入露柱裏去也卓拄杖下座。

解制上堂頭頭解脫本天真物物威音劫外春法法誕生王子父塵塵無位好真人舉拂子曰見說生根了也且道誕生王子父與無位真人是一是二於此明得則釋迦打失眼睛一切有心齊成佛道稍涉見聞未免郢書燕說去也以拂子擊香臺下座。

蒙山以默禪德請上堂酷暑炎空人間若甑新豐坐禪蒙山打供無陰陽地放曠逍遙絕思惟處渾忘滲漏說佛說祖眼裏添沙舉古舉今鉢盂安柄且作麼生是不涉資緣一句火雲騰碧漢朱夏已方深。

大士開光上堂換卻舊時面貌特地光新瞥然今日輝煌無邊瑞彩耳中見得塵塵皆是正法明眼裏聞來剎剎無非觀自在圓通門大啟法界絕遮攔善財參遍面面無私龍女寶珠時時突現既然如是為什麼今日重新特地以拂子點曰從教心眼洞然開普應群生機合感。

伽藍開光上堂肘後符摧邪輔正也是者段光明頂門眼洞徹十方也是者段光明在靈山親聞正法承記承囑者段光明初不曾曾在東土遍鎮叢林為瑞為祥者段光明亦不曾減因甚更要山僧於斯開顯以拂子向空點兩點曰雖然本具光明藏往古來今不自彰。

結制上堂橫按拄杖曰十方智者皆入此宗直得山河大地明暗色空情與無情無一絲毫漏逗最初威音末後樓至歡喜無量彼我渾融與諸人同行同坐同起同止汝若未委山僧借伊鼻孔出氣去也卓杖曰參禪力敵大英雄莫坐明明白白中提起金剛般若利好教血濺梵天紅。

上堂僧問不立正遍堂不居獅子位此人還有施設也無師曰髮長不剪曰恁麼則新豐一滴水倒嶽與人看師曰搆不著乃曰風生大野木落空山霜花繡錦水面添章長連床上漢念念絕攀緣舉足下足鳥道無殊古木階前人心心證寂滅坐臥經行莫非玄路正恁麼時者一著落在甚麼處任從滄海變終不與君通。

上堂紅日階前冷霜風漏夜寒凍得烏龜成鱉粉碎大地泥團拈拄杖曰只有拄杖子天不諳地不曉也不管寒山睡重也不管斷臂安心挈挈波波烏烏律律提起也天魔膽落放下也帝釋魂驚且道具何三昧如是自在十二時中不知處通身都是黑漫漫。

解制上堂九旬禁制絕安排優鉢羅花不易栽今日頂門放一線一塵一剎一花開果能於此見處精明聞處透脫擎方外乾坤於一塵中馭掌中日月於大千界內城市深山逍遙無礙水邊林下長養聖胎祗如不涉結解一句又如何舉揚多謝蒲圻費居士不憚關山送供來。

四句眾請上堂僧問如何是家裏事師曰不許外人知曰如何是日用事師曰觸著磕著曰如何是動中靜師曰無人證明師拈拄杖曰天地未分已前父母未生之先淨裸裸赤灑灑祇是者箇天地已分後父母已生來淨裸裸赤灑灑也是者箇到者裏分即是不分即是卓杖曰向者裏見得人人常光現前箇箇壁立萬仞祇如不居正位一句又作麼生放曠不耕空劫地行於異類且輪迴。

先和尚十周上堂昔年把斷要津山不能青水不能綠今日全彰面目便見山如是青水如是綠可憐馳逐聲色人眼睛鼻孔都打失若欲知恩解報恩必待日午打三更遂下座至真前拈香曰苦如甘草石密良似砒霜毒藥雖是土宜聊且應箇時節便燒。

付玄輔弼西堂上堂提持衲僧巴鼻須是克家流通佛祖淵源貴乎眼正不待呼剎竿預知向上未曾入新豐已經罷參且道是誰顧西堂曰你看他昔侍先師於崆峒其切磋一一可法先師過後又經七載指體投機更非一也先師一箇未了公案只得累及遂舉衣曰多子塔前原不了轉相授受到如今山僧兩手親分付五葉一花大地春堂乃接衣對眾曰降旗不豎方隅窄若豎降旗四海非借問眾兄弟祇如旌旗大展法令高宣當此之際豎則是不豎則是眾皆默然堂曰金簇慣調曾百戰鐵鞭多力恨無鱗不如折弓解甲去也復問大庾嶺上提不起阿誰持向此山來師曰闍黎只顧承當曰恁麼則當陽展示大家看師曰眾生有賴遂搭衣曰九拜端施未審和尚受否受則於自宗乖不受則師資道隔乞賜一言永為定鑑師曰闍黎甚分明曰恁麼則敲開夜合千年秀奪轉新豐萬古春師曰卻是山僧本意。

誕日上堂雨洗長空歷落千峰翠色風流澗壑離披萬籟幽聲有眼者端的是見有耳者必定是聞祇如聲色未萌之際六根未兆之先且道諸人本命元辰與山僧本命元辰是同是別野色更無山隔斷天光直與水相連。

誕日請上堂鏡花水月三千界芥子彌盧百億天一箇本來虛幻面被人喚作四句年祇如本來面目年紀多少疑殺鰲奴白牯笑倒天下衲僧。

付主拂耀上座上堂金鍼玉線話會難通草偃風行隨機自在到者裏說正說偏說體說用說向上向下大似撮空花圖風影笑殺旁觀更謂三墮四禁亦何異止石女莫生兒且父子相傳一句又且如何天曉木人敲月戶夜深石女繡燈前。

住楚蒲圻玉崖山上方禪寺

順治甲午四月八日師受請於五月十三日就蒲城延壽寺開堂拈疏曰弘闡少林直指言言玉轉珠迴發明洞上真宗字字雷轟電激苟向毫端未舉以前見得略較些子設或未然仰煩維那宣過指法座曰盡大地是箇寶華王座無一人不與同行同坐因甚重新特地顧左右曰密移一步看飛龍拈香祝聖畢復拈香曰收來劫遠懷抱年深佛祖正眼不敢覷著天下衲僧瞻

仰有分熱向爐中供養前往浙江湖州弁山龍華寺開山第一代傳達磨正宗第三十八世先師瑞白雪老和尚用酬法乳之恩^斂衣就座上首白椎曰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曰金椎未舉遍十方淨裸裸無縫罅森羅萬象一印圓該無一際而不全體顯現寶磬纔敲總浮幢赤灑灑絕回互草木昆蟲咸資其化無一塵而不獨露真常如春在花無一花而不春如月在水無一水而非月更說甚麼一義二義豎拂子曰正當恁麼時直下無私一句作麼生道釋迦不受然燈記樓閣門開待阿誰乃舉神鼎謔和尚開堂示眾曰山僧行腳也無正因只待向東京城裏聽一兩本經論於古寺閒房只恁過時不謂行到汝州葉縣被一陣業風吹到首山曲条床上見箇老和尚當時把不住禮^卻他三拜直至於今悔之不得後來圓悟勤和尚曰者老漢參到生鋏鑄就處窮到無絲毫解路時所以向鐵壁銀山斬釘截鋏若不知有向上宗乘怎解與麼道師曰圓悟只解把手上高山不惟土曠人稀直使三千大千作箇無孔鐵鎚山僧於崇禎年間因生死不明用盡伎倆走穿若干地皮尋到越州鼓山遇箇老和尚把斷路頭直得行不知行坐不知坐一旦打破漆桶死去十分甦甦醒來依舊眉橫眼上復被他揭^卻腦蓋卸^卻角馱拶得冤入骨髓懷之廿有餘年今被諸公三番四度逼人者箇行戶不免變作箇披毛戴角沒巴鼻的大蟲向十字街頭揚聲大叫去也以拂子向空作點勢曰我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上首結椎師便下座。

六月初九日入院。

山門基師曰無門解脫之門左右顧視曰還有信得及的麼拽杖便入。

佛殿釋迦^已過去彌勒猶未來正當恁麼時新長老撒開坐具大展三拜也是冬行春令。

據室千人排門不如一人拔關一人拔關千人萬人得入遂卓杖一下便起。

即日請上堂指法座曰三乘十地只可飲氣吞聲文殊普賢總教排列下風新長老又如何施設拽拄杖便陞拈香曰此一瓣香仰之彌高智可不知鑽之彌堅識不可識城中^已曾剖露了也今承眾護法躬送入山更不重說偈言遂插香敷座維那白椎竟乃曰形興未質名起未名坐斷天下舌頭放開古今線道將人人腳跟下一著移至諸佛頂[寧*頁]上用從教觸著磕著撞破虛空將諸佛頂[寧*頁]上一機移至諸人腳跟下用總教舉足下足踏穿大地物我雙融通身富貴乾坤一體徹骨清涼正所謂法隨法行法幢隨處建立更說甚黃閣簾垂君臣道合苔生玉殿尊貴渾忘檢點將來猶是途路邊事祇如到家一句又作麼生揮拂子曰突兀高峰恒積翠淵源秀水遠流長僧問玉殿瓊樓即且置驢胎馬腹事如何師曰輕打我輕打我曰今日賓主當陽作麼生是上方家款師曰滿盤傾不出大地沒饑人曰人人知到上方月幾箇能遊劫外春師曰阿誰兩耳不垂肩復舉世尊一日因文殊在門外立世尊曰文殊文殊何不入門來文殊曰我不見一法在門外何以教我入門師曰世尊向平地上樹棘插籬分疆立界若不是文殊作家登時

推倒界牆鋤平坎陷管教在門外立的至今人不得在門內坐的至今出不得爭似上方卻無許多疆界一片淨潔田地出入縱橫優游自在卻有一件奇特處且作麼生是奇特處師良久維那結椎師便下座。

上堂僧問黃閣簾垂紫羅帳合如何是退位明君底事師曰深宮寂寂漏更寒曰此時還有功勳可立麼師曰密室無人侍空階莫問程乃曰杲日臨空罩古籠今無點跡輕雲映火填溝塞壑絕囊藏處處流金爍石人人汗雨如湯世諦流布底三界無安猶如火宅途中受用底萬機不到脫體清涼陝府鐵牛面孔黑嘉州大象鼻頭長參。

上堂明明絕覆藏歷歷無向背法法不思議塵塵泯對待到此非但德山臨濟目瞪口呆即使文殊淨名徒只瞻仰有分擊拂子曰百千三昧毫端現萬斛珠璣掌上翻。

馬邑侯請上堂豁開頂門正眼風行草偃布真機捩轉向上牢關水到渠成閒自在體盡功忘隨流得妙所以道應以居士宰官身得度者即現居士宰官身而為說法今宰官身已現且道畢竟說甚麼法顧視左右曰一堂風冷淡千古意分明。

上堂苔生玉殿尊貴未忘古路悄然話會猶在縱使拈一機千機萬機頓赴如刻人冀作栴檀香舉一句千句萬句朝宗似持蠡殼量大海水到者裏格外超宗底正好朝三千暮八百若是抵死十分底未堪有棒分在舉如意曰道吾舞笏同人會石鞏張弓作者諳。

上堂夜半烏雞騰碧漢天明玉兔泛靈槎分明只是目前事又被分明兩眼遮大眾好教你知所以道田地穩密底起腳不得大力量人全提不起到者裏逞驢唇馬背得麼胡言漢語得麼既總不得祇今人天交集又作麼生通信朔風不解揚家醜裂碎龜文大地看。

上堂今日隆冬初一四野冰霜歷歷文殊降大吉祥普賢分身百億可憐白象王遍界絕蹤蹟既是遍界因甚又無蹤跡驀揮拂子曰轉位就功忘影象迴途復妙始為奇。

元旦上堂僧問新年頭佛法即不問如何是梅花一點真消息師曰泉石有情開古意曰臣退位朝君子轉身就父如何是奉重的事師曰室內不知春曰萬國醉心嘗大鼎相逢攜手上高臺師曰松筠何處不新機乃舉僧問鏡清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清曰有僧曰如何是新年頭佛法清曰元正啟祚萬物咸新僧曰謝師荅話清曰山僧今日失利又僧問明教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教曰無僧曰年年是好年因甚卻無教曰張公喫酒李公醉僧曰老老大大龍頭蛇尾教曰山僧今日失利師曰二大老將諸佛最上一著子恁麼流布將去浪走天下衲僧殊無坐斷乾坤氣象今日有問上方新年頭佛法有無但向道蒲城紙貴一狀領過設有箇衲僧出來撫掌呵呵道盡謂春歸無覓處不知流入此中來拄杖子忍俊不禁連道三箇屈字何故上方今日失利。

上堂十五日已前天不收地不管走殺天下衲僧十五日已後雲不飛鳥不度坐斷死蛇鼻孔正當十五日風蕭蕭雨瑟瑟威音那畔敵體全該今世門頭眼橫鼻直且道在諸人分上又作麼生於此委得放身物外一任逍遙設或未委長連床上有粥有飯。

上堂正按傍提是弄獼猴家具一椎百拶徒教露柱心空放風前箭展末後機巧不如拙賊來便打客來須看眼不似眉若論佛法即使山僧口如懸河舌出廣長能錦上鋪花雪中送炭也不能舉著箇元字腳何故一任鑽龜打瓦從教塞壑填溝。

臘八上堂未出皇宮未登雪嶺好箇太平風景坐著則該三十棒何故往往墮眾生於無事甲裏及乎出皇宮登雪嶺凍不知寒饑不知餒一旦睹明星開夢眼雖則好事簡點將來亦不免三十棒何故不合惱亂眾生還有三十棒上方長老自喫要且不干大眾事拽拄杖便下座。

解制上堂僧問祖道重興古風高振學人上來請師一接師曰古殿無人侍空階莫往還曰慈雲遍覆法雨洪施為甚石女木童乾曝曝地師曰一天幽雨露萬里野風光曰恁麼則雪裏烏雞初破曉松間白鶴已翔空師曰好續鷓鴣詞乃曰攬掇鍤牛眠古井而神龍不鑑止水放教石女玩花燈老僧不在明白裏即饒天雨四花地搖六震現無量神通證無量三昧在曹溪路上只喚作鬼神茶飯祇如三月開爐九旬煅煉又且如何良久曰證龜成鳖雖常事笑煞廬陵米價新復舉南泉示眾曰昨夜三更文殊普賢二人相打各與二十棒趕出院去趙州出眾曰和尚棒教誰喫泉曰王老師過在甚麼處州便禮拜雲門曰深領和尚慈悲某甲歸衣鉢下得箇安樂師曰者夥賣私鹽漢只圖攬行奪市並不知王令稍嚴驀拈拄杖曰總被山僧一齊束在者裏未審諸人皮下還有血麼復卓一下。

上堂鶯囀花芳春正茂子規啼血聲聲喚癡狂遊子不歸家辜負本來光一段驀豎拂子召眾曰有眼者必見有耳者必聞既見且聞作麼生是家復擊曰內離見聞覺知外除聲色香觸又喚甚麼作本來光良久曰莫言世事多荊棘客路由來不可行。

縣歸上堂出山剛九日曆本去半截光陰迅速流那事如杲日殷勤為照古菱花贏得兩眼黑似漆洞山不許誕生王臨濟未是白拈賊還有證得的麼便下座。

金唐專使至上堂達磨不來此土消息杳然已成狼藉不少洞山過到玉崖全無巴鼻因甚被金唐長老覷破夜半木人敲月戶天明石女繡花冠分明雖是日前事○○。

結制并祈嗣上堂僧問疋馬單鎗氣格雄牢關踏碎幾千重今朝再入龍蛇陣權請吾師一句通師曰你何平地喫交曰露柱懷胎石女產兒又且如何師曰威音前一箭射透萬重關曰垂鉤四海只釣鯢龍假饒眼蓋乾坤的漢到來還堪種草也無師曰三生六十劫曰戴角蟪蛄吞白額無毛鍤鷄產金龍師曰閑話會乃曰混之不得類難齊凡聖空爭是與非摩盪乾坤渾不曉

懷胎萬物許誰知雪山六載的不異捕風捉月嵩山九年的喚作飲氣吞聲縱使三藏十二部漸說頓說廣說喻說只可讚揚得他天下老和尚正按傍提左敲右唱只可依傍得他後代兒孫知見狹劣逐管長期短期縱修證得無量勝身種種三昧只喚作熏染得他還委悉麼把定乾坤策起眉拽將北斗面南窺直待懷胎傾落地始信區區得意奇。

冬至上堂節屆書雲一陽來復向上一機填溝塞壑諸佛舌頭短也不說衲僧巴鼻長也不說放行一句又作麼生不說不說。

上堂朔氣漫漫凍龜成鱉霜風歷歷石人淚血前釋迦後彌勒直得腦門著地柏樹子麻三斤依舊全提不起畢竟如何雞寒上樹鴨寒下水。

上堂黑白兩忘開佛眼豎拄杖曰瞎不繫一法出蓮叢卓拄杖曰是菡萏是荷葉真空不壞靈智性復卓曰馨香滿道途妙用恒常無作功以拄杖左右展曰東拋西擲有甚過遂呈起拄杖曰大眾你看者老萬回三百六十黃金鎖子骨被木上座一串穿來總在者裏會得同途受用不會塞壑填溝復卓一下。

上堂仲冬初一霜風壁立刺破面門阿誰委悉設有道莫壓良為賤好山僧且款款道記打三十。

上堂寒風不改東暘色朔氣常芬太古心潑面潑頭人不委狂歌辜我劫初吟拈拂子打圓相曰還有人向此迴避得麼可中有箇眼蓋乾坤而不自覺胸騰日月而不自明與諸人坐即同坐行即同行若能檢點得出即使長河酥酪大地黃金為供養亦皆消得設或未然莫言開口不干舌剛道無心便有心。

谷山金峰和尚計至上堂師展金峰所寄扇曰憶兄一聚首積習染成痾嘗有徑寸璧恨無魚鴈過獨憐槐夢影空嘆魯陽戈末後風流甚巴歌乞一和大眾此是谷山法兄去年十二月朔四日手澤也抵暮涅槃時復書偈曰莫怪修行不妙病來撒屎撒尿有人嗅著些兒跳出三界關要跳出後如何老鼠弄金鎚大蟲戴紙帽你看者箇阿師生平慣把烏豆換人眼睛及至末梢頭猶將銕蒺藜橫拋世界只如巴歌又作麼生和遂揮扇曰今日熱於昨日。

上堂舉洞山初禪師參雲門門問近離甚處山曰查渡門曰夏在甚處山曰湖南報慈門曰幾時離彼山曰八月二十五門曰放你三頓棒山明日問訊昨蒙和尚放三頓棒不知過在甚麼處門曰飯袋子江西湖南便恁麼去山於言下大悟師曰雲門探竿太深洞山影草甚密可惜不知來路若是箇漢見他道放你三頓棒便好倒身三拜而出管教他疑殺行腳人那堪明日更納敗關致使古今人笑雲門有把關據要之鍵而無鞫訊考盤之威雖則不言汗馬功高爭見重論蓋代也只成得太平姦猾所以雪竇拈曰雲門當時若據令而行子孫未到斷絕雖然如是莫將鶴唳誤作鶯啼祇今要見雲門麼拍左膝曰者裏是要見洞山麼拍右膝曰者裏是且道上方畢竟在那一頭為人拈拄杖曰者箇喚作棒入地獄如箭射一齊趁散歸方丈。

上堂萬機截斷迴絕羅籠一句全提了無湊泊金鍼玉線敲唱雙行織成錦繡鴛鴦主賓互換投刀揮斤蹴踏金毛獅子千錢不賣五百便賒驢揀濕處尿還有知恁麼事底麼卓拄杖曰黃河三千年一度清。

謝孝廉就涌蓮菴請上堂舉如意曰還委悉麼應眼時若干日萬象不能逃影質凡夫只是未曾觀何得自輕而退屈應耳時若幽谷大小音聲無不足十方鐘鼓一齊鳴靈光任運常相續到者裏喚作古今得麼喚作見聞得麼既總不如是祇今覲面無私又作麼生擊如意曰月似彎弓少雨多風便下座。

過黃龍值師誕日覺空老宿請上堂僧問如何是黃龍第一關師曰日論當午照不許太陽紅曰如何是第二關師曰不許夜行剛把火直須當道與人看曰如何是第三關師曰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曰三關已蒙師指示未透三關是若何師打曰且居門外問飛錫崇恩即不問獨坐黃龍事若何師曰遍界牟尼無朕跡撲碎當陽照古今日還有出頭分麼師曰天上天下惟我獨尊乃曰法運寥寥數百年且無消息妄流傳金烏玉兔穿梭急大道何嘗有間然作麼生是無間然底大道擡以拄杖向空畫○曰於此會得則知古之日月長空即今之長空日月復畫[※-((罨-乚)-凶)+○]曰於此會得便知慧南老子所立三關的旨趣過得三關始知古洞山的本命元辰落處知得山僧本命元辰即悟得各各當人二六時中折旋俯仰一動一靜的落處悟得自家落處即識得從上四十八代祖師的面目在處知得祖師面目便信得古之日月長空即今之長空日月無間無斷如是將大地作黃金攪長河為酥酪而作祝儀山僧只好隨例投餐卓拄杖曰還委悉麼不聽虛空閒饒舌那許枯椿打葛藤。

費不二居士請就聽默菴上堂山上重山青翠中是箇什麼水中復水靈源裏更有何源蛟龍起舞造物神藏凡聖交遊煙霞出沒此中有一句子寒暑迭遷而莫侵人天交會而靡窮又作麼生體悉拂一拂曰雲開嶽頂高低岫雨過潭清上下天。

上堂天地之前徑時人莫強移箇中生解會眼上更安眉諸佛菩薩錯七錯八泥豬癩狗留五添三信則龍女頓成佛不信善星生陷墜祇如不涉迷悟凡聖又作麼生瓊樹瓊枝皆是寶栴檀薔蔔一般香。

開爐上堂萬世一時古今絕跡人人壁立真風箇箇揭開正眼邇來佛法傷殘人心狹陋粘皮著骨底未免論性論心三搭不回底依舊說理說事墮愛見坑沉癡惑網殊不知西天老胡十萬里來祇要自悟自證各各圓滿爭柰根本不真伶俚客作數他珍寶未免輪迴今此蓴川百千年來見性圓宗罕有建立幸蒙諸檀悲願延請山僧興揚正法開鑿人天用報皇恩萬靈啟悟祇今法會斯隆畢竟功歸何所良久曰九天雲散盡紅日照龍樓。

黃白峰偕男山旭請上堂天人群生類深心之所欲更以異方便助顯第一義驀拈拄杖曰者是異方便那箇是第一義良久曰寧可截舌不犯國諱復舉龐公參石頭問不與萬法為侶者是什麼人頭以手掩其口公有省復參

馬大師亦如是問大師曰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公深領玄旨師曰二老荅話可謂頭正尾正惜乎當時輕便放過致令天下不柰伊何若問上方不與萬法為侶者是什麼人但向道此去西天十萬程還有知落處底麼昔年一口吸西江千古風高羨老龐今日尊川濟濟士偶然一箇便成雙。

冬至上堂冬至一陽生拈拄杖曰且道者箇生多少響良久曰春風不道珠簾隔傳得歌聲與客心卓拄杖下座。

解制上堂僧問德山用棒臨濟用喝總是撒土撒沙如何是直截根源的事師曰有人笑你敗闕曰靈山話月曹溪指月無非畫影圖形作麼生是真實為人句師曰侵凌雪色還萱草漏泄春光有柳條乃曰十方世界渾無物正體堂堂沒卻身者裏不許情識計測不容玄要商量直饒萬里青天正好喫棒十成底蘊急須吐卻向諸佛行不到處行取一步祖師開口不得處瞥轉一機則見燈籠與露柱交參佛殿共山門門額更說甚麼長期短期安禪靜慮遂豎拂子曰且道在者箇分上成得什麼邊事一滴水成一滴凍一花開放一枝春。

師誕日上堂以拂子向虛空畫○曰只者箇謂之頂王三昧智印三昧不動不變無古無今即山僧在四十四年以前光景自住昔不從今以至昔在今四十四歲以後光景自住今不從昔以至今正當今日凡聖交參賓主協會其間求同異相了不可得祇如眼眼相覷又且如何通信復畫○曰也不免借渠鼻孔出氣去也擊拂子下座。

上堂一句全提千差合轍一機圓現萬法皆如卓拄杖曰者箇是第二句且道那是第一句不見古德道具足凡夫法凡夫不知具足聖人法聖人不會聖人若會即同凡夫凡夫若知即是聖人喚作第一句得麼擲拄杖曰銕樹花開別樣紅。

謝紫山護法之任請上堂語默不得觸背皆非蘊六合以無外鏡萬象而有餘且道是箇甚麼遂擊拂子曰此是紫山居士從京師持來冀藉此與諸人結般若緣山僧豈肯囊藏於今明明拈出還會麼聽取一偈三根椽下休擬議七尺單前莫放鬆一旦疑團撲碎了呵呵笑倒紫山翁。

圓顱請上堂真機不掩千峰突兀萬緣坐斷廓爾無依說甚剷草堂前雙彰體用所以寸草不生不異體臭布衫全體皆如正是炙脂帽子祇如二俱不涉又如何指示不住舊時無相貌外尋知識總非真。

結夏上堂結夏安禪叢林成範護生禁足至聖弘規以大圓覺為伽藍身心安居平等性智直得森羅萬象情與無情向者裏一時總結進一步撞碎釋迦腦門退一步坐斷達麼脊骨不進不退鈍鳥棲蘆祇如行不越戶坐不當堂的人畢竟如何安置良久曰端坐受供養施主常安樂。

仲夏上堂農家久困焦勞倏然匝地甘雨祖師巴鼻掩禁不住直得倒嶽傾湫填山塞土擔板衲僧收拾不得只好一齊分付田主何故從教萬古漫漫一任村歌社舞。

解夏上堂金風扇野明明空劫已前玉露浮空歷歷威音那畔聞聲見色如石上栽花履逆逢危似風中鼓橐暫爾轉自已為山河國土草木叢林盡作師子吼放開一線轉山河國土為自已塵毛芥孔一一現百億身還有恁般人麼撫几曰未曾跨過黃金限且向門前宿草菴。

弁山瑞老和尚忌日上堂拈香曰巴陵為雲門作忌設三轉語義出豐年洞山為雲巖作忌半肯半不肯儉生不孝上方今日設忌任教塞壑填溝何故更闌休著錦日午不挑燈。

楚城歸上堂舉古德曰去時炎暑侵衣熱歸日秋風滿面涼彈指聲中便差別百年能得幾何長緣生之旨理合如是祇如山僧每欲轉浙每不果念昨方抵省又不果行一十五年中忘卻來時路從教佛殿對山門任使僧堂傍廚庫正恁麼時作麼生是法住法位一句良久曰刻舟求劍覓癍痕往往不翅河沙數重九眾護法請登雪峰上堂大象無形大音希聲真機滿目耳不可聽到者裏非但未登雪峰毛孔卓豎即使親履霜空膚湊皆明者耳不觀色眼不聽聲總須茫然且看他山川聳秀景物呈祥冉冉白雲墜長天之玉矯矯黃菊灑遍地之金直得森羅煥彩萬象騰輝且六爻初未動一畫已成偏又作麼生話會毘耶不離方丈室大千國土掌中擎須彌昨夜熾然說報道眉毛領下生諸公各各摸取好。

襁病請上堂解脫真如佛乘藥凡情聖解眾生病病退藥除心跡忘塵毛芥孔同圓鏡且道同後如何磔墩有花開鉢盂不安柄。

丁酉六月退院上堂三載玉崖隆祖道疲力竭病神魔侵奉違一眾歸巖穴不厭重雲萬疊深所以道二儀未兆本絕自他一易纔生難忘彼此未有常行而不住未有常住而不行祇如退後又作何行履那邊不坐空王殿爭肯耘田向日輪。

回古洞山送玄輔首座進方丈上堂佛以一音演說法眾生隨體各得解且道是那一音遂橫杖作吹勢曰聞麼諸佛以此一音悲度恒沙盡眾生界不能化導無緣只成得半音本寺价祖首耑茲山大闡宗風廣弘萬品而不能使中道不衰也只成得半音山僧謬忝芳繩繼斯中業重啟此音一十三載破陣業風吹過玉崖未圓厥盛亦只成得半音今幸弼公首座行解雙圓四眾咸服山僧委命主席大啟洪規重新繼起。

過正當山眾請上堂春光明媚景初融草木叢林展笑容除卻古今光一道更無他處話玄宗急著眼漫從容但自橫身當宇宙從教無地不春風還有共相證明者麼僧問和尚謝事古洞退席匡峰養道深居一句作麼生指示師曰自古青山不畫眉曰如何是千尋月照匡廬頂師曰家家門掩蟾蜍窟曰如何是萬疊雲封彭蠡城師曰處處鶯啼楊柳風僧擬議師曰請君惟自得不必更如何。

師退住匡山凌霄巖受湖州弁山龍華寺請上堂拈疏曰十字街頭纔已罷釣孤峰頂上始慶安眠因甚又被者箇牽引不見道鳳林吒之陞座曰犁耙纔脫入山來又辱飛書遠見催大抵業緣無避處從教異類且輪迴山僧今

曰通身是手措置不及通身是口分疏不下聊借拂子威光放開線徑去也
遂豎拂曰大眾你看弁嶽峰與五老峰不動本際在拂子頭上交光相羅各
挺無邊妙相太湖與鄱陽湖一鑑無私圓融無際共轉無盡法輪普令見聞
圓成金剛種智如斯奇特畢竟功歸何所拂拂曰林泉處處添新象廊廟頭
頭識故人。

元潔瑩禪師語錄卷第一終

住浙江湖州弁山龍華禪寺

順治戊戌五月初八師受請於八月二十八日入院山門重重無盡樓閣門重重廣博無礙門只此一門諸人到者裏還識得麼拽杖便入。

佛殿黃金殿上光千界白玉階前祇一僧殷勤大展施三拜有路還他最上登。

伽藍神則明明則靈佛法不怕爛卻四時仰賴殷勤祖師花開五葉一桂彌昌彼此不了家醜外揚你也沒量罪過我也沒量罪過權且上香。

據室此吾開山老人拈兔角杖握肘後符斷衲僧命根碎凡聖窠窟之處今日不肖忝繼芳蹤都道不入虎穴爭得虎子而不知智與師齊減師半德到者裏須知別無奇特要且令不虛行縱使戴角擎頭祥麟威鳳也不免一齊穿卻。

即日眾護法請上堂師拈疏曰截斷機先蘊奧迴超量外縱橫諸佛說不到底無量百千三昧盡向此中漏泄了也還委悉麼設或未然仰煩維那宣過指法座曰三萬二千師子座此座獨尊百千萬億人天眾舉眾瞻仰向上一路從無一人踏著新弁山今日踏轉去也遂陞座拈香祝聖畢復懷中拈出香曰此一瓣香越城戒珠寺裏脫去枝葉天台弁嶽銷鑠皮膚崆峒南雲卻成枯椿洪都百丈又非枯椿於古洞山埋沒一十三載後至楚地狼狼藉藉置於匡山之頂棄為度外不意逼到者裏只得重新拈出供養本寺開山中興百丈傳達磨正宗第三十八世入就先師大和尚用酬法乳斂衣就座玄素和尚白椎竟師曰若論第一義六代開士三世聖人無啟口處即使雷轟痛棒猛奮熱喝只是箇指宗之極更若海口舌航雲興瓶瀉亦只喚作空裏攀花水中捉月總不若法兄和尚一椎擊碎直得如天普蓋如地普擎不資餘力令人人悟知本有箇箇了證元因鱗甲羽毛各挺無邊妙相土木瓦石咸融不二真心到者裏更說甚麼一義二義祇如不涉化門一句又作麼生良久曰化行宇宙山川外人在堯天雨露中僧問楚吳豎拂已多秋無限風光當地酬哮吼一聲雲霧集蒼然如益滿皇洲是何境界師曰太湖波浪三千闊曰斬新條令又作麼生師曰一棒一條痕曰一句無私該宇宙頓教八表盡沾恩師曰不為分外玄素和尚結椎師便下座。

師到海印破閣和尚請上堂僧問嶽頂日懸今古迴庭前秋色紫霞彰正當此際如何是主中賓師曰門外千峰碧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闍黎自不明曰賓主歷然又如何師曰兩眼對兩眼曰恁麼則鹿苑家聲遠吳興氣象新師曰今日且放過乃曰靈符在握依倚渾忘寶鏡潛輝迴無攀仰森羅圓顯海印發光林木池沼皆演法音若更向錦上添花文中布彩正不異荷布鼓

過雷門縱使捩轉向上機奔走龍象放開頂[寧*頁]竅蹴踏狻猊到者裏亦不敢動著何故山間自有人與你拈出。

海印和尚至引座把斷要津衲僧無啟口處放開一線浪走天下闍黎山僧入院已將一月不曾改聲易調別轉機輪開張正眼若欲洞明大法智融三世不移跬步而歷剎塵香海不動一念而昇彌勒閣門得大受用得大總持須真正導師曲垂方便始得。

立兩序上堂荷眾推誠全藉英賢作者提綱挈領必須本分兄弟呼為肘臂互作主賓鐵蒺藜從教遍地生苗金剛圈不礙隨時拋擲直得敲唱雙行節拍相湊同期祖道重光共展無為大化正恁麼時且道功歸何所以拄杖向空裏畫㊦㊦曰不須重註破爻象自分明。

開爐上堂封卻拄杖頭納須彌於芥子而不為迫結解布袋口促千差於一念亦不為拘苟能使鍊壁崩頽銀山透出則見花開枯木不是人間之境果熟祇林亦非天上之春卓拄杖曰不許鍊牛眠古路爭石女夢初回。

上堂適纔陞座今又上堂一彩兩賽雪上加霜豎拄杖曰胡達磨過去了也憨彌勒笑倒了也向上一竅莫錯商量衲僧頂門重著楔水遠山高沒處藏擲拄杖下座。

能仁雲松和尚至上堂結制已來三日昨夜診候病非一端有精進者蓋色騎聲懷懵懂者醉眠聲色有自得者迷於勝妙境界更有一種昏沉畏定排遣不開散亂交攻卓截不住因此掉舉轉換閉眉合眼被識陰區宇幽隱妄想之所汨沒此都病在膏肓難於療治苟非耆婆妙手不能用其妙藥今幸能仁和尚在此正好殷勤請施方便。

資福伴我和尚至上堂山僧一自家國晏然之後即使人天獻花無路鬼神窺覷無門夜來偶夢智積菩薩語拄杖子曰滿堂龍象多有久修梵行久積善根身心寂靜動默一如者只因住著無為不入正受是以不獲如來清淨隨順覺性恰值起七各各大生精進大發勇猛我觀三千大千世界無有芥子許非是菩薩眾捨身命處拄杖子曰不然我觀三千大千世界觸著磕著無微塵際非是此菩薩眾放身命處正辯論時被山僧一喝曰總是徐六擔板二人被喝鑽入諸人眼睛鼻孔裏去也大眾且道是夢耶非夢耶若非法身大士不能相諳幸然資福和尚光明洞徹山僧為汝等先容必然另資鞭影別下鉗錘。

長至上堂冬至月前葉落千峰冬至月後芳塵萬彙正當今日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人人頂門壁立真風箇箇眼光爍破天下未審此片田地還有添減也無良久曰真淨界中纔一念閻浮早已八千年。

朱崧崖居士誕辰請上堂天不能蓋地不能載陰陽不能消長劫數不能成壞故曰有物渾成而不知其所終你看他文殊在母腹中見十大吉祥善財在母腹中見無量寶藏須菩提在母腹中見識藏皆空且道居士在母腹中見箇甚麼靈然還見覺幸不昧前因。

師到佛川請上堂顧視左右曰大眾會麼知音達士卓卓寧彰增一絲毫不得減一絲毫不得而況人人眼碧箇箇眉瞳即我先兄離言和尚於此大開爐鞴密運鉗錘接納四來奔走龍象也只得箇虛而靈寂而妙弁山雖則握寰中正令展格外風規驀以拄杖懸空曰陡使須彌岌峇海水騰波令一切魚龍咸知性命到者裏亦總不必何故以拄杖靠壁曰一齊分付憨姪和尚。

立都監上堂佛祖大機統歸掌握人天面目盡屬交參若乃大啟風規廣資玄唱即釋迦彌勒只好各展化儀文殊普賢都來皆任走使若是破沙盆左提右挈金剛圈豎四橫三須我都寺濟姪始得。

解制上堂一向滴水滴凍古佛堂中冰清玉潔流通分內截斷舌頭瞥爾一塵乍啟只得冰河發燄枯木生花幽蘭騰百億之芳寒梅布千林之玉人人布袋橫開箇箇芒鞋緊捎到者裏不守方隅豈坐大勳雖然憧憧四海參尋者幾個行來到地頭。

祈晴上堂攝境歸空徒布陰雲古道驅魔使佛亦非坐見紅輪邇來陰雨綿連兩月餘日乾城濕卻半邊衲僧憑何節目不被打濕眉毛擊拂子曰收取好便下座。

開山老和尚忌日上堂夜半一輪紅日杲天明玉兔上青霄萬年靈鶴枯松上不敢依稀取次描既不敢描今日所為何事良久曰體盡功忘渾至化就中恩怨最難消。

章夫人供法衣上堂師舉衣曰多子塔前圍底至今收不得雞足山前捧底至今開不得怎如弁山手裏要開便開要收便收收也古釋迦不前開也新彌勒不後正恁麼時作麼生是迦葉親聞底事良久曰聞得又值箇甚麼。丹御法姪請上堂千峰不能掩其機通途絕朕萬有莫能彰其句遍界難藏金峰法兄單提此令二十年道振虔南十餘載重整谷山一旦疲於津梁猶且悲乘不倦以拂子打○曰於此普為法界人天恒轉無盡法輪還見麼妙容雖不動光燭本無偏。

至顯聖百愚和尚請上堂寰中正令不屬指呼格外風規寧資餘力而今客聽主裁實難為喚鹿成馬而況宗祖覺場聖凡輻輳不待正按旁提箇箇預知向上呼三應兩人人各自知時縱使展一輪普應群機如月映千江舉一令協行化外似春榮萬卉總也不如我法兄和尚舌覆三千。

至曹山泐水和尚請上堂若論第一義諦適來法兄已為諸人入水入泥了也向上十成事已為諸人徹困了也若更欲弁山放風前箭下腦後鎚撒沙撒土轉見狼藉便下座。

至道林鏡愚和尚請上堂孤峰頂上目視雲漢底常在十字街頭入廬垂手十字街頭橫開布袋底常在孤峰頂上把斷要津所謂餌垂香海只釣鯨龍格外玄機為求知已今日主令客行難為話會幸有佛祖行說不到底一機舉來塞責遂舉拄杖曰設有箇仙陀出來道漏逗不少弁山但鼓掌大笑曰將謂無人證明。

三祖訃至上堂拈訃曰破闇和尚把斷要津為諸人徹困去也苟能於此見得即知我法兄未出母胎能事已畢雖則生緣五十七歲千方垂手來不曾來坐道場一十三處一旦抽身去不曾去人人知得本有箇箇歸恩有地設或未委擲下訃曰同風一段苦心事徒令千古冷光輝。

天界浪和尚訃至上堂舉訃狀召眾曰你看天界老漢向者裏乘大願輪示現受生具龍樹馬鳴之辨慧無一義而不伏異降魔等文殊觀音之悲智無一剎而不應身說法行道四十餘年障狂瀾於既倒名喧宇宙坐道場五十三處回古風於漸熄道邁諸方仰冀永延慧日何期遽爾歸真大眾還知老漢去處麼以拂子打○曰於此會得萬丈圓光亙古亙今設或未委三界長夜莫堪斯時哀哉哀哉。

結制梁柱石潘成吾二護法請上堂拈一句向父母未生以前天地未分之際與諸人通箇消息不異搦管窺天幸茲二鎮臺以無畏施諸四來敦請山僧舉揚般若令人人證大三昧獲大安隱苟向未開口前一提提去管取三十三天一時退位祗如獨脫迴超不落今時又作麼生重開微笑拈花眼信是靈山一會人。

上堂方到法堂未就座乃曰提持此事二千年前釋迦老子早已先我一著無端被文殊一椎不勝狼藉及後藥山老漢依樣畫貓冷地被院主一撈轉見不堪弁山今日更不雪上堆霜何故字經二寫烏焉成馬便轉身歸方丈。

雲節老宿入塔請上堂淨眼不生花三界絕周遮裂破光明藏塵塵總是家大眾祗如平田不住弁嶽不來因甚又道塵塵是家聾明人面前不必說夢。

上堂今朝臘月五用處超今古打破趙州關擊碎雲門普驚出南山鰲鼻蛇趁起大蟲咬殺虎當陽不善箭穿楊笑煞他家井觀驢便下座。

上堂沉沉鳥道孤峰自是無人寂寂玄途冰壺那能有象正恁麼時直饒古鏡潛輝渾忘影象深宮罷漏永絕攀躋猶未是到家底事祗如虛玄不犯宛轉偏圓又且如何夜半木人敲月戶天明石女撞金鐘頭頭相見不相識背看扶桑那畔紅。

上堂鷺鷥明月兩同倫雪色梅花一樣真衲子清貧休入夢等閒落眼便成塵所以道一片清光休教戀影千峰寒色莫可棲神到者裏轉一步踏翻故國之秋突出家山之奧則見杲日光生冰河發燄始可在花石軒中虛白堂裏持論向上底事不然縱使蓮花從口艷到頭終是一凡庸。

元旦上堂僧問鏡清道有那裏是新年頭有底佛法師曰野色惟新霽山光露舊容曰明教道無既是問答分明因甚道無師曰月明三十夜不許暗人行曰鏡清明教未出有無窠窟有問和尚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未審如何抵對師曰莫言無指的傾腸已向君乃曰歲朝初一真風壁立萬象騰輝溪山滿目到底野老不知其名達磨渾然不識畢竟如何纔有梅花便不同。

解制上堂衲僧家去任優游總是故鄉深處水牯牛東西岸畔無非舊閣閒田一任逍遙隨方樂逸前途忽有人索你納官家苗稅作麼生抵對富珍未解機先使他後休矜徹骨貧。

邵氏五旬兼薦夫金處士請上堂僧問彌勒峰頭毫光燦燦華林堂上瑞氣騰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朝看東南暮觀西北曰八字眉分五嶽秀如何是人中境師曰萌芽皆在土何處不春風曰破衲袈裟搭半肩今朝特出法王前如何是人中意師曰堂堂皆現事重復與君傳師良久曰恁麼會得則知無陰陽地上枯木長春八功德池中蓮敷九品設或未委更向第二頭為諸人顯示豎拂子會麼靈臺寶網金繩界接引無非淨業人。

永遠尼為師東明八旬請上堂春回大地萬卉爭奇雖添化母之勞金剛正體不增一絲毫秋老園林千峰歷落雖肅威音之狀金剛正體不減一絲毫更說甚麼喬松古柏嘗垂不老之青白鶴玄猿永共遐齡之算豎拂子曰者箇還有數量也無擊一下曰收。

顯聖百愚和尚至上堂石傘消息置弁陽則光吞萬象青龍行止即寶珠而氣迴諸塵直得天搖地震獅子巖前枯木回郢陽之秀象王峰頂芳草騰白玉之霞若是眼中觀色耳處聆聲不待山僧出方丈一機全荷若或小見狐疑滯在見聞終不免坐井窺天拘墟藐海苟非郢匠莫可揮斤不遇耆婆終難云妙哲人既降是汝眾等莫大因緣當整虔誠恭求決擇。

王智眼居士請上堂撫禪床曰法音經耳功報彌劫直得梵音清雅令人樂聞天人以此興供如杲日臨於冰霜無罪不消凡聖以此交參如春風播於寰宇無福不增正恁麼時心心不相到又如何通信空生不解巖中坐惹得天花動地來。

師誕日請上堂僧問華嶽連天秀黃河徹底清較之無量壽不翅一微塵如何是無量壽師曰除卻喬嶽蒼松外一任時人著眼看曰弁嶽春高風度古一年一會慶華辰師曰家家門前火把子乃曰陰陽纔兆之初難忘彼此父母未生已前無法可說剩得閒閒六不收那管滄桑與機軸祇如架石鞏弓栽多福竹意在於何六六依然三十六。

浴佛上堂拈杖曰釋迦老子來也有箇漢眼不欲見耳不耐聞只欲一棒打殺貴圖太平雖則家清顯孝子殊不知正是人貧義短爭似今日一眾眼見不異錦上添花耳聞不異風中鼓樂此所謂國富民饒在衲僧分上畢竟如何靠杖曰杓柄從來一樣長。

請首座都寺上堂從上來事達磨老祖盡令提綱只得箇不識六祖大師盡力舉來只得箇不會古德又謂有則奇特因緣只是分疏不下者夥漢一箇箇只解把住嘮囉不善隨機應物弁山者裏無機不被無法不圓設有問楊岐三腳驢日行多少但道問取都監寺衲僧鼻孔畢竟闊幾許問取堂中第一座。

結夏上堂二千年前閉門作活百二十日劃地成牢古今常笑婆伽婆之為人致令天下人出他圈續不得弁山九十日與大眾遊戲神通大光明藏指

鹿為馬二六時出息入息三昧正受證龜成鱉且道燈籠露柱還有為人處也無遂喝一喝曰參。

解夏上堂豎拂子曰箇雖無欠亦無餘拂曰究竟誰能海嶽枯擊拂曰金鎖掣開玄路絕作○曰大千何處不毘盧還有會得恁麼一回底麼設或未然切忌道弁山解夏來。

住廣陵平山棲靈禪寺

順治辛丑仲秋師退弁山在焦山受廣陵諸護法泊道弘監院請住平山上堂三生石畔舊游訛今日相看沒奈何舉措莫教閒話會大家^賡續廣陵歌遂拈疏曰還有向者裏解唱和者麼於此和得則知善財執手經無量劫樓閣門開見三世因其或未然當陽剖露僧問牢籠不肯住呼喚不回頭因甚又受平出請師曰此心能有幾人知曰大眾瞻之仰之師搖手曰與汝無分便下座至九月初八日入院。

上堂拈疏曰此是山僧同鄉人的三昧謂之大音輪義海維那好與拈出看宣疏畢指法座曰摩竭陀國親行此令新平山只得按下雲頭重垂一相去也遂陞座拈香祝聖畢又拈曰曠劫循塵不覺一旦返本還源四回拈出供養弁山先師上瑞下白和尚遂^斂衣就座孤朗和尚白椎曰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顧左右曰還委悉麼向椎未舉^已前見得則知釋迦老子未離兜率^已般涅槃不起樹王而陞忉利知此光景亦知山僧五十年前未入胞胎早^已唱罷還鄉曲子又那堪說甚麼出家苦行參訪行腳悟道修因大似夢中說夢一場笑具若向椎舉後覓取一義二義總是捫空尋響取笑旁觀即今還有箇第三義諦借借不借借的句普施諸人驀豎拂曰會麼當陽截斷千差路妙應塵塵互古今僧問目富千峰秀胸清一帶流如何是棲靈境師曰古今觀不盡一任往來看曰一條白棒橫天地敢使聞風盡^已降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擊鼓陞堂傳底事相尋未必盡知音曰不假威權力天然位至尊如何是誕生王子師曰天上天下曰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如何是朝生王子師曰化外自權衡曰從前汗馬無人識只要重論蓋代功如何是未生王子師曰莫言闐闐不相識覲面堆堆鑒者稀曰戎夷蠻貊分諸國盡在吾王化育中如何是化生王子師曰不循諸要道人人仰至勳曰八方歌有道萬姓樂無為如何是內生王子師曰密室無高下相將不得名曰人境王子蒙師指末後全提事若何師曰入院事繁且記三十孤朗和尚結椎師便下座。

當晚小參一去家邦三十年滄桑無復問因緣今朝來到平山寺笑看威音那畔邊大眾且道威音那畔是甚麼人主持遂舉如意曰山僧今日初到人事浩繁不閑與諸兄弟客話。

青龍百愚和尚請上堂向上有關機前無朕七佛祖師到者裏未可輕展一綸惟我法兄和尚乘廣大願插莖標建寶剎坐微塵轉法輪多處增少處減

走十方龍象奔八表英賢頓令平山入十方國土統向一毛孔中一毛孔透入無邊香水海重起古華亭垂綠波之線復見老性空品鍊笛高風是則故是讚也不必何故聾班門前何必弄斧。

結制道弘監院請上堂古道寥然不自由冰寒水冷半峰頭清貧衲子咸相聚北斗南窺笑展眸你看諸方浩浩開爐互天烈燄一箇箇爭前向火烘烘度活終不免被火爐神看破平山者裏初住百無一有雖則水冷冰寒滴水滴凍卻也有件好處凍得一箇箇徹骨徹髓冷灰裏滾出一粒豆爆卻也被火爐神笑著何也莫道陽春有腳人難見須知枯木花開分外奇。

辛丑冬師在廣陵平山受江西眾護法請住雲巖上堂方到平山解弊袍又承書幣遠相招詢知造物由懷抱數分深雲慰寂寥拈疏召眾曰此是不忘靈山付囑的金剛圈栗棘蓬還有吞透得的麼其或未委率性拈出雲巖乃洞上老祖家山今秋承闔州護法諸山本寺眾耆宿等專誠遠招山僧因上先君墓壟少展孝思不意廣陵諸檀護扳住平山雖則山色溪聲無可云喻音聲相即而近塵遠剎有可堪承直得淺草平坡渾皆祖意孤峰絕巘總一真機且隨緣不變一句又作麼生彌綸有界融今古妙應無方沐霏霖僧問放行把住兩悠悠祖道重開不自出古調未曾歌塞外獅音早已震洪州祇如朕兆未分已前和尚如何分付師曰不許夜行投明須到曰與麼則蘆花分兩岸雪月不齊明師曰莫將閒話把引笑路邊人。

長至上堂僧問寒催落木山山迴霜染凋林處處花一陽始復即不問滴水滴凍事如何師曰冬不寒臘後看曰蜀岡嶺與摘星樓觀面相逢去也師曰猶有二十四橋花夜月在乃曰一陽於子獨回天地之心節屆書雲昭融萬化之本直得人間天上瑞氣氤氳劫外今時祥光絡繹更說甚麼三山峰頂靈蹟依然廿四橋邊煙花錯綜且應時納祐一句又作麼生朔風嚴歲律和氣樂雍容。

退院上堂夢身已罷水雲津一坐平山十二句舉世梅花開笑眼依然密室不知春拈拄杖曰大眾你看他為無為而現空花萬行作無作而啟水月大悲更說甚麼動若行雲止猶谷神若是箇打破情關識鎖的則知既無心於動靜寧有象於去來若是卸卻閒名剩影的則知去來不以象故無器而不行動靜不以心故靡感而不應是知象非我出金石流而不焦心不我生劫火燄而不熱到者裏說甚麼彼自紆紆於我何為如何是法住法位的句靠拄杖曰本是深山人還向深山去。

住江西寧州雲巖無住禪寺

康熙壬寅三月十八日入院上堂拈香祝聖畢復拈香曰蘊百劫精華續千生慧燄供養本寺堂上無住曇晟祖師惟冀燈傳無盡法雨恒滋又拈曰逢強即弱遇緣即宗賤則不值分文貴則傾國不換第五回拈出供養弁山龍華開山第一代傳達麼正宗第三十八世瑞白先師大和尚遂斂衣就座白椎竟師曰重開古鏡真三昧照出晴巒鳳嶺高今辱大檀慈護力三翻四復遠相招到者裏一箇渾侖句子被此一椎只得分身百億充遍塵沙無一機而不被無一事而不融於此明得則知皇恩佛恩護法之恩一時報足其或未然有疑請問僧問古路三千抱翠雲和風滿載到江城還家盡是兒孫事祖父從來不出門作麼生是父子機投君臣道合一句師曰阿誰不見阿誰不聞曰陋巷不騎金色馬回途卻著破襤衫是甚麼人行履師曰千峰惟易得一色最難看曰可謂耶溪一派源流遠華岳千尋德澤高師曰話得分明意轉非又僧出師曰問話且止縱饒問似雲興荅如雨注若不知從上來的的相承底事只是廣言詮增露布了沒交涉不見道但形文彩即屬染污遂豎拂曰委則玄機輪物外德自合坤維設或未委待山僧消停來好向你道結椎下座。

雲巖社眾請上堂適來眾耆德入方丈請山僧提持從上佛祖命脈山僧沉思一上無啟口處忽假寐間拄杖子乃曰和尚豈不見道法不孤起仗境方生雲巖古剎自唐無住祖師以寶鏡宗旨開化傳與洞山价祖權開五位善接三根大闡一音廣弘萬品道傳天下咸稱尊貴洞上宗旨從此建立以此為開法之地至宋晦堂死心湛堂諸大知識於此說法宗風普被文運彌昌自明季以來兵燹而後金碧華宮翻為瓦礫坵墟將二十年文風宗風凋喪殆盡儒士興嗟縉流感慨近承當道護法郡紳士庶本寺七堂謀復重興鄉氓市豎聞皆欣悅白叟黃童見生歡喜今此一會異緣同志俱當堪任大法宜乎快說法要山僧不禁踊躍曰善哉言乎即今尋思起來一客不煩二主仍請拄杖子為眾舉揚乃卓一卓曰上來講讚無限勝因仰酬德庇莫怪空疏僧問臣退位朝君子轉身就父如何是君師曰巍巍寶殿無人識曰四眾傾誠人天集慶如何是臣師曰夕陽乾乾絕見聞曰旌陽聳峻杲日當空如何是君視臣師曰隱隱清光彌六合曰鳳嶺騰輝南山起舞如何是臣奉君師曰阿誰不仰此恩波曰天上有星皆拱北人間無水不朝東如何是君臣道合師曰禁閣無人侍重閣絕視聽曰恭惟和尚起居多福師曰重言不當吃。

七堂眾耆舊請上堂地迴長林風動而寂常天籟天空四壁雲飛而透露青山可中有一句子劫運不可交橫陰陽不能消長眾生日用恒平等問著由來總不知山僧今向第二義門別示方便令人人直下受用瞥爾知歸卓拄杖曰威音不假閒名字一任和光混俗塵。

師誕日從善居士請上堂五十餘年不自知青山綠水只如斯被人序節詢初度徒把花枝蓋面歸大眾委悉麼在昔靈山拈出後幾翻笑殺老闍黎。闍州紳衿護法請上堂僧問古佛堂中無容話會威音那畔迴絕知音今朝四眾臨筵人天交集未審和尚如何舉示師曰花雨巖前過靈禽總不驚曰祇如荊棘林中下腳易夜明簾外轉身難又作麼生師曰進前三五步別是一風規曰與麼則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攬始應知師曰不得掩耳偷鈴乃曰威音那畔有妙難窮即此見聞無形可類是以百姓日用不知祖師全提不起今乃闍州紳衿諸護法靈明不昧向聲色未萌之際一機全荷形興未兆之時一念圓成以此因發此智用斯道覺斯民敦請山僧舉揚此事山僧從維揚虛舟遠棹就路而來歷江南人湘口總皆岸本不移今日既到者裏如何是應緣的句千古宗風重此建一朝文運自天開。

掃無住祖塔上堂類之弗齊十方三世而莫狀吾祖笑貌音容混則知處風動水流而不異吾祖廣長舌相是以寶鏡真宗塵說刹說熾然無間今日直下第三十世遠孫淨瑩歸來挽百億須彌盧而作盤食沃四大海水以為盂茗不濟得甚麼事遂舉香曰只此身心奉塵刹敢云傲世羲皇上。

臘八請上堂以有下劣寶几珍御以有驚異鰲奴白牯豎拄杖曰拄杖子湧身千丈於普光明殿一乘圓演可惜他有眼不見有耳不聞擲下拄杖曰瞥轉一機降皇宮棲雪嶺餐麻食麥豁睹明星換卻釋迦兩眼穿卻諸人鼻孔還會麼謾兢水月空花藻洗面揩脣自摸看僧問西風蓬島仙鄉遠夜雪藍關客路長且如何是歸家一句師曰轉身向汝道曰轉身後如何師曰千峰層疊翠室內不知寒曰恁麼則榔栗橫肩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師曰看腳下。

葉仲御追嚴請上堂拈香曰綜節盤根於空劫之先理不可分而千光競秀花開果熟於此界他方相不可睹而萬化不遺奉為葉公星槎大居士用資顯考還有共相證盟者麼良久乃曰向上真風壁立萬仞大辯者開口不得大力者全提不起自唐開山無住祖師寶鏡騰輝十方普應八百年來道法湮淪今於兵燹瓦礫之餘一塵剖露幸際葉尊台光交映民事王事之餘能以向上因緣為礪草木昆虫咸資其化情與無情悉被其機可謂片雪紅爐花飛疊錦倉悲利物種智圓成曾記華嚴會上善財童子參無厭足王見諸罪人受種種苦無有休息善財驚怖心中思惟此王施種種刑法禁制罪人無慈悲愍念之心非善知識也即欲退還王遙見之喚言善財童子汝且回來乃執其手引至後宮見重重樓閣皆七寶莊嚴施諸飲食衣服及種種珍寶十方諸佛諸大菩薩皆來集會宣說種種妙法救度無量眾生王言善男子汝以吾作如是惡業因緣何故得此清淨眾會果報我身語意未曾惱害

一切眾生如我心者寧於未來受無間苦終不發生一念於一蚊蚋而作苦事況復人邪人是福田能生一切諸善法故我於過去無央劫數供養百千萬億諸佛得此如幻三昧解脫法門救度眾生脫離三途地獄生人天中受勝妙樂不可勝數何以故是諸眾生於無量劫中常懷不善起貪嗔癡恣行殺害毀謗三寶藐公積私輕欺良善若非刑法加持豈肯發菩提心修行學道善財聞已踊躍歡喜得人無礙解脫法門今日葉尊按蒞分寧還淳風於已熄蘇困什於久沉不忘夙誓城塹法門請陞此座舉揚諸佛開口不得祖師全提不起的一段因緣令人人直下信知本有離苦趣脫輪迴成正覺度眾生正恁麼時如何是渾融不二句世出世間通拈得信是從前過量人。二佛殿上梁上堂天開地闢彌互如斯法振燈傳昭然靡間重揚古路大豎宗幢運木石選良材要見重開生面現宰官身者輸誠贊助作比丘形者戮力襄成魯班與普菴木不相識而同門出入面面相承直得天花散彩地軸搖金正當吉日良時如何贊慶指梁曰位毓山川爭秀麗禎祥萬物奠皇圖。

結制上堂坐斷威音第一機有恁麼人麼即教直下絕狐疑有恁麼人麼若能拶出虛空髓有恁麼人麼始是男兒得意時若有恁麼人那鎮日東行西行切不得踏著常住磚便下座。

大雄殿上梁李司理護法請上堂祖刹恢弘起先宗之垂範真風朗播肇叔世之嘉猷是以一梁一棟轉無盡法輪多藝多才成彌方造化人天攸賴萬古徽崇正恁麼時畢竟承誰恩力遂下座奠梁曰要教此日舒天眼扶起巍峨寶殿人高聲曰起。

結制上堂眉毛眨定口門封痛拶深錐扣已躬寶劍未虧光本現方知今日費磨礱遂高聲曰照便下座。

薦親上堂豎拂子曰性識明知覺明真識妙覺湛然遍周法界直得極樂娑婆渾成一境他方此界金碧交輝且道是何境界遂擲拂曰者是鄭公孟章大居士用資顯考玉筍府君深益靈根的時節山僧只好稱揚有分曠劫靈苗道地栽因花無果不懷胎信知果熟因花後百億山河當下灰。

玄素和尚訃至上堂晨星落落實堪哀那復橋梁日漸摧舉世類來渾未似看伊異類且輪迴遂拈訃曰大眾者是我獨園和尚現隱身三昧轉大法輪的本據還知麼良久撫几曰法雨不滋三草木林間孤我獨徘徊。

歲旦上堂龍躔易次鳳曆更新東君號令傳十洲芳草以春回梅萼凝香統百億洪鈞而氣轉人人盡添一歲戶戶拜賀新正惟有鬚張三黑李四不隨四序推遷不逐陰陽消長融古今於此際籠造化於刹塵和光混俗而不自知應物現形而忘所則還有同修同證的麼千年松老茯苓多萬仞峰頭無等匹。

上元解制徐州主請上堂僧問火樹銀花現燈明之本瑞爆竹金鼓啟普門之圓通更何方便開示悟入師曰東風吹不散日看滿林春曰今日幸賴州主護法共相證明師曰眼眼相覷著不是等閑機乃拈拄杖卓一下曰結向

者裏結一箇箇把定世界風不鳴水不漸猛若截流拽轉坤維掀翻乾蓋只是者箇今日展開一線直得冰河發洩透出劫外春風枯木花開露出郢陽春色家家戶戶路透長安在在處處謳歌擊壤也是者箇在遐生護法分上為霖為雨祥禎萬物也是者箇只如衲僧分中又作麼生復卓曰擊碎千年桃李核相看原是舊時仁。

結制上堂結制開爐是繫麟鳳牢籠傍提正按是弄猢猻家具正眼看來殊非本分唯有雲巖者裏風清月白響順音和一箇箇眉撐寰宇氣迴諸塵也不管世界滄桑不知人情同異各豎一具金剛鐵脊直欲向五蘊十八界中與煩惱魔死魔作一結束可謂精進勇猛到者裏必然因功致賞若能強戰有功勛輪王髻珠終不惜。

上堂朔氣漫空茫然混沌亡知已霜風刮地兆破龜紋不值錢遂高聲曰阿蕭山道士無髭髯呵呵大笑下座。

解制上堂一毫頭上的向百億毫頭上顯露更說甚麼迴出金剛無量相大千何處不風規若更說迷說悟論結論解不異虛空拔楔只如不游花下路常見洞中春的是甚麼人良久曰堆堆闌闌不相識鎮日朝南北斗窺。

韋馱聖像入山上堂僧問有法從來便有魔降魔須用活韋馱如何是活韋馱師曰高高標不出曰為甚楚城造就護法雲巖師曰一月映千江曰恰遇和尚出關師曰一天杲日無私燭何處陰風向子吹曰可謂三洲能感應無處不全身師曰略較些子乃曰童真示現剎塵身一身分遍剎塵帶果行因匡正化光明赫奕顯威靈胸懸寶鏡洞徹十方手擎寶杵應感三洲干城佛國以摧邪輔正為勤慈願弘深以護法安僧為忍今者晦修自楚募裝聖像即日登座有何祥瑞六震四花聲動地更教何處不氤氳。

送夢帆西堂繼席上方上堂向上一路非作者莫可攀躋至化無為須賢哲始堪贊緒開闡威音那畔之機提掇佛祖不犯之令苟非其人道不虛應茲者楚蒲上方自丁酉老僧退院之後不覺十載幾至法堂草深眾檀護特崇四明禪德遠至雲巖冀得一枝復振宗猷惟西堂惻公眾望所歸仰煩兩序頭首同誠勸請以洽輿情擲拄杖下座。

奠愚菴老和尚暨同門鏡愚和尚百愚和尚雲松和尚上堂僧問生死天關一夢中常光本現去來同形容儼若今何在舉意還同覲面逢請問和尚既是覲面相逢且道有幾箇親見雲門老祖師曰前三三後三三曰本來實際由人施得到相親任自為師曰莫認影子乃曰法道垂秋聖賢隱伏山僧離浙五載愚菴法叔暨同門鏡兄百兄雲兄相繼而逝叢林乏於老成後學無所矜式法門之變豈勝悼哉幸爾各各鼻孔盡被山僧拂子一串穿在者裏將一炷香熏著點一杯茗奠著東拋也在我西擲也在我祇今不免借伊鼻孔為諸人出氣去也遂擊拂子曰可同到座前一為汝等說破。

重修晟祖塔開土師曰霞煮雲蒸溪山不老煙封雨沒霧鎖難沉欲知祖師面目儼然須是大家出手。

封塔磨不磷涅不溜有無今古莫渝其貞混不齊類不得雪月冰霜難方其潔恭惟雲巖開山無住晟祖宗傳寶鏡千百年來真風壁立舍利潛輝八九百歲道大彌光滄海桑田不計其功石爛松枯渾忘所自不肖淨瑩濫膺無似上承祖廕忝為三十世之孫下紹洞宗謬繩二十九世之子法恩殞骨歲月難期茲乃所蔓重修窣堵興工壘石一眾同誠人天四眾歡欣凡聖星羅躍舞正當今日且掩固一句作麼生道遂封石曰不禁煙霞生背面從教雨露四時新。

圓塔上堂法幢復整獨露今時窣堵重隆全彰舊譜一矗摩空突標天地之先八面玲瓏迴出威音之表豎窮三際密互如斯橫遍十方彌綸兆億正恁麼時直得煙霞散彩日月舒光且合尖垂世又如何指示祖師面目周沙界何處青山不豁眉。

壽昌竺菴和尚訃至上堂法日頃沉西眾生困在迷虛空著一焦大地眼[目*麻]瞇拈訃曰還知者箇消息麼我壽昌法兄竺菴和尚於此示生秉金剛王劍驅魔使佛一際平等於此入滅具無礙三昧此界他方元無出沒正恁麼時還知來機亦赴麼良久曰面面不柏識悲乘溢大千。

城歸上堂出山五十日歸來不說南天北五台梔白榴紅無限趣蘚花且道為誰開於此會得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只是逢人切不得錯舉。結制上堂僧問法幢高建爐鞴弘開撾鼓陞堂即不問洞上宗旨請師宣師曰任汝咨來曰如何是轉功就位師曰通堂寂寂曰如何是轉位就功師曰遍界光明曰如何是功位齊彰師曰一棒一條痕一掌一握血曰如何是功位俱隱師曰不逢知己士終不為君通曰功位已蒙師指示更將何法利人天師曰阿誰兩耳不垂肩乃曰結制開爐叢林成式鎔凡煅聖作者鉗錘雲巖今日更不起模畫樣何故混沌不安眉大塊仍捏聚進一步虛空撞破額頭退一步達磨踏倒脊骨苟是箇漢向銀山銕壁中拶著通天一竅卻也笑殺傍觀且道笑個甚麼冷灰裏忽然豆爆豈不是奇事。

臘八日天王殿上梁上堂豈拂曰這片田地曠劫至今無一人不大坐其中無一人不腳踏其內蓋出味其所自不知不覺惟釋迦老子於此不昧睹星證得帝釋於此不昧絕聽雨花五方天王於此不昧見隨色珠賢於長者於此不昧插標建刹無住祖師於此不昧建立雲巖宗旨究畢將來尚有餘裕本州護法於此不昧鼎見天王一殿一梁一柱大展徽猷一瓦一椽永標法幟正恁麼時如何是向上一句拂一拂曰功歸造物乾坤主福慶當今有德人僧問如何是舊店新開句師曰家家門掩蟾蜍窟曰只如今日皇基永固屏翰維新又如何慶讚師曰天無私蓋地無私載曰明堂瓦插畫棟雲飛堂奧中事還許商量也無師曰今日天寒曰無孔笛逢氈拍板何人不助采聲來師曰切忌掩耳偷鈴曰只如法梁高架一句又作麼生道師曰且去扶起正梁來。

送海藏櫟山首座住谷山上堂佛祖門牆原無畔岸人天巴鼻煞有提持豎拂子曰若向者裏見得則知星沙即修江不異而海藏與谷山無差茲者法

孫德玄與諸山宿德請老僧向谷山室裏開張舊店幸我願公首座韜晦有年正可代老僧長伸一臂大振徽猷正當今日送行一句作麼生道揮拂曰雨滋三秀木花茂郢陽春。

彌陀佛開光請上堂法身本自周沙界不盡悲懷度有緣感應道交塵刹量無遮接引利人天無量壽如來放大寶光向山僧拂子頭上應身無量變娑婆為極樂無一塵而非淨無一刹而不彰直得林木池沼皆演梵音水鳥樹林咸宣妙法巨源居士有大因緣常於夢寐感應道交發心裝塑丈六金身永延慧命且禎祥應運一句又且如何舉似悲乘果海原無際福慶人天沒盡時。

古句關主請上堂僧問將日月為天眼猶是平常之談指須彌作壽山未出法界之量未審過量人分中又作麼生師曰南山多秀色白日少冰霜曰與麼則越威音以後超象帝之先也師曰卻得闍黎證明曰只如古兄不遠千里特為蕭檀越祝壽請法和尚如何慶讚師曰滿堂都是靈山客那箇男兒不丈夫乃曰父母未生天地未判有一則公案山僧未曾輕意舉似諸佛不曾以正眼覷著祖師不曾以智力動著即無量壽算亦不曾輕易擬著今乃蕭公孟昉五秩初度被箇古句一印印破致使盡大地人知有此段因緣在凡也得在聖也得在儒也得在釋也得正恁麼時山僧又如何慶祝永固華嵩千載盛長春花木四時新。

解制上堂殘臘已消東君司令煦日臨而冰霜解翠柏轉化外之幽和風動而柳眼青寒梅噴林間之玉老禪和抬眸展腦放身捨命窮衲子舉足動步吐氣轉身若是困在見聞沉情溺境切不得道在雲巖解制來。

受澧州藥山請上堂拈疏曰夫子眼睛達磨鼻孔盡向此中漏洩了也設或未委仰煩表白宣疏畢舉法衣曰自謝弁山院事颺卻搥[打-丁+(天/韭)]堆頭入此山來形骸土木只恁麼過時如今祖禰不了又只得隨群逐隊去也遂搭衣陞座拈香畢乃曰孤峰獨宿非為貴垂手塵寰世愛憎不謂野雲牽老興無端又引出深岑茲者藥山乃我儼祖家山之主有年若劍諸孫與闔山耆宿特迎老僧再震法音老僧未許者以雲巖修建未竣不意郡州紳衿護法諸山宿德再四度懇只好躬展瓣香於祖塔以赴眾望只如不離本際應身塵刹一句又作麼生月印千江水門門盡有僧僧問不離本際即不問月印千江事如何師曰是處是慈氏曰印即是不印即是師曰一任兩頭看問師子遊行不假伴侶因甚麼隨群逐隊師曰青山不住青霄土曰師子在窟時如何師曰烜天赫地無人曉曰師子出窟事如何師曰草偃風行得自由曰正是師子窟中師子坐象王林裏象王居師曰切忌話墮。

解憂上堂畫地為牢也曾笑怪諸方結繩自縛依舊恥他作者雲巖放開一線與諸昆仲說話卓拄杖曰若到諸方切忌話墮復舉芭蕉示眾曰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卻你拄杖子又古德曰你有拄杖子我奪卻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師曰看他前輩只解競奢較富殊不顧有傍觀者雲巖為伊勸絕一上道有也好與二十棒道無也好與

二十棒若與他也好二十棒若奪他也好二十棒縱若不有不無不與不奪
也好與二十棒有個漢出來道雲巖叢山僧曰也好與二十棒何故你試卜
度卜度看。

長至日上堂寒光凜冽渾萬物以潛榮朔氣瀰漫藏冥運於即化直得金烏
飛於海底玉兔奔於山頭正恁麼時更說甚五雲書瑞一線添長只如小往
大來畢竟如何從他燄裏寒冰結自有梅花日日新。

解制上堂有腳陽春來上苑無心明月上高岑雖然歷劫閒常事一一橫該
古到今到者裏進一步觸頭磕額退一步滯水沉泥擊碎摩尼忘影跡大千
誰不我箴規。

赴藥山請辭眾上堂白雲常愛住青山依倚青山日自閒又被閒風吹大野
曳來曳去別峰間所謂峰巒秀異鶴不停機靈木迢然鳳無依倚山僧本目
無心豈可更有來去只如人天交會如何是兩得相見的道理驀豎拂子曰
待看松枝頭再轉谿山不動笑顏開。

住澧州藥山慈雲禪寺

己酉十月初四日入院拈香祝聖畢又拈香曰不假雨露栽培寧受雲霞馥郁靈根永固氣味氤氳供養本寺開山弘道儼祖大和尚惟冀悲乘不倦應化無方懷中復拈出香曰名之不得類亦難齊幾擬塞壑填溝又被業風吹轉第六回拈出供養浙江湖州府弁山龍華開山第一代傳達磨正宗第三十八世上瑞下白入就先師雪和尚遂敷座問話且止問法不知宗趣縱饒問去荅來徒增戲論你看六祖在五祖會中腰石碓米夜半傳衣說些甚麼苟知問在荅處荅在問宗便知石頭遷祖達書回於青原思祖處得箇鋤斧子住山旨趣知得鋤斧子旨趣便知儼祖在石頭會下一切不為千聖不識的宗猷信知此事不向言中取則亦非句下流通一踏到底的說甚臨濟三玄七事影草隨身洞宗五位功勳三種滲漏到者裏不妨八字打開一機吐露去也且道祖席重輝開堂祝聖一句又作麼生只憑不老長程願祝讚當今有道人。

到虔明請上堂真風壁立自古不磨祖令當行條然有據是以闢蒿萊崇像設翻瓦礫成禪居己有其人而況岳陽樓畔一尋煙水仙子去來無恙洞庭湖岸萬井人家雲霞出沒無依若教老漢向這裏拋砂撒土更是無端便下座。

過梁山洞泉掃觀祖塔上堂林巒聳秀古佛家風澗壑幽清道人活計觀祖向這裏踞穩密田地展格外機輪袈裟角下直釣鯨龍拈風前箭筈無相道場羅籠威鳳世遠人湮清風冷落幸而鼎公堂頭繼此芳躅重開生面山僧自雲巖赴藥嶠躬入塔前掃灑瞻敬正恁麼時有箇金刀劈不開的句子良久曰委麼設或未委可同到塔前為汝諸人說破至塔前新豐一曲至老祖碩德弘慈唱彌高千百年來道曠無涯和彌寡際今重光祖席可謂節拍相湊不尚淨瑩上承祖蔭忝為三十世孫鏤骨銘衷躬展瓣香少傾毫末悲懷滿眼四顧徬徨更不敢重說偈言遂上香。

過德山掃鑑祖塔上堂綠竹蒼松布老祖利齒銀牙落澗濤聲式老祖海口航舌敲風打雨寂歷無私夜暗晝明互然靡間是以千百年古碑重現生氣凜然猶有妄物鑿去碑中宗派法系十餘字然雖修羅嫉生障翳而亦不礙日月光華況大藏小藏鍤案炳星而天道人道昭昭共鑑不尚淨瑩躬詣塔上展一瓣香奠一杯茗非敢謂雪屈酬恩抑且自傾忱格正恁麼時如何是老祖不動本際說法無量的事舉香云只憑古銘元文案僧史無煩更董狐。

結制上堂法運寥然數百年草深不止法堂前於今重把新條令直透威音那畔先所以道向上宗乘真風壁立縱是雪山苦行六年虛耽歲月嵩山面壁九載飲氣吞聲即使二祖神光三拜也是泥裏洗土以至遞代繁興不過因行掉臂老僧到這裏曲順時宜開爐設講或有箇銅頭鐵額的出來掀翻法座喝散大眾拽下老僧驀口[祝/土]去稍知向往但問伊且作生是向上宗猷擬議不來朝三千暮八百未有了日。

開山儼祖忌上堂召眾云還知麼此我開山老祖全提正令為大地含生轉大法輪的時節至今風淒淒日杲杲豈拂子云幸然鼻孔落在山僧手裏今將老祖鼻孔穿卻大眾鼻孔也在我將大眾鼻孔穿卻老祖鼻孔也在我稍或遲疑可隨到老祖座前酌水獻花各各驗取便下座。

謝義山且拙和尚專使上堂山僧自到藥山懶得挑灰撥火一味獨行獨坐風靜雲閒或披雲臺畔遊行或祖塔衝[示*里]散步猿吟鳥噪不知南北東西葉落花開那管冬春秋夏宴眠早起渾忘所自不期義山一光東射來到此間直得朗山岌嶸澧水騰波驚動幾多飛潛走躍不知所措義山和尚以大神通不思議法力向香積佛國移得諸佛大悲所熏甘露法食來此堂中作大佛事祇如教中云其施汝者不名福田生心受施墮三惡道又作麼生拈起拄杖曰今請眾下一轉語以謝供養有麼有麼如無拄杖子自道去也擲拄杖下座。

元旦上堂元正啟祚萬象維新祝一人之聖壽地久天長兆萬法之資始民豐物阜而況彤雲佈彩祥光互彌宇宙奇花墜玉瑞氣湧塞乾坤是以披雲臺畔風規凜凜嘯月峰頭華雨濛濛正恁麼時大地無痕而孤峰不露一句又作麼生道良久曰至化無為亡朕兆崔嵬終不落今時。

解制上堂把斷要津百日身心忘內外放開線徑十州芳草漸蒙茸直是絕情離見須知泮古融今所以道迷時三界有悟後十方空了得些兒趣方堪話祖宗遂拍案云到者裏直得八字打聞十方通暢道箇結也該三十棒說箇解亦該三十棒何故太平不解成家計野老相將笑轉親。

師至古天皇寺眾請上堂天皇古剎唐代開山自悟祖建宗立旨而龍潭續燄傳芳磨不磷涅不緇賣餅餽餅天皇寺巷剪不開截不斷師資道合一段因緣千百年來真風不掩恒沙界德遍洽無涯有一種移岳盈壑截覺續鶴者盜王氏之青氈以為己物認嶺南之孔雀而作家禽豈知智眼區別笑破口唇山僧特因瞻禮祖塔道過古荊導孫領眾居士敦請老僧舉揚悟祖所建的宗旨還有具眼者麼卓拄杖云珍重懵懂休妄擬莫將有限趁無窮。到常德棲賢禪寺請上堂乍離巖穴出幽山野水平渠足可跏一箇全機沒巴鼻潑頭潑面絕遮攔驀豈拂云苟向者裏見得即可不離途中渾居家舍而況維新法社大道弘揚闡舊家聲渾輪向上直得阡陌萬家之煙灶朗播真風濱江一帶之清流彌綸皎月漁火清燈熾然靡間樵歌牧唱韻出青霄你看者一坐具地不止填溝塞壑還有威音具眼旨外明宗的麼良久擊拂云剖出無瑕方是玉畫成有足即非蛇。

佛誕日退院命櫟山首座主席上堂法席寥寥數百年歸來泉石尚依然幸當折腳鐺無恙提挈維勤在後賢諸昆仲者箇鐺子含育四生胚胎萬有貴則傾國不換賤則不值分文比來兵戈亂後土曠人稀山僧謬繼芳繩蓋因初住雲巖未曾交付每承寧州護法催書疊至事不由己今此折鐺家計不可一日無主賴有願公首座堪能紹述風規命居吾室登此座行此令開拓人天不負最初請意雖然從上來有箇金刀剪不開的句子極力提持不能相似少間待請新方丈出來為諸人別通消息。

義山且拙和尚至引座藥山門戶亙古無私儼祖真宗彌然罔間數百年風規寢削法堂不止草深剎那際擬壯舊觀餅盂將堪駢集無柰含識中有一等病在五蘊鑑覺者聞不出聲見不超色病在素無主宰者為物所轉流浪前塵病在勝境限量者背卻法身病在解脫深坑者沉情滯境乃至病顛病狂病增上慢如是種種莫堪醫治茲我義山且兄真大醫王象駕光臨此是諸人莫大因緣不出戶庭而得參知識不移跬步而涉歷大方可謂千生一遇萬劫難逢急整殷勤懇施法藥。

庚戌五月師自藥山復回雲巖上堂僧問茫茫煙水始隨芳草去疊疊雲山又逐落花回不動本際一句作麼生師曰只恐無人識曰有一人常在途中因甚不離家舍師曰舌頭短三寸曰有一人常在家舍因甚不離途中師曰眉毛長丈二曰那一合受人天供養師曰三十棒且待別時乃曰去年八月藥山去今朝小暑藥山回來去了然亡朕跡箇中誰許亂安排所以道心非我生金石流而不焦象非我出八極渾而無礙到者裏若說藥山即雲巖雲巖即藥山不得若說藥山自藥山雲巖自雲巖亦不得且作麼生是不傷物義一句漫遊花下路密室不知春。

眾護法請上堂向上宗乘十方絕唱機輪轉處作者猶迷到者裏縱使孔聖竭盡家珍致令天地位萬物育亦莫濟其少分山僧放開線道使聞見分明不妨風塵日色各顯圓宗竹籟松濤咸成梵響幸我雲巖一班護法信知的有此事請山僧舉揚以滋物化正恁麼時擊節一句作麼生道泥牛吼處天關轉木馬嘶時地軸搖。

庚戌六月初六受浙江紹興府諸護法同門請住雲門顯聖寺上堂師拈疏曰天人獻花無路鬼神潛覷無門且道者箇甚處得來即遞疏宣畢陞座曰歸副雲巖望方然謝藥山何期石傘月炯炯照人寰雲門顯聖吾祖家山遠承法兄暨諸護法敦延山僧繼席柰雲巖殘局尚未克圓家庭重命義不敢辭只得借拂子威光放開線徑使若耶溪與修江水派派同流金龜塔與秦望峰青青一色正恁麼時如何是隨緣赴感一句赤水玄珠須罔象長江明月任東西僧問老祖家山千秋不改鑑湖風月萬古如新只如正中不立偏處不逢的人向甚麼處相見師曰須彌頭倒卓不見太陽紅曰恁麼則同時不相識千里卻同風師曰三千里外知端的曰一句迴超言象外松蘿豈與月輪齊師曰恰好做西堂。

冰谷大師請上堂青山不自青綠水不自綠萬化有為間渾身不覺露殷勤自照古菱花百億分身還可矚豎拂子曰委得麼舉世但知金玉貴等閒落眼便成塵。

夢帆大師領闔邑護法製詩讚法被請上堂千機不到處佛眼不能窺萬化不該時言論難聞口到者裡縱是無極無為猶坐功勛生即無生仍成變易又怎知剎那三昧壽量無窮大用繁興渾融化育一讚一詠鏗音落落一鍼一線綿縫重重還有向此中著得一隻眼的麼僧問聖降祥麟兆風和香正薰碧桃花爛熳高祝劫前春如何是劫前一句師曰須彌頂上不擊金鐘曰南山翠竹棲靈鳳東海清波現巨鰲師曰猶是一聯詩。

玉菴大師請上堂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幾多人向五蘊根身裏作活計差矣擊拂子曰這裏見得如貧女獲囊中寶藏取之無竭受用莫窮稍或躊躇如力士失額上之珠徒增勞悶還有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獲得此寶者麼僧問金鼎天然供越山篆文八卦體中圓空王拈出梅檀爇兩處祥雲結瑞煙者還是神通供養還是法爾如然師曰你只管疑著。

默也大師請上堂色裏青黃夢裡身了然無物可當情無端瞥爾成悲智或為主也或為賓其為主也眉撐有界足極風輪縱使大悲千眼莫可睥睨少分其為賓也溪山岌岌雲月重重和為萬物春風無往而非者漢放身命處大眾還委麼眨上眉毛休錯過莫將有限逞無窮。

弁山且和尚專使慶誕請上堂雨洗千峰秀色風沉萬壑幽涼煙巒由之聳翠水面以致添章且道是何佳慶者是我弁山且兄和尚一光東射更有個三藏莫詮千靈罔測的渾俞句子特專凜山法姪賚到者裡與大眾結廣大法緣作廣大佛事不期被虛空藏失手觸向爛泥裏跌得粉碎卻化作無量無邊虛空藏一時遍界分身去也若信得及少間齋堂裏與弁山和尚相見設或未然再扣我弁山西堂嚴姪僧問向上宗乘已屬雲巖剩語百千三昧原為弁嶺糠粃今日和尚特地陞堂更為何事師曰遠意難忘曰者還是花石軒中意還是雲巖寺裡機師曰你不妨伶俐曰今承弁山法叔壽圖遠致文彩全彰已識二老人眉毛撕結只如壽圖未作時和尚與法叔如何相見師曰修江月是苕溪月曰子期不是閒相識流水高山意盡知師曰惹得虛空笑不休。

櫟山大師請上堂威音未兆機輪轉處彌彰這畔無為大用繁興絕朕縱是棒如雨點喝似雷轟也總不出箇旱地蓮花所以道袖裏金椎眉間寶劍須是恁麼人方知恁麼事若說向上向下反落言詮全提半提轉增露布那堪論他寶掌千齡甲子七百雖然當陽突出人難辨自有通方暗點頭。

懷嵩大師請上堂陽燄翻波六十年空花鏡像兩悠然相逢問我循途事甲子難論到那邊有一等人不知著落逐管引曹山謂父母所生口終不向子道若恁麼喚作按圖索驥豈知我祖宗門戶不見道靈鵲不棲無影樹澄潭

豈墜於蒼龍還識懷嵩賢子的來意麼禪客相逢只彈指此心能有幾人知。

退院命梁山鼎首座繼席上堂十載於茲營祖道形骸土木血心枯只緣重累難輕卸作過牛兮又作驢還有同伴相憐的麼凜山法姪問退雲巖而赴雲門途中得力句子願欲樂聞師曰只好分付老僧曰靈山一會儼然師曰闍黎也須擔取一半曰莫帶累兒孫好師曰珍重去乃曰老僧前歲自藥山回切因連年土木心血耗枯兼以衰景漸臨世念如淋過死灰一般無有一點生氣不知身未入院而雲門祖席書幣遠臨再四躊躇既當孝子慈孫鏤骨殞身義不可辭況亦老祖有云不奉非孝不順非輔不敢違也然則極力擔當孝輔兩字只可領得一半那一半分付繼席堂頭少間剖悉。

元潔瑩禪師語錄卷第四終

住越州雲門顯聖禪寺

康熙庚戌六月初六師在江西寧州雲巖受請於明年五月二十一日入院上堂拈香祝聖畢復懷中拈出香曰江吳楚浙狼藉多年幾擬拋棄塵壤怎奈冤家路窄第七同拈出供養本寺中興第二代開建弁山人就先師雪老和尚斂衣就座雪林大師白椎曰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曰若論第一義諸佛祖師不敢動著絲毫鵲眼龍睛無能窺其少分不期被菩曇法姪一槌直得豎窮三際彌亙十虛無一人不滿耳滿眼通身遍身還有迴避得及者麼時眾僧湧出問話師曰住住問話多是馳騁辭鋒徒增戲劇須知問荅處無一毫做作伎倆始見作家你看拂子現大人相能坐斷一切而一切不能動亂故能於耳處作眼處佛事眼處作鼻處佛事以至意處能住一切世出世間作種種不思議廣大佛事如普賢一毛孔能攝三千大千世界而大千世界入毛孔中不寬不窄一際平等還有許多思惟造作麼正當今日入院畢竟功歸何所舉拂子曰只憑此道資王化願祝堯仁億萬春結椎下座。當晚定職事小參三千里外遙相鑑十二年中復到來幾度白雲空聚散依前明月映蒼階昨者偶於途間拾得一箇骨董無頭尾無背面幾多別寶波斯分疏不出恰值普賢大士一見呵呵大笑曰且喜且喜新長老拾來者箇骨董於顯聖寺裡大作佛事致使見者聞者獲無量三昧所謂股肱叢林三昧光贊祖庭三昧綱維法令三昧荷負大眾三昧出納取與三昧送往迎來三昧乃至執爨負舂服勞任怨種種三昧贊聲未已忽被鼓聲一惟粉碎須是諸昆仲大家或褫去。

掃開山老祖塔上堂師陞座拈香曰放去無涯拈來有據波旬聞之腦裂魔外嗅之魂飛熱向寶爐鼎仲供養本寺重興第一代湛祖大和尚僧問離雲巖之法苑臨祖席以重光舊店新開即不問正偏五位請師宣如何是正中偏師曰午夜日當天曰如何是偏中正師曰打破秦時鏡曰如何是正中來師曰木馬嘶風急曰如何是兼中至師曰泥牛噴雪飛曰如何是兼中到師曰寶殿無人識空階絕往還乃曰起已墜之宗綱續懸絲之慧命是吾祖心燈壽命建叢林立宗旨是吾祖常住法身慈風浩蕩而不泯吾祖以之梯航三有化雨恒滋於不盡吾祖以之津濟四生不尚瓣香杯茗敢謂報德酬恩還有箇金刀劈不開底句子盡力提持只得一半那一半可同到塔前待老祖為諸人說破至塔前舉香曰山石溪雲面目全歸家掃洒分當然兒孫自是兒孫事不敢重重說偈言遂上香。

松潭大師為師慶誕請上堂豎拂子曰混千機而不撓其神和萬境而不干其慮提之者可以拯拔四生導之者可以津濟三有苟或未然莫謂空華能

翳眼須知大道亦迷人。

弁山且拙和尚至引座寄菴法姪出問乳峰毒箭射南方敵勝還他楊四郎此日旌旗天下豎慶雲更羨盡邊疆今日家裏人到來敢問老和尚號令又作麼生施設師曰從來不說客話曰止風塗畔日箇箇眼開明畢竟承誰恩力師曰老姪忘卻那曰即今主賓互換迭奏墳箴是何標格師曰與令師別借一語曰恁麼則梅花稍上月大地博英華師曰素月分流水從教暗度春乃曰青山不改千年翠綠水常涵萬古心大樸不知誰作主年年夏木碧森森可中有一句子千聖不得其名萬靈不得其用幸我開山湛祖以廣大智力廣大悲忍向千聖頂[寧*頁]上一機拈出如千月並照遍界清涼無一人而不被其機無一物而不承其澤數十年來去聖逾遠人心淡泊懈怠為基不求深進大聰者反聾大明者反瞽總爾病在多端難以具述山僧謬繼芳繩雖有些參苓附朮巴豆砒霜總濟不得什麼事幸我弁山且兄和尚蓮馭光榮此是諸人莫大因緣所謂法王大寶不求自得汝等殷勤請陞此座普施妙劑。

結夏上堂人生大夢未醒不可因循暴棄大開雙眼圓明累劫剖在今日直待把定話頭宛如千仞壁立不可如存若亡不可沉空滯寂莫坐一知半解莫以得少為足一機把絕要津截斷千差萬別如無手人行拳如向虛空揣骨直期情境相忘便是因緣時節所謂絕後再甦始見胸襟流出今日禪宗不好口耳相傳為習諸人既到者裏頗調了無枝葉拍禪床曰莫學諸方五味禪誤陷平生自虛擲便下座。

師過天華為則和尚請上堂天上宏張火傘阿誰脊不流湯惟我隨行拄杖卻有的的主張來到天華勝概不覺撞入方丈法兄逼客作主令伊向上提將直得進退無措直教已絕行藏舉拄杖曰不禁湧身入阿修羅王隊裡震起琴音耗動三有世界令一切飛潛走躍咸知性命無處逃遁雖然猶濟不得甚麼事不若仍借法兄和尚神力以杖卓兩卓曰擊碎塵煩三界夢鑊湯何處不清涼。

解夏上堂還有呈驢脣馬觜的麼出來啐啄看眾無出乃曰恁麼則老僧為汝等解夏去也遂擊拂一下曰擊開古徑門千尺放出瀉山水牯牛不信但看初三與十七明暗都成月一鉤擲下拂子曰好生去。

岸眉文達月鷺為師本賢禪宿入塔請上堂金風透體明明空劫以前玉露垂珠歷歷威音之後可中有一段陰陽不能潛伏天地不能覆載於本賢分上便見花披日月捏聚山河只今覲面相呈且又作麼生分付未曾言外超玄象盡屬華胥一夢人。

慧芝送師靈骨入塔請上堂僧問拈來無不是的人因甚猶被露柱隔礙師曰真好笑曰曹源一派無生曲今日蒙師親得來師曰莫眼花乃曰籬邊黃菊金方赤嶺外丹楓火正紅除卻古今無異路鷺奴白牯眼方通向者裏委得則知天然上座出生入死遊戲神通書偈了念佛去活脫自由不涉離微一句作麼生道揮拂曰龜毛拂掃那伽定兔角花開別樣春。

古洞山上一為玄輔和尚報計送木主人祖堂請上堂僧問古洞山前梧桐葉落若耶溪畔松竹爭妍如何是轉功就位的句師曰秋老梧桐黃葉落曰千峰岳邊止萬派海上消如何是深入堂奧句師曰月落潭空影象殊曰既是法王何處不尊因甚要向先覺堂中列位師曰山重不礙水重重曰恁麼則通身無影象遍界不曾藏師曰莫將鶴唳作鶯啼乃曰秋老園林喜見丹楓綴錦月明戶牖愁聞落木秋聲新豐曲調高古難得其人廣陵歌拍成令罕能續向幸弼首座繼我新豐一十八載可堪承紹今春躬送老僧赴雲門比望家聲克振何期冷地抽身撾鼓退院依古樣畫葫蘆設愚癡齋整理後事不忝為洞山遠裔雖然如是猶滯今世門頭老僧更教親登祖廟遂入祖堂安木主曰兒孫事竣更不出門轉身就位坐斷乾坤。

請櫻寧法姪立僧上堂僧問金鱗透網時如何師曰無用處曰和尚照顧袈裟角師曰涓滴何存曰濕也濕也師曰爭柰猶在網裏乃曰擴佛祖大機全憑作者開人天正眼須藉同人奇特事遇奇特人左敲右擊拍拍是令啟悟開迷轉凡成聖設有箇漢出來道驪龍頷下寶珠如何摘得猛虎項下金鈴怎生解得老僧向道去扣取堂中第一座。

結制請上堂僧問解行相應成底事非同口說義忘言如何是底事師曰香煙騰碧漢曰紅爐三七點鐵成金設遇不受鉗鎚的衲僧到來未審如何煅煉師曰千鈞之弩不為鼯鼠乃卓拄杖曰諸佛不以眼觀諸祖不以耳聞天下知識雖則口裏水漉漉底到者裏祇堪喫飯[巨*寸]耐黃面老人生下地來便道天下獨尊獨占在世界裏韶陽冷地裏放不過只要一棒打殺貴圖天下太平殊不知靈龜曳尾拂跡成痕不免各與三十何故雲門今日結制便下座。

上堂仲冬十五霜風淒楚水冷冰寒月圓當戶在迦葉不貧在釋迦不富無端舜若多神打失自己南山老虎喫卻大蟲帶累露柱燈籠顛顛顛顛不啻恒河沙數報諸人莫莽鹵除卻此見聞莫昧主中主。

祈嗣請上堂僧問未芳花木春常在已老松筠更好看畢竟明甚麼邊事師曰一般清意味料得少人知曰經聲夜息聞天語爐氣晨飄接御香如何是雲門風境師曰一任古今看曰石傘峰前龍虎客玉筍宮下象獅群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瞻之仰之曰放去禹門三級浪收來平地一聲雷如何是人中意師曰你不是其人乃曰寒風括地曉日暉霜明明聲色難該歷歷覆藏不得繁興大用舉必全真妙協投機不存軌則只如人天交慶奕葉聯芳一句又作麼生夢回槐國知春蚤信有靈根夙種人。

薦亡請上堂僧問城市盡同悲薤露山林誰共語冰霜如何是薦拔一句師曰金地遙招手江心暗點頭曰恁麼則葉君親獲生安養徐女猶聞心遠香師曰七通八達遂舉手曰者不是七寶蓮池者不是金繩界道者不是惟心淨土者不是彌陀授記者不是森如居士親聞正法契悟無生良久曰不聞有相揩今古能使忘言洞海桑便下座。

天華為則和尚至引座天華和尚啟中有曰舉揚宗旨獎示後昆者些子則吾豈敢山僧未出方丈未陞法座不止七花八裂了也又那堪說甚五位三玄正偏滲漏暗機七事影草隨身一鏃撩空三句可辨乃至燃燈義海九十七箇總別同異成壞六門一一條章種種緒聒雖然如是泥牛吼處天關轉木馬嘶時地軸搖你者一隊茄子瓠子正在南柯十二更那裡知得幸我天華法兄和尚來此他有返魂香醒昏石你諸人好向座前叩取。
開山湛祖忌日上堂五乳峰頭無鏃箭直射者裡萬竹林中寶鏡光全輝那畔巍巍石傘令千峰仰止源源若耶使萬派朝宗不肖到者裏又作何去就良久曰有箇道處金烏騰夜半日午不挑燈。

住台州天台護國禪寺

上堂僧問控縱隨心韜鈴在手風雲偶會天體不移如何是不移的消息師曰天台華頂峰曰只如風雲偶會又作麼生師打曰護國者裏賞罰分明問祖印全提萬象收歸古鏡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花簇簇錦簇簇曰堂上眉藏日月峰前虎嘯龍吟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左三箇右五雙曰靈鋒在握直得神號鬼哭如何是人境俱奪師曰打破大唐國不見一人行曰和尚陞座法雨均霑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大家相聚喫莖齏恁麼則從今薦得無私句信手拈來格外春師曰花綻靈根芳叢不艷乃曰十方洞徹古今同那復空華翳眼中但得腳跟紅線斷剎塵何處不雍容到得華頂峰好看自家田地過去石梁橋總是當人境界更說甚麼明星影裡見淆訛重增話柄只今放行一句又作麼生拂一拂曰大抵出門忘計較十分野色騁悠懷。

上堂僧問古人道諸方只具啐啄同時眼不具啐啄同時用如何是同時師曰南人北相曰未審是眼是用師曰不打你者驢漢乃曰臘月初一霜風凜冽大地互為一團虛空凍成粉碎惟有雲門須彌山向沒蹤蹟處不肯藏身藏身處又沒蹤跡有人道得接手句殷勤只與你三十卓拄杖一下。
歲朝上堂元旦燒香禮佛老僧偈不重宣一句無私語敬以祝堯年便下座。

示眾

結制示眾常規十五開爐新豈廿一結制只道換古移今依舊眼橫鼻直如何是不變不移的事拈卻門前大案山。

除夕示眾拈起拂子說兩句話你便作佛法商量不拈起拂子說兩句話你便作世諦流布總不如合取者兩片皮免得共相累及道了以手擱口曰猶自口喃喃。

中秋示眾人間八月中秋天上一輪皎潔彌勒布袋解開百億山河漏泄文殊普賢不敢抬眸明眼衲僧一生受屈豎拂子曰者箇也是第二月且那箇是第一月放下拂子曰擲卻夜合山大家齊證入遂喝一喝僧問中秋明月即不問逆流橋下事如何師曰通霄寂寂曰祇如鉢盂峰頂浪滔天又作麼生師曰非汝境界。

示眾今朝剛一七那事瞥不瞥抵暮不知歸回頭日又出驀拈拄杖曰看看復曰可惜許。

示眾碧眼胡十萬里來山遙水遠黃面漢三千年去地老天荒祖父田園皎如白晝迦葉剎竿凜若秋霜眼裏有筋底一撥便轉獅兒哮吼吒沙皮下無血的三搭不回一任伶俜辛苦山僧七八年來住此新豐晏眠早起只恁麼過時其餘是什麼碗脫丘。

雲隱老宿七旬請示眾年躋七十攪海龜毛長百尺境入從心擎空兔角闊千尋直得日篩麗水之金雨洗南山之碧山僧縱有千手萬眼也不能另布一籌以增其算只好引趙州老人作箇證明遂高聲曰喫茶去。

雪日示眾漫天漫地紛紛雪滿耳滿眼尋不得可憐長連床上人剔起眉毛無處說既是滿耳滿眼因甚無處說不見道纔有一絲頭便有一絲頭喝一喝。

示眾惺惺寂寂是無記寂寂非寂寂惺惺是亂想惺惺非大小永嘉好一片寂照雙流綿密工夫只在是非窠臼裏要且出身不得爭似新豐一箇個如龍似虎任運騰騰汲水搬柴騰騰任運堂外三昧堂內不知堂內三昧堂外不知大眾三昧山僧不知山僧三昧拄杖子不知拄杖子三昧乃至窮有性盡眾生界不知既彼彼不相知祇今眼眼相覷底又作麼生寒山逢拾得撫掌笑欣欣。

示眾清泉白石山中有市中有兔角龜毛地下無天上無可惜道人行樂處趙州東壁挂葫蘆試問諸人葫蘆裏盛底是箇什麼不可作佛法商量亦不可作世諦流布參。

開普同塔基示眾萬物有形終歸磨滅真常獨照何處埋藏斫開荊棘林要顯法身常住且開基展土一句作麼生道以拄杖卓地三下曰金鋤纔一動靈苗遍界生。

示眾學者先須識自宗須知揚眉瞬目語言動靜不是自宗山河大地明暗色空不是自宗有為無為學與無學不是自宗乃至禪道佛法玄妙理性不是自宗還會麼有會得的對眾證據僧問作麼生是自宗師曰禿卻我舌曰莫將真際雜頑空如何是真際師曰甚處去來曰如何是妙明體盡知傷觸師曰一點瞞不得曰如何是力在逢緣不借中師曰兩手贈君無一物曰如何是出語直教燒不著師曰搓不圓跌不碎曰如何是潛行須與古人同師曰我不如你曰如何是無身有事超岐路師曰明星當午照曰如何是無事無身落始終師曰河乾水又枯。

示眾眾兄弟洞山種田博飯喫論實不論虛出家兒圓頂方袍既名佛子必須心期至道以求妙悟慶快平生始不謂之虛度光陰孤負己靈如其懨懨蹇蹇淪淪[泳-永+盾][泳-永+盾]空過一生三界茫茫沉淪無際有何所補不見先价祖問僧曰世界何物最苦曰地獄最苦祖曰不然向此衣線下不明大事是名最苦誠哉是言山僧曾有僧曰世間萬物最靈人極苦三途未足論向此袈裟如味去難將譬喻較酸辛諸禪德趁色力強健衣線下事的討取箇分曉一朝觸破疑團便是出三界二十五有底階徑那時方知若佛若祖鼻孔元只一箇臘月三十夜有自由分雖然猶是為初心曲順時宜若約衲僧行履敢道未夢見他汗臭氣在時光奄忽大非容易各自努力珍重。

示眾供養三世諸佛不如供養個無心道人喫飯咬著砂走路蹋著地作麼生是無心所以道未到無心須要到得無心心也休且作麼生是諸人底心良久曰切忌向長連床床上撞破露柱底額頭。

示眾進道嚴身三不足新豐脫也無機軸有米喫飯無米便粥左右逢源山青水綠不將佛法挂人唇觸境風光咸矚目且道奇特在甚麼處參。

除夕示眾霜重風嚴是處山沉水肅年窮歲盡洞然雪練冰交眼裏著得須彌山底敢保一絲也著不得胸中不挂元字腳底不妨洶湧波濤了知法法無多子觸境逢緣事事周秬如截斷眾流逢緣不借一句又作麼生收起殘年舊曆日來朝別自有新條。

示眾天將欲雪不雪普令大地風寒自是神光斷臂更無人覓心安設有個漢道從門入者不是家珍又作麼生山僧向道少壯不努力老大空惆悵。

示眾釋迦老子說法開了口至今合不得達磨大師面壁合了口至今開不得山僧新豐九載有個隨家豐儉句一向不曾舉似今日特為拈出盡力作伎倆只是跳他二老圈續不出因甚如此雪峰道的。

示眾頂門正眼妙逢作者知機肘後靈符貴在英雄提掇若是拋三放兩誤賺後昆縱去奪來恥他先匠所謂言前定旨特地乖宗句下承當迷封萬里還有知恁麼事的麼出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

示眾舉先价祖曰向前物物上求通抵為從前不悟宗如今悟了渾無事方知萬法本來同長者長法身短者短法身鴉作鴉鳴鵲作鵲噪作麼生是同底道理柴要搬水要運米要生春飯要熟煮作麼生是無事底道理雲從龍風從虎水流濕火就燥夜合山前石磴幽來來往往的猶是者一道。

除歲示眾舉百丈海禪師歲暮示眾云你者一隊後生經律論固是不知也入眾參禪禪又不曾臘月三十日且作麼生折合去雲峰悅和尚云灼然諸禪德去聖時遙人心淡泊看卻今之叢林更是說不得也所在之處或三百五百浩浩地只以飲食豐隆寮舍穩便為旺化也其中孜孜為道者無一人設有十個五雙走上走下半青半黃會即總道我會各各自調握靈蛇之寶孰肯知非泊乎挨拶鞭逼將來直是萬中無一元叟端和尚云兄弟當時早有者個說話在今諸方豈堪具述據曲条木者智眼既已不明擔鉢囊行腳者信根又復淺薄爭人爭我以當宗乘行盜行姪而為佛事身披獅子皮心行野干行聞禪聞道似鴨聽雷視利視名如蠅見血傷風敗教靡不有之師曰諸昆仲看卻今之叢林轉更說不得也你看他靈山會上可有個無行業底佛祖傳燈譜上可有個不持五戒底祖師至於公然飲酒食辛人間赴應口說經法潛行貪欲一類魔子剃卻狗頭入我法中祇圖衣食裨敗如來正所謂師子身中蟲自食師子肉須知古云說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尺行解相應名之曰祖諸昆仲今朝是個小年夜抵如諸人大年夜到來又作麼生支遣且莫驕心好縱饒你才智過馬鳴龍樹慧辯過滿慈驚子三藏十二部經註得如瓶貯水千七百則公案一串穿卻纖毫識漏未盡敢道輪迴去在設若是去變大地作黃金供養你非為分外如或不然有寒暑兮促君壽有鬼神兮妒君福珍重弁山結制示眾打三七明朝二七又起今將佛殿更作禪堂與諸昆仲結法因緣已證者脫黏內伏未證者正好精進乃舉昔有比丘厭喧求靜向深山古室中夜坐偶一小鬼拖一死屍從外而入復一大鬼隨至小鬼方置死死欲噉大鬼向前爭食二鬼爭奪不已便請比丘作証比丘恐懼私自曰若畏大鬼則犯妄語罪不若從實証明乃曰此實小鬼拖來大鬼瞋怒將比丘左臂拔下小鬼拔死屍左臂湊上大鬼又將比丘右臂拔下小鬼又拔死屍右臂湊上如是大鬼以左右兩腿拔下小鬼亦如是湊上二鬼將比丘新肉一齊飽食而去比丘豁然如睡夢覺如病出汗見身如故獲心清淨證無漏果大眾且道比丘所悟底是個甚麼已證未證不妨再證取看。

因事示眾舉華嚴經云心不妄取過去法亦不貪著未來事不於現前有所住了達三世悉空寂又云識心達本源故號為沙門每見一類假衣竊食之流不知最初如何出家如臭鴉趣食的相似身在樹上心存冀中真箇可憐生古聖出家等身世若幻夢視名利如雜毒孜孜業業惟道是崇親近有德動歷寒暑或十年二十年不動不變成大器播美名今其不然最初出家全無正信猢猻子全然不死一味以聰明伶俐業識之心當為已躬實際身在叢林心存朝市或因口腹攀緣或因貨利奔競至於星相醫卜靡所不為或

時東探靜室西探道場甚至於據大位稱宗師者將錢買院結好貴人苞苴骯髒百種營謀東處坐席未溫西處又安職事南地一法子北地一當家蒼天蒼天何緣至此人生幻寄大夢有幾不見雲居膺禪師將示寂職事云和尚將後誰繼住持師拈筆大書堂中簡主事五字擲筆而逝職事僧初意第二座不知囑簡也及簡臨事號令皆不從簡察知拂衣著草履下山忽空中有神作悲哀聲曰和尚去也眾始懼趕至瑤田庄哀懇請回及回空中神忽作歡喜聲曰和尚來也咦此與謀住持底當何如哉又即菴禪師始登雲居時先夕宿瑤田庄夢伽藍神安樂公曰汝與此山祇有一粥緣明午至寺晚參罷會同袍二僧鬥狼聞於寺司凡新到例遭斥逐師深切疑訝後開法已老住歸宗蜀士有官達於朝者與師親厚以雲居虛席請師補處師欣然承命將復徵往夢境至瑤田庄而寂又前定錄云韓晉公在中書因召一吏不時至公怒將撻之吏曰某有所屬不得遽至乞宥某罪公曰宰相之吏更屬何人吏曰某不幸兼屬陰司公以為不誠怒曰既屬陰司有何所絀吏曰某土三品已上食料公曰若然我明日當以何食吏曰此非細事不可顯之請疏於紙過後為驗乃如之而繫其吏明旦遽有詔命既對適遇大官進膳有糕糜一器上以一半賜公食之羔又以賜之既而腹脹歸私第召醫者視之曰食物所壅宜服少橘皮湯至夜可啗漿水粥明日愈思前夕吏言召之視其書則皆如其說公因復問人間之食皆有籍耶荅曰三品已上日支五品已上而有權位者句支凡六品者季支其有不食祿者歲支古德常云一飲一啄皆有數分豈偶然哉正信出家之士作此無慚德可乎速當自勉。示眾舉高峰妙禪師示眾云海底泥牛啣月走崖前石虎抱兒眠鐵蛇鑽入金剛眼崑崙騎象鷺鷥牽此四句中有一句能縱能奪能殺能活若人檢點得出許汝一生參學事畢師曰高峰抖擻屎腸無非為禪家抽釘拔楔有一等瞎漢更逐句著一頌此等瞎禿自已沒眼又帶累他後人可謂知恩者少負恩者多雲門今日將法華鼻孔穿來亦有四句諸佛未出世天傾東南祖師未西來地虧西北佛法遍天下南有萬斛舟談玄口不開北有千人帳此四句內亦有一句能縱能奪能殺能活若人檢點得出亦許你一生參學事畢還有麼眾無出師擊如意孤負山僧。除夕示眾古人烹露地白牛與大眾分歲未免將常住物當人情今日藥山初住雖百種荒唐卻有一些供養堆得盤滿得盞的是木札羹搓得圓捏得匾的是鐵酸餡苟有箇漢一咬粉碎藥山功不浪施若或粘牙搭齒莫道沒有事在。

小參

上方入院小參永嘉謂建法幢立宗旨明明佛敕曹溪是第一迦葉首傳燈二十八代西天記所謂有為雖訛棄之則功行不成無為雖真趨之則聖果難剋若論建法幢立宗旨華嚴云雖得諸佛平等智而樂常供養佛雖入觀

空智門而勤集福德雖離三界而莊嚴三界雖畢竟寂滅諸煩惱焰而為一切眾生起滅貪嗔癡諸煩惱焰雖知諸法如幻如夢如影如響如燄如化如水中月如鏡中像自性無二而隨心作業無量差別雖知一切國土猶如虛空而能以清淨妙行莊嚴佛土如此方是現前大眾請入上方之本意也且如何是沙門為法為生的本意良久曰將此身心奉塵刹是則名為報佛恩。

弁山入院小參山僧憶自辛巳冬月送先老人入塔後浪跡江楚十有七載幾欲歸來拈一瓣香竟未如願年來病懣通身拋卻兩處院子準擬活埋廬阜以息殘喘不意逼來到者裏自揣孤陋不敢飾辭適承諸公請法山僧子細思量說箇甚麼即得若說真如佛性菩提涅槃是繫驢橛子若說向上向下是諸方掉下的麻根槩滓若說乾屎橛麻三斤柏樹子東山水上行炙豬左膊上總教作今時鑽破卦文兄弟多是久歷諸方潛牙伏爪的山僧又無印板上打來模子裏脫出的畢竟說箇什麼即得設謂今日請說些新鮮佛法但向道今日入院事忙。

晚參拈拄杖曰長言短語答去問來不令人墮狂見知解便令墮荊棘林裏無指示無標的不令人墮黑山鬼窟便令人坐在淨白地上今晚倒腹傾腸八字打開待汝諸人立地搆去還有具金剛眼睛底麼有僧方出禮拜師便起身歸方丈。

晚參盡虛空遍法界是箇大地獄未審諸仁者如何出脫沉空滯寂者是寒冰鐵柱舉止妄動者是劍樹刀山焦煩燥燥者是火坑油鍋語言學解者是刀割鋸[金*解]思而知慮而解是柰河鑊湯有趣向有依倚是碓搗磨磨且學道人有何三昧能出諸獄。

晚參師屈指云結制已九日起七已四宵拈起拂子又道穿卻你諸人眼睛放下拄杖又道壓碎你諸人髑髏今也不拈拂子亦不放拄杖平實商量商量看遂熄兩燭倒插爐中復脫一鞋覆香爐上且道者是箇甚麼義一僧纔出師便歸方丈。

古洞山晚參若論此事太煞現成因甚卻成難去蓋你無量劫來熟習濃厚情濤識浪膠膠固固流浪前塵以至如此幸今不昧知有生死可怖妙悟可期入此門來苟能放下孃生面皮換轉從前鼻孔將生死兩字撮在眉毛尖上提箇本參話頭心心爾念念爾逼將去正向去不得處或聞聲或見色一日豁然本自圓成非從他得雖然如是此正喚作獠狂子之方診一時之痛祇如本來人還假修證也無良久云大唐天子不肚饑無限陸沉遭渴死。夜參舉黃檗和尚曰塵勞迴脫事非常緊把繩頭做一場不是一番寒徹骨爭得梅花撲鼻香雲門老祖曰豎起脊梁生鐵鑄下面皮莫回顧猶如象王脫金鎖若不如何劫悟雖則應病施藥可謂醫王妙手若是具百千三

昧大總持法門別有一偈只是被口唇舌根礙了待拄杖子出來作箇通事

一三八 柳拙川中兼兼〇〇

舍人以拄杖向空畫一圓相。於此透得洞山分付你拄杖子。夜參以杖左卓曰昏散重底者邊立右卓曰昏散輕底向者邊立眾左右分立師復云左底左立右底右立中間意旨各道一句看眾無出驀豎拄杖曰者一夥瞌睡漢總不伶俐一齊打散歸方丈。夜參師以石灰畫一圓相於地問眾曰二七將完各各向者裏通箇消息看道光出眾以坐具覆卻師曰是何意旨光曰夜深天寒請和尚歸方丈師把

住連打七棒曰者是僧堂裏且只打七棒便回光復呈偈曰艇釣寒江月一簑縱橫文彩意偏多花機傾落千波隱爭柰魚龍識水向師曰更要棒喫。弁山晚參舉僧問洞山寒暑到來向什麼處迴避山曰何不向無寒暑處迴避僧云如何是無寒暑處山曰寒時寒殺闍黎熱時熱殺闍黎曹山霞因僧問熱向什麼處迴避山云向鑊湯爐炭裏迴避曰鑊湯爐炭裏又作麼生迴避山云眾苦不能到師曰一人向忘功罷位處垂手一人向古鏡潛輝處出身可煞穩坐家堂封疆迴絕檢點將來畢竟圓活者僧不得設問弁山寒暑到來向甚麼處迴避但向道在你頂[寧*頁]上迴避或云因甚在學人頂[寧*頁]上迴避更向道要為你眼裏拔屑腦後抽釘。

夜參舉昔有僧在古德會下住一夜在眾拊掌呵呵大笑云我大悟也我大悟也凌晨古德上堂云大悟底僧出來僧出德云你見箇甚麼道理稱大悟僧云師姑元是女人做德便休去師曰者僧大似貧兒暴富未免虛張聲勢古德惜乎無換命奪胎的手段致令後世往往循途守轍魚魯刁刀者何限弁山者裏滿堂龍象起七來或聞聲解脫或見色知歸不少其人只有一種黑漆皮燈籠見色如盲聞聲如聾無可柰何驀豎拄杖曰還知麼者一夥瞌睡漢不打更待何時遂一齊打散歸方丈。

結制晚參諸昆仲還知麼空劫來事只是如今須知如今底事即是空劫底事如今了去即空劫事了如今不了則大有事在古人道堂內坐禪堂外禪坐又曰終日忙忙那事無妨又曰一時不在如同死人即今眾職如此殷勤莫不為汝諸人助成道業參學高流大須仔細。

除夕小參瞬息一週今又盡百年好向此中看塵勞碌碌如陽燄識念紛紛似火團碧嶂只聞玄鳥集黃泉不見去人還殷勤報與諸禪侶莫把光陰作等閒。

元潔瑩禪師語錄卷第六終

普說

洞山告香普說若論此事本自現成不假修為無容造作擬求轉遠趣向即乖互古互今了無向背所以道神光不昧萬古徽猷入此門來莫存知解知解者何乃意識偷心耳亦謂之世智辯聰教中尚且最忌況祖師門下故永嘉謂損法財滅功德莫不由茲心意識你看他世間多少好人向閻浮提有佛法世界被箇聰明伶俐心誤都道我知我解瞞過一生只如出世間人視身世如浮雲棄所重如敝屣心形易俗發足超方訪明師近高德所為何來莫不皆為曠大劫來迷頭認影生生死死輪迴不了底公案諸佛諸祖遞相出興開示悟入謂之一大事因緣若欲脫此輪迴生死參須真參悟須實悟不可認箇昭昭靈靈門頭戶底見聞覺知強作主宰底以為究竟此或曲盡床上老禿頭不得已要汝直下知有不向外求底初心方便如其執定將為是了何異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頷不見楞嚴會上阿難認能推者為心世尊阿他認賊為千長沙和尚亦曰學道之人不識真只為從前認識神無量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果是真正道流必欲破此生死結元將平昔所知所解蘊籍得底一拋拋下放教百不知百不會如箇喫得飯的死人一般卻教生處熟熟處生瞠開兩眼捏定雙拳將通身一具骨節八萬四千毛竅併作一箇本參話頭頓在面前如遇著歷劫生冤家相似一扣扣定永不放捨亦如獨自秉一柄金剛王寶劍在百萬軍中求出路相似一切利害總莫管他稍若顧著些見則心弱膽怯不濟事也直把者見聞覺知底偷心揮教淨盡無餘不知喫飯不見穿衣不知行不知坐便是好時節也此時要知不可坐住耽著靜境恐其一切魔境喜樂悲哀隨念而入佛亦難救縱遇佛菩薩境現前也與一揮猛著精彩極力揮到措手不及處奮命一揮直教虛空粉碎大地平沉死去十分醒轉眼來不妨向見聞覺知裏呵呵一笑無事不了方知佛祖無有瞞人底道理古今善知識無有欺人底心行正所謂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甦欺君不得始可與祖師門下解粘去縛敲枷打鎖有喫棒分如其自不努力無決定志無勇猛心似信不信如存若亡要他無量劫來獼猴死業識心破輪迴念空到大休大歇大安樂田地不啻身在家庭而欲到帝京口說心不行終無可到底日子亦不可謂空境空心忘我忘物當為究竟縱空得心若淋過死灰一般忘得形似朽株槁木無二有甚用處縱爾一念萬年一劫萬劫至於八萬四千劫大定也不過是落空亡底外道魂不散底死人於此事上了沒交涉況復亦有未到他死灰槁木田地者無明現行念念不停識火交煎新新不住生大我慢不覺其非此喚作業鬼賊住若不真實體究一番打教徹去是自暴自棄自哄自瞞自甘沉淪喚

作愚癡狹劣眾生向衣線下錯過時光錯到眼光落地之時心漏未盡毫釐差忒又不止千生萬劫錯過也待出頭來再欲真參實悟要了者箇生死業識知是幾時可惜可惜。

上方普說擊如意曰諸昆仲結制來一月已且道者箇還有許多禪道佛法麼還有許多凡情聖解麼還有許多惡知惡覺麼既總不得還向者裏安得箇名立得箇字麼所以古人道未得箇入處須得箇入處既得箇入處又須求箇出處始乃安閒不居惑地達磨老祖來我東土為法求人九載嵩山三拜而起只接得箇斷臂老子此是第一箇不受惑底樣子也今人信根淺薄一向情見識測浪走前塵朝三暮四逐外馳求空增迷悶看他古宿一踢到底的大梅參馬大師問如何是佛大師云即心是佛便去住山後大師令僧問見箇什麼道理便住此山梅云大師向我道即心即佛僧云近日大師佛法又別也梅云作麼生別僧云又道非心非佛梅云者老漢惑亂人未有了日在任他非心非佛我只管即心即佛此是第二箇不受惑底樣子也金陵玄則禪師從青峰會下往參法眼眼問甚處來則云青峰來眼云青峰有何言句則云學人問如何是學人自己他道丙丁童子來求火我便會得眼云你作麼生會則云丙丁屬火火來求火如將自己覓自己也眼云恁麼會又爭得則云某甲只與麼未審和尚如何眼云你問來與你道則理前問眼云丙丁童子來求火則於言下大悟方始休歇獲大總持此是不自欺枉底第三箇樣子也又僧問歸宗如何是佛宗云我向汝道恐汝不信僧云和尚誠言焉敢不信宗云即汝便是進云如何保任宗云一翳在眼空花亂墜僧從此悟入你且道者僧悟得箇甚麼又不見水潦禮馬祖問如何是佛法大意祖便一踢潦起來呵呵大笑曰百千法門無量妙義向一毫頭識得根源去後來上堂每云自從一喫馬師踢直至於今笑不休有老宿尚不肯放過道何不更與一踢諸昆仲大凡參禪只要掀翻窠窟截斷命根儻若些些識漏未盡總是倚草附木再或悠悠洋洋縱有一知半解不過走到三家村裏覓箇茅菴破院便恁麼虛度一生了也汝等從今發廣大心奮決定志參須真參悟須實悟閻羅老子不管你聰明久立珍重。

打七普說山棲草搆多寡同居莫不皆為痛念生死以求決擇以結同志同期妙悟同出生死同至誠同精進乃為得也今一七完昏沉散亂尚未清楚便要放一放參若是真為生死者那裏分晝分夜分七分五一日不明便一日過不去如何一期還未動頭便見一箇箇鬆鬆懈懈如此參禪學道也大難在山僧向在方外多見此輩初發心本無為究竟生死之念不過見禪師名目好聽也入眾參禪打坐先幾日還有些精彩及至過了一七二七三七便恁麼挨過了至於一兩期疲疲搭搭日久歲深叢林裏混得熟不思深進一箇體面心放不下半青半將箇強作主宰底茫茫業識以謂是了便道我是禪師今見眾兄弟不畏深山清苦動經千百里跋涉來此箇箇都有些氣息以故山僧監了一七昨借古人策進偈云學道如鑽火逢煙未可休直待金星現歸家始到頭如此明白還亂打之邊也教是參禪底衲僧誠可恥也

古人痛念此事朝不眠夜不睡設出種種計較或不敷床凳或不展被單或足不離地或以頭觸柱或引錐自刺或懸梁柱經行或以禿鍼刺股甚至於食纔接氣身不求煖脅不至蓆節食卯齋拚一生不學佛法拚一生做箇癡呆漢畢竟要者著子明白種種磨鍊種種自勵豈有他哉只期了證了悟慶快平生而已不是以一機一境一箇歡喜為自足者所以古云成辦此事須是生鐵鑄就底漢子始得豈欺人哉況今箇箇離了師長父母拋了至恩至愛至放不下者也教放下此山中莫是為三餐薄粥兩箇普梆麼莫是為一碟蠶半盞冷豆渣麼大家檢點檢點看還知慚愧麼結制已是半月去了看你們一期完了做得箇什麼出堂再到他日做得箇什麼出山悠悠洋洋只恐向後遇著舊知舊識還是舊日底一箇無知痛癢漢耳可惜可惜天寒珍重。

因事普說夫屬招提者眾僧共有之物也禪堂者眾僧辦道之處也結制者為曠劫來生生死死路頭不明結束身心之所設也既入堂已工夫不能成片故又有結甲打七剋期取證之舉山僧向在林下竊見叢林不體先聖垂範假眾僧結制打七之名以為取利肥身之券化檀越夜供謂之放忒殊不知此是滅滅佛祖慧命之肇也若以暮夜小食豐隆為得計何不移於日用普心事眾無所置給得不謂之滿足菩提行耶凡人一切昏懵愚濁莫不皆以飲食過分蔽塞妙明故良家子弟善教導者食必有節睡必以時況出世間人心期至道以無大不大底一件事不得了悟不能廢寢忘餐而反暮夜取口食豐隆矯意亂神豈為得計古人雪山麻麥支命衣取蔽形穴處巖棲剝情泯智年三歲四動經莫紀律中嘗謂過中食令餓鬼聞碗鉢聲咽中火起故飲食之多有妨道業近今時弊夜餐豐饒餽釘煎煮猶盛午齋大家喫了昏沉瞌[目*充]磨遣不去如跳神舞鬼的一般轟轟儼儼一七又是一七不覺一期便了哄得一起無正因底閒神野鬼一箇瞌[目*充]醒來作一首偈念一首詩也道悟了或體面心放不下底如猜謎一般一猜猜著一則公案一箇歡喜便道我無疑了及至日久歲深從前些須境界一點滋味也無被無面目辣手腳漢一搗搗住卻去不得又重新參重新究此還是不肯自欺自瞞底真丈夫只有一種自昧心底瞎禿不求深進胡揮亂霍高譚闊論以謂無敵於天下者一盲引眾盲相牽入火坑誤賺他無限初心好人墮野狐隊中以故山僧每見真正道流不能透脫又有大志氣不啻倒懸之憂如出諸已每嘗痛切有言凡建叢林立法幢僧堂如意四事無虧不在暮夜豐隆貴在心清神肅猛力話頭自應廢寢忘餐剋期了辦不見古人聞鄰壁暮夜碗鉢聲乃嘆曰滅佛正法五百年難道彼亦不成辦道業乎雖然如是肇公有云夫談真則逆俗順俗則違真違真故迷性而莫返逆俗故言澹而無味緣使中人未分於存亡下士拊掌而弗顧山僧今此無味之談但可與智者道而弗可與愚夫言恐其未分於存亡而撫掌弗顧者亦多矣珍重。

垂語

猛火聚中因甚不藏。
既到寶山因甚空手而歸。
腳跟點地底因甚不知下落。
鼻孔遼天底因甚被人穿卻。
有口有舌底因甚道不得。
離卻行在坐臥作麼生行履。
啞子話古今是何章句。
春來草自青因甚朽木不芳。
智有窮幽之鑒古哲因甚不辨劫灰。
神有會物之功今人因甚觸境茫然。
盡大地是箇無孔鐵槌試問諸人在椎內在椎外。
佛身無為不墮諸數因甚又有三十二相。
上無佛道可成下無眾生可度底人因甚喚作無慚媿漢。
威音已前且道者片田地是什麼人作主。

代語

師居匡廬垂問八則眾下語不契嵩旭禪師徵問請師復答

問五老峰鎮日團圞商量何事代曰近日王令稍嚴(徵)商量不無阿那箇側耳親聞。
答患聾作麼。
問聲不是聲即今水流風動喚作什麼代不可為人更下註腳(徵)水流風動且從祇如雲散水流去寂然天地空又作麼生。
答吽吽。
問無功之功效不虛棄因甚土木瓦石不成道果代太平無朕兆(徵)土木瓦石不成道果只如塵說剎說又作麼生。
答許你親見作家來。
問有功之功效皆無常因什又教參禪學道代若將未歸意說與欲行人(徵)參禪學道固屬功勳祇如禪道淨盡又向何處辨伊端倪。
答三十棒自領出去。
問高高山頂立底人因甚下不得代不遊花下路(徵)坐著即不堪設若按下雲頭又將何處措置他。
答著槽廠去。
問深深海底行的人因甚出不得代豈肯戀芳叢(徵)要出也不難設若海枯水涸又教他向何處蹲身。

荅通途藏不得遍界絕遮攔。

問深宮不宿草店不居如何是此人住處代行不越戶坐不當堂(徵)深宮草店固不安棲若也渠無國土何處逢渠。

荅○會麼。

問有一人千萬人中不背一人有一人千萬人中不向一人阿那箇堪承磨琢代敏手無廢器離文便喪淳(徵)雕琢一任只如不向一人不背一人底人還解喫飯也無。

荅適來有人恁麼問已打趁出了也。

建安國主六問上百丈瑞老和尚值已入滅一初禪師請師代荅

問洞山得雲巖寶鏡三昧以此荷法即應以此建立宗旨何又別設五位君臣豈三昧不足以盡施張耶。

師荅云莫謗洞山好。

問百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大師既當主位還效古人親躬作務也無。

荅不將家醜外人揚。

問古人插一莖草建梵剎已竟了心子今豎一指為百丈湧起重重樓閣大師還在裏許住也無住則隨人起倒不住則荒卻祖院孤負來意了也。

荅有勞道用。

問人死留名豹死留皮未審虛空消殞留箇什麼。

荅獨露大雄峰。

問人飲水則知冷暖為甚柳眼垂青桃腮呈笑覲面不見喚作瞎漢得麼。

荅不許夜行投明須到。

問了心子有顆無價寶珠出賣又不作貴賤不得語默請師酬價若道得即置之雄峰絕頂而作供養道不得收入無盡藏。

荅誰敢埋沒。

石田上座問

鯤化鵬眼在魚化龍鱗在生化死何在。

師荅云通途無影象遍界不曾藏。

饑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藥山化主因甚不受甘贄錠金。

荅寧知魚腹劍要斬不乎人。

悟了同未悟歸家尋舊路未審早晚從那邊來。

荅日出海門東扶桑最先照。

暫時不在如同死人為復是已悟人底事未悟人底事。

荅大唐天子不肚饑。

賊不打貧兒家臨濟因甚見僧便喝德山見僧便棒。

荅知恩者少負恩者多。

僧請益七問

暗中樹影水底魚蹤明眼人因甚不見師。
荅循途亡侶伴密室不挑燈。
是法住法位因何象王之膽不定局。
荅黃河九曲。
離匣寶劍為斬不平因何臨濟吹毛揮佛祖。
荅寰中天子敕塞外將軍令。
犀因翫月紋生角象被雷驚花入牙意作麼生。
荅鷺翻荷葉雨麥秀捲簾風。
古德云心月孤圓光吞萬象因何被天狗食卻半邊。
荅法出好生。
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因甚有三玄五位。
荅將謂闍黎兩眼明。

明遠座主參問

芭蕉因甚聞雷而長。
師曰腐草逐流螢。
磁石為甚見銕疾上。
師曰貓兒愛捉鼠。
鵠非洗白烏非染成各有原由為甚虎生豹子。
師曰南地橘北地枳。
椒花係是天資物因甚女人摩觸繁蠡如是。
師曰榮辱不隨無馬客是非偏向有錢家。
一切人造業被閻羅老子賞罰祇如閻羅王還有罪過也無。
師曰都城紙貴。

僧請益鏡清八問

時至草薳無一物為何有盈餘。
師曰平蕪盡處碧天寬。
盡乾坤不出一剎那今時人向什麼處辯明。
師曰錯過也不知。
無神通菩薩為甚麼蹤蹟難尋。
師曰家裏無奴婢。

辨得親疏底人為什卻被親疏不肯。
師曰猩猩草鞋。
明知生是不生之理為甚卻被生死之所流轉。
師曰葫蘆浪裏顛。

機緣

僧問如何是向道莫去師曰長安竟日無人到曰如何是歸來背父師曰月沉滄海沒西東。
僧問如何是救即雙目不睹師曰動絃別調曰如何是不救則形影不彰師曰葉落驚秋。
僧問牛頭未見四祖為甚百鳥啣花師曰國富自民殷曰見後為什麼不啣花師曰人貧兼智短。
僧問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師曰我家是廣陵曰祇如純清絕點時如何師曰我者裏無者閒家具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客作漢。
僧問如何是翻身一句師曰虛空[跳-兆+亨]跳曰正翻身時如何師曰粉碎觸體曰翻身後如何師曰山上雲澗下水。
師拔蘿蔔次有僧問學人誦金剛經不明四相乞師指示師曰你那裏人曰湖廣師曰此是我相復指蘿蔔曰你那裏有者箇麼曰有師曰此是人相復曰者箇喚作什麼曰蘿蔔師曰此是眾生相若喚作蘿蔔入地獄如箭速道速道僧擬議師曰此是壽者相僧喜躍作禮而退。
僧問作麼生是沿流不止問如何師曰倚天長劍逼人寒如何是真照無邊說似他師曰大地血淋淋如何是離相離名人不稟師曰可惜許祇如吹毛用了急須磨又作麼生師打曰者驢漢打殺千百箇有什麼罪過直打出方丈。
僧問至道無難唯嫌揀擇還揀擇是不揀擇是師曰山僧有口祇堪喫飯。清侍者請益三種滲漏師曰莫管滲漏不滲漏你自己事作麼生曰不守自己師曰此是見滲漏曰受用活鱗鱗師曰此是情滲漏脫體道一句來曰萬機收不得一句豈能該師曰此是語滲漏清擬進語師連拳打出。
僧持穀山中也和尚垂問夜半一天紅日朗為甚天明依舊黑漫漫請師代師曰石虎產麒麟泥牛吞玉象。
師過新昌洞山已任西堂與眾謙讓不做主人師曰釋迦老子生下便手指天地道唯我獨尊任曰智度直下承當又將和尚置甚麼處師曰全得汝力。
僧問如何是死句師曰者是拄杖子如何是活句師曰跌作三千段如何是位師曰泥牛眠古井如何是機師曰石虎入羊群如何是機不離位師曰弄潮人在潮中死如何是離位之機師曰一箭過新羅僧拜起侍立師伸手索曰還有麼僧無語師便打。

師一日到省建安王請會方坐定王曰儒書中唯上智與下愚不移適來商略俱不暢快請師教之師舉首笑曰殿下會麼王曰不會師曰會則上智與不會則下愚不移王沉吟連點首笑曰妙妙少間齋次王又曰適早一僧從雨中來不肖問他從什麼處來他道從雨空裏來不肖曰祇如傾湫倒嶽又作麼生來其僧無語不肖曰好與三十棒可當也無師云者僧擡王曰當時去也師曰三十棒教誰喫。

雪日問僧雪覆大千還有不白處也無僧曰有師曰作麼生是不白處僧曰杲日當軒師曰未在僧曰和尚又作麼生師曰乾坤無朕跡大地沒蹤山。師在天台眠石師與破閣師廊下論三量師從傍過眠把住曰正要箇同流論三量師豎起拳曰者是那一量俱無對師拂袖曰將謂同流。

師在崆峒同眾圍爐次一僧問古德曰火爐頭有箇無賓主話請兄布施師曰到我舉也未僧罔措復問師曰我為汝眉毛落了幾莖克歸曰燒卻了也師曰道我眉毛在什麼處歸打一掌師曰又道燒卻了連掌掌出。

弁山老和尚舉僧問洞山蛇咬蝦蟆因緣問師曰為甚救即雙目不睹師曰瞎山曰不睹已瞎了師曰今日也不得孤負和尚隨呈頌二首救即雙目不睹頌曰王人夢破一聲雞古鏡臺前不展眉徹曉任教紅日冷不將白髮混塵泥不救即形影不彰頌曰玉鼎調寬四海寧干戈不動自昇平凌煙傑閣煙籠曉任運相將不得名。

一日堂中打鐘山問眾曰什麼聲一僧云鐺山曰說得道理好一僧云寂山曰說得道理好又問師師曰說得道理好山打一竹篋。

圍爐次山舉古德曰火燄為三世諸佛說法三世諸佛立地聽問眾畢師從外至山復舉問師曰他等都道不得你來分析看師躬前問訊曰贛城紙貴一狀領過別有顧問再乞垂慈山打一火箸師便出。

一日大雪山問正恁麼時如何師曰迴然無異色山曰日出後如何師曰那更有蹤出。

常住牛死山垂問曰既是常住底牛因甚死了師曰懶耕祖翁田地豈拖今世犁耙復頌曰懶耕祖翁田地豈拖今世犁耙好笑黃頭碧眼羊車鹿車牛車。

山示寂後師送龕至弁山回寓濟生菴有小西天數梵僧至謂通佛法余中丞與眾居士請師勘過師豎起一指梵僧豎兩指師畫○相梵僧於中添一點師以手抹卻梵僧以手點胸曰都說者箇心那師謂眾曰莫被他謾好。師謁天童悟和尚與數起新到人事次童問汝等都是那裏一僧曰某甲在浮山住靜童曰山也是動底住箇什麼靜僧無對童顧師師曰動也動也便禮拜童打一棒次日石車禪師自金粟來謁天童到客樓相看乃曰汝諸公為老人來者為朝海來者師曰也有為老人來者也有為朝海來者車曰且道觀音菩薩在什麼處師鳴指一下曰只是不許作道理會車便掌曰誰不知汝是弁山來底師曰識甚好惡。

一日挑萬工池有僧號鹽梅者欲與師說話不得忽在後高聲喚曰那禪師看腳下師轉頭曰一日到夜不知蹋殺多少梅便喝師曰還亂叫。

師問僧本分事如何僧曰昨日今朝師曰未在僧曰未在什麼處師曰昨日今朝又問賓即不問如何是主師曰今夜不答話曰不落正偏請師道一句師曰沒者閒工夫。

僧問新年頭人人都遊山未審妙峰頂作麼生遊師曰何不問山僧僧擬重舉師劈胸一拳曰古佛過去久矣僧禮拜師直打出又僧進問善財童子參德雲比丘七日不見因什在別峰相見師曰古路草漫漫僧便拜師曰你見箇什麼道理便拜僧擬開口師亦打出熊百子居士入山師曰侍者因甚不先通知士曰嘗聞古尊宿有護法檀越入山土地神預報師曰妖不勝德士沉吟復問如何是非非想處師曰居士家中有人相喚又問如何是此君軒師曰何得當面昧卻士曰莫就是主人公麼師曰正是奴兒婢子。

僧問文殊七佛之師因甚出女子定不得師曰昨日天晴進曰罔明因甚出得師曰今朝下雨。

虎巖主拂參問急切相投句請師通一音師曰天曉無覓處曰恁麼則新豐無絃韻虎巖也解拈師曰歸家莫問程巖便拜師曰偏處不逢玄中不失祇如正位作麼相見巖側身拱立師便歸方丈巖歸客位明日師問祇如金鳳不棲無影樹澄潭豈墜於紅輪又作麼生巖曰丹山生鸞鷟鐵象產麒麟師休去。

師過法昌冰鑒禪師問如何是金針師曰若將耳聽終難會昌曰如何是玉線師曰夜半繡鴛鴦天曉無蹤跡昌曰如何是妙峰孤頂師曰打殺老僧不向你道昌曰必要更道師曰任從滄海變終不與君通昌曰祇如別峰一句又作麼生師曰大家在者裏。

僧問古德曰紅塵堆裏即是山居和尚為什麼隱山師曰舉眼盡是兒孫事進曰古德一生不見人時如何師曰何處孤負汝進曰隱山是不隱山是師曰分身兩處看。

僧問從上公案即且置只如透網金鱗如何下釣師曰無者閒工夫進曰恁麼則辜負學人去也師曰可惜不知恩曰誰是知恩者師曰大地沒饑人僧便作禮。

黃白峰居士謁師問曰久響和尚及至到來卻又不見師曰甚處去也士曰遍界不曾藏師曰又道不見士復曰諸佛未出世鼻孔遼天出世後音信杳然和尚出世後如何師曰滿眼滿耳絕消息士曰如何是洞山無孔笛師良久曰聞麼士曰白峰無孔笛聲高會者稀幸遇知音者故向洞山吹師曰如何是白峰無孔笛士亦良久師曰少有知音士遂歸客位復至師曰死水不藏龍活水龍不住龍在什麼處士曰和尚見麼師曰念汝新到且坐喫茶隨盤桓數日以偈辭師曰寶鏡堂前面目親眉毛傳得老師心逢人鍊蒺藜相贈說是新豐最上珍師以偈贈曰古殿風高萬象寒海天雲樹雪漫漫雙雙鳥履衝陽燄自是心安境亦安。

元潔瑩禪師語錄卷第七終

拈古

舉僧問長慶有問有答賓主歷然無問無答時如何慶曰怕爛卻那僧問睦州有問有答賓主歷然無問無答時如何州曰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

師曰二老較儉不較奢洞山但向道心不負人而無慚色。

舉黃檗示眾云汝等諸人盡是嚙酒糟漢與麼行腳何處更有今日還知大唐國裏無禪師麼時有僧問祇如諸方匡徒領眾為什麼卻道無禪檗曰不道無禪祇是無師。

師曰黃檗雖則眼蓋乾坤氣吞寰宇要且太煞嘮囉還有知黃檗落處的麼良久曰險。

舉百丈每上堂有一老人常隨眾聽法眾退老人不退丈問汝何人也曰吾非人也於過去迦葉佛時曾住此山因學人問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某甲對曰不落因果遂五百生墮野狐身今請和尚代一轉語貴脫狐身丈曰問來乃問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丈曰不昧因果老人言下大悟作禮曰某甲已脫野狐身住在山後敢乞依亡僧事例丈合維那白椎告眾食後送亡僧眾驚異食後丈領眾至山後巖下以杖挑出一死野狐乃依法火葬。

師曰叢林盡道不落墮因果不昧脫因果洞山敢道饒你總不恁麼道亦未嘗脫得他野狐身在且道利害在甚麼處貪觀天上月失卻手中橈。

舉梁山觀禪師因僧問家賊難防時如何山曰識得不為冤曰識得後如何山曰貶向無生國裏曰莫是他安身立命處麼山曰死水不藏龍曰如何是活水龍山曰興波不作浪曰忽然傾湫倒嶽時如何山下座把住曰莫教溼卻老僧袈裟角。

師曰家清顯孝子國戰有謀臣當時梁山只少一著且道少那一著良久曰休瞌睡。

舉雲居膺禪師上堂曰如人將三貫錢買一隻獵犬祇解尋得有蹤蹟的忽遇羚羊挂角莫道蹤蹟氣息也無僧問羚羊挂角時如何居曰六六三十六曰挂角後如何居曰六六三十六僧舉似趙州州曰雲居師兄猶在僧便問羚羊挂角時如何州曰九九八十一挂角後如何州曰九九八十一僧曰請和尚指示州曰新羅新羅。

師曰一人高高山頂立要下下不得一人深深海底行要出出不得好各與二十拄杖何故一對無孔鐵鎚。

舉仰山坐次大禪佛翹一足云西天二十八祖亦如是唐土六祖亦如是天下老和尚亦如是某甲亦是山下禪床打四藤條後到霍山自云集雲峰下四藤條天下大禪佛參霍山云打鐘著禪便走去。

師曰霍山當時待他恁麼道便好捺倒亦只打四下管教者漢更疑三十年去在。

舉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曰無僧曰上至諸佛下至螻蛄皆有佛性狗子為甚卻無州曰為伊有業識任著云錯又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曰有僧曰既有因甚又鑽入者皮袋裏州曰為他知而故犯著云錯。

師曰浩浩商量者極多錯會者不少洞山要與趙州老人相見下得兩錯未審諸人如何與洞山相見。

舉玄沙和尚示眾曰深山懸巖千年萬年人跡不到處還有佛法也無若道有喚甚麼作佛法若道無佛法卻有不到處。

師曰恁麼說話可惜狼藉。

舉趙州問南泉知有的人向甚處去泉曰山前檀越家作一頭水牯牛去州曰謝師答話泉曰昨夜三更月到窗雲峰曰南泉若無後語洎被打破蔡州徑山曰雲峰老人失卻一隻眼殊不知只因後語當下打破蔡州。

師曰雲峰看樓打樓徑山因孔著楔若約衲僧眼目敢保俱未夢見在且道洞山有甚長處良久曰獅子不食鷗殘俊鷗不打死兔。

舉藥山晚參不點燈乃垂語云我有一句子待特牛生兒即向汝道時有僧便出云特牛生兒也祇是和尚不道山喚侍者將燈來其僧抽身入眾。

師曰藥山要此話行拗直作曲者僧看孔著楔快便難逢仔細看來大家不了洞山亦有一句子待露柱生兒即向你道或有僧出云露柱生兒也祇是和尚不道但向道我也情知你在鬼窟裏作活計。

舉丹霞訪龐居士值靈炤攜籃洗菜便問居士在否炤放下籃霞又問居士在否炤提籃便行霞便回炤歸舉似居士士曰丹霞盪炤曰當時便去也士曰赤土塗牛妳。

師曰丹霞點即不到靈炤到即不點龐公雖則冷眼難瞞也只見得一半檢點將來各與二十拄杖何故洞山門下賞罰分明。

舉趙州一日遇一婆子問云什麼處去婆曰偷趙州筍去州曰忽遇趙州時如何婆便一掌州休去。

師曰都道當仁不讓誇他婆子好手誰知正晝問金須讓趙州老漢。

舉僧問智門祚禪師蓮花未出水時如何門曰蓮花僧曰出水後如何門曰荷葉。

師曰言無展事語不投機。

舉僧問淨眾信禪師蓮花未出水時如何眾曰菡萏滿池流僧曰出水後如何眾曰葉落不知秋。

師曰承言者喪滯句者迷。

舉九峰滿禪師問新到近離什麼處曰閩中峰曰遠涉不易曰不難動步便到峰曰有不動步者麼曰有峰曰爭得到者裏僧無對峰以拄杖趁下。

師曰為人為徹殺人見血固是九峰一片熱腸可惜者僧不善為客勞煩主人若是箇衲僧但道大似不曾行腳管取者棒別有分付。

舉芭蕉徹禪師因僧問云有一人不捨生死不證涅槃師還提攜也無徹曰不提攜曰為甚不提攜徹曰山僧麤識好惡天童覺禪師曰若有問長蘆便和聲打為甚如此我從來不識好惡。

師曰芭蕉雖識好惡大似醉後添杯要活者僧不得天童不識好惡是則驅耕奪食雖活者僧未免傷鋒犯手若有問新豐但向道利劍不斬死漢若是箇衲僧管取別有生涯。

舉魯祖山寶雲禪師嘗見僧來便面壁南泉聞曰我尋常向師僧道向佛未出世時會取尚不得一箇半箇他恁麼地驢年去在玄覺拈云為復唱和語不肯語。

師曰不可更為蛇畫足也。

舉秀大師偈曰身似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六祖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

師曰秀師海底揚塵六祖空中畫彩仔細看來也是徐六擔板何故不見道我王庫內無如是刀。

舉世尊因長爪梵志索論義預約曰我義若墮當斬首以謝世尊曰汝義以何為宗志曰我以一切不受為宗世尊曰是兒受否志拂袖而去行至中途有省乃歎曰我義兩處負墮是見若受負門處麤是見不受負門處細一切人天二乘不知我義負墮處惟有世尊諸大菩薩知我義墮回至世尊前曰我義兩處負墮故當斬首以謝世尊曰我法中無如是事汝當回心向道於是五百徒眾一時投佛出家證阿羅漢果。

師曰開口成雙橛無言落二三還有為外道相救者麼維那請師代外道如何免得負墮師代曰待世尊云你以何為宗便好向道一釣便上不惟截斷世尊絡索亦免後來鑽龜打瓦那云世尊是一切智人也須救取始得師代世尊云你於我佛法中作得一箇外道。

舉為山示眾曰老僧百年後向山下作一頭水牯牛左脅下書五字曰為山僧某甲此時喚作為山僧又是水牯牛喚作水牯牛又是為山僧喚作甚麼即得仰山出禮拜而退。

師曰子承父業幸有仰山若是箇當仁不讓的但以手作牽鼻勢曰皈依佛皈依法管教聞者見者鼻痛三日。

舉百丈謂眾曰併卻咽喉脣吻道將一句來洺山曰卻請和尚道丈曰不辭向汝道恐已後喪我兒孫五峰曰和尚也須併卻丈曰無人處斫額望汝問雲巖巖曰某甲有道處請和尚舉丈便舉巖曰和尚今有也丈曰喪我兒孫。

師曰三個老漢恁麼酬對且道還有優劣也無若道有春色無高下若道無花枝有短長洞山亦道一句只是不許作道理會若作道理會喪我兒孫拈拄杖便歸方丈。

舉風穴上堂曰若立一塵家國興盛野老顰蹙不立一塵家國喪亡野老安貼。

師曰風穴將十方常住一片田地開兩路門頭與人較奢論富美則美矣簡點將來少些大人氣象洞山則不然卓拄杖曰蕩蕩皇風成一片不知何處有封疆。

舉雲居因僧問僧家畢竟如何居曰居山好僧禮拜居曰你作麼生會曰僧家畢竟於善惡生死逆順境界其心如山不動居乃打曰孤負先聖喪我兒孫又問旁僧你作麼生會曰僧家畢竟眼不觀玄黃之色耳不聽絲竹之聲居曰孤負先聖喪我兒孫。

師曰雲居好片穩密田地等閒道一句子無一點玄妙道理又爭怪者二僧錯會或有問新豐僧家畢竟如何向道居山好待僧禮拜便問伊作麼生會擬開口便棒打出亦復問旁僧你作麼生會待伊開口亦打出驀召眾云大眾且道是同是別還有定當得出的麼時有僧出禮拜起師便棒曰辜負先聖喪我兒孫。

舉弁山久默禪師室中示眾云趙州門劣不鬥勝文遠輸卻胡餅一箇弁山今日鬥勝不鬥劣時有僧曰我是獅子山曰我是文殊僧曰我是釋迦山曰猶是山僧七代孫。

師曰趙州弁山二老雖則眼空宇宙只在輸贏勝劣裏著倒不能坐斷天下人舌頭洞山今日也豎箇義未審諸人如何相委良久曰我害癡西堂率眾禮拜師便起身。

舉鏡清問靈雲混沌未分時如何雲云露柱懷胎清云分後如何雲曰如片雲點太清裏清云祇如太清還受點也無雲不對清云恁麼則含生不來也雲亦不對清云直得純清絕點時如何雲曰猶是真常流注清云如何是真常流注雲曰似鏡常明清云向上還有事也無雲曰有清云如何是向上事雲曰打破鏡來與子相見天童覺和尚云分與未分玉機夜動點與不點金梭暗拋直得一色純清未是十成安穩且道打破鏡來向什麼處相見清秋老兔吞光後湛水蒼龍蛻骨時。

師曰天童古佛大似花裏呈春化工巧手直饒臨摹得出轉失本真若是打破鏡來相見端的未得在試問諸仁畢竟作麼生是打破鏡來相見的時節良久一齊打散歸方丈。

舉仰山一日有梵僧從空而至山曰近離甚處僧曰西天山曰幾時離彼僧曰今早山曰何太遲生僧曰遊山翫水山曰遊戲神通則不無佛法須還老僧始得僧曰特來東土禮文殊卻遇小釋迦遂出梵書貝多葉與山作禮乘空而去自此號小釋迦。
師曰仰山被梵僧塗污一上梵僧被仰山當面熱瞞簡點得出許伊貝一隻眼。

頌古

世尊初生。
纔出娘胎露一機風景不似太平時直饒傾盡天河水難洗從前是與非。
陞座。
遲遲春日麗融和簇簇飛花度薜蘿將謂東風收拾盡不知狼藉幾何多。
拈花。
家私狼藉不堪珍卻又無端假賣春怪俏頭陀微一笑不知賺殺幾多人。
未離兜率已降皇宮。
不道太平家業喪誰論弱水羽毛傾日頭只見東邊出知是黃河幾度清。
達磨見武帝。
瑤琴一曲舊來長逐逐東風鼓畫堂夜靜天街人睡穩又隨流水渡瀟湘江波一葦兮春光媚野熊耳獨坐兮秋色盈腔。
僧辭趙州州曰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僧云恁麼則不去也州云摘楊花摘楊花。
有佛處不得住荊棘園林蓄鐵樹無佛處急走過攬掇泥牛拽水磨恁麼則不去也囉囉哩哩哩囉阿呵呵摘楊花解笑還他老作家。
盤山上堂云三界無法何處求心。
謂鏡生花難足信云牛無角轉為淆誰人解笑盤山老平地無端更喫交。
百丈再參。
馬師奮迅鎚轟然塗毒鼓非惟三日聾直下雙眉瞽從此門風大展開兒孫箇箇亡規矩咄。
百丈野狐。
老人不落百丈不昧獅子驚群瞎驢成隊風遞薔薇別院香雨過青山如潑黛。
打破醬甕。
故園透出一枝紅忙煞鄰家滿院蜂可惜枝頭無限意徒教狼藉在東風。
僧問百丈如何是奇特事丈曰獨坐大雄峰僧禮拜丈便打。
祖印高提正令威雄峰獨坐鼓風雷堪憐多少風塵客開眼堂堂被活埋。
黃檗在百丈開田歸丈云運闍黎開田不易檗云隨眾作務丈云有煩道用檗云爭敢辭勞丈云開得多少田地檗將鋤築地三下丈便

喝磬掩耳而出。

拈來一枝無孔笛彼此相將無隱匿一曲長歌帶月歸瀟湘幾度令人憶。

夾山參船子。

三寸離鉤毒鼓震三橈劈面全機盡雖然瞥爾點頭歸未免令人成話柄不話柄月滿華亭萬水悠風清夾嶺千峰靜。

僧哭上百丈法堂。

就裏藏鋒覲面呈雄峰忒煞為人深一時埋卻無回互千古令人話轉新。

百丈普請鋤地一僧聞鼓聲笑歸。

叢林好箇慣家流得意濃時俏莫儔不是堂前雙眼碧看伊何處販楊州。

僧問百丈超禪師某甲今日辭去或有人問和尚說什麼法向他道什麼超云但道大雄山頂上虎生獅子兒。

月挂松蘿影半籠秋波隱隱話難窮一聲漁笛煙霄裏透出雲山幾萬重。

凌行婆見浮杯。

春到園林草木菲時人那識箇中機黃鸝上苑歌聲滑紫燕梁間語更微音落落草薺薺山花無限東風裏漁笛新腔駐夕暉。

雲居膺禪師示眾云如隻獵犬尋得有蹤跡的忽遇羚羊挂角莫道蹤蹟氣息也無僧問羚羊挂角時如何膺云六六三十六日挂角後如何膺曰六六三十六其僧舉似趙州州曰雲居師兄猶在僧便問羚羊挂角時如何州曰九九八十一曰挂角後如何州曰九九八十一僧曰請和尚指示州曰新羅新羅。

六六三十六九九八十一唐言到彼岸梵語波羅密翻也翻了譯也譯出教海禪河沒處安還應分付甌峰頂石橋畔兩箇沒巴鼻的白拈老賊咄。

龍牙參翠微臨濟。

將軍帶甲走邊營三尺逢人密密擎一帶封疆渾把住從教得喪競頭爭。

興化擯維那。

青天雲蘸碧潭空匝地轟雷鼓黑風驟雨漫漫沉巨浸幾人知是看飛龍。

永明慧日禪師云意絕思惟鑒徹十方之際佛不說法聞通無盡之音。

摩訶迦葉強猶知不二維摩枉措辭萬水千山窮不徹一鉤新月畫娥眉。

石門徹禪師僧問年窮歲盡時如何徹云東村王老夜燒錢。

東村王老夜燒錢開得脣來便了然不似石人衫子破挂人齒頰被人嫌。

牛頭未見四祖時天人送供百鳥啣花見後杳無消息。

春律灰飛管秋飆葉落桐近看花更好不似去年紅。

婆子請趙州轉藏。

雲飛石壁山僧色風落寒潭水畫眉最喜上林清興鳥聲聲啼在綠楊枝。

女子出定。

文殊伎倆特甚罔明卻也瞞預可笑瞿曇女子兩兩各不成雙須領略謾惆悵霧鎖晴空連嶽秀風拖白練帶煙長。

映嶠救產。

由來彼此盡懷胎怪云聖語兩和諧了事衲僧聞舉著好將黃面一坑埋一坑埋謾疑猜昨夜東風來嶺畔鳥啼花笑滿山隈。

夜半正明。

宮漏沉沉玉枕寒禁門深鎖未排班簾垂夜閣香銷永獨露臺前古鏡顏。

天曉不露。

太陽日午正三更雙眼離婁也合盲鶩子律陀徒有智到來罔象自分明。

洞山掇退果卓。

拄天拄地黑如漆位轉功該眼似眉謾向太虛分兩岸一毫頭上覆須彌。

洞山示眾言無展事語不投機乘言者喪滯句者迷。

大唐國裏打鼓新羅鬧市談禪好笑雲門扇子[跳-兆+孛]跳三十三天。

藏身處沒蹤蹟沒蹤跡處莫藏身。

丹桂不能籠玉兔碧潭豈肯墜蒼龍金烏昨夜懸西嶺炤見扶桑那畔紅。

石頭示眾云言語動用沒交涉藥山云非言語動用亦沒交涉頭云

我者裏針筭不入山云我者裏如石上栽花。

合浦珠含碧藍田玉吐香波斯無著處滿使鍬船裝。

僧問雲居僧家畢竟如何居云居山好。

僧家畢竟居山好一曲臨風無不了自是柴扉久不關落花滿地從風掃。

僧問雲居六戶不明時如何居曰不涉緣曰向上事如何居云慎者不護。

黃金殿上無人候白玉階前絕往回幾度春風飛不到從教門徑冷生苔。

僧問曹山朗月當空時如何山曰猶是階下漢僧曰請師接上階山曰月落後來相見。

朗月當空故問津曹山直指禁庭深直教月落來相見要接威音那畔人。

僧問曹山清銳孤貧乞師拯濟山曰闍黎近前來銳近前山曰清源白家酒三盞喫了猶道不沾唇。

黃金沉卻佃官錢故慨孤貧乞見憐最毒曹山人面虎相逢笑臉使瞋拳。

玄沙見三人新到自打普請鼓三下卻歸方丈新到具威儀了亦去打普請鼓三下卻入僧堂久住白師云新到輕欺和尚師云打鐘集眾勘過眾集新到不赴師令侍者去喚新到纔至法堂卻向侍者背上拍一下云和尚喚汝侍者至師處新到便歸堂久住乃問和尚何不勘新到師云我與汝勘了也。

須彌南畔日頭落北俱盧州正五更最苦好是新羅客矇矓猶在夢中行。

僧問洞山和尚教學人行鳥道未審如何是鳥道山云不逢一人曰如何行山曰直須足下無私去曰祇如行鳥道莫便是本來面目麼山云闍黎因什麼顛倒曰什麼處是學人顛倒山云若不顛倒因甚認奴作郎曰如何是本來面目山云不行鳥道。

不行鳥道猶沉轍縱步行來亦轉迂踏斷石橋南岸柳自然寥廓出通塗。

僧問同安丕禪師如何是和尚家風安云金雞抱子歸霄漢玉兔懷胎出紫微曰忽遇客來將何祗待安云金果早朝猿摘去玉花脫後鳳啣歸。

簾垂黃閣煙籠曉鳳入蒼梧夜未闌莫謂客來亡款待玉花金果滿盤餐。

僧問同安志禪師凡有言句盡落今時學人上來請師直指安云目前不現句後不迷進云如何是向上事安云迴然不換標的即乖。

古洞雲深夜寂寥玉人慵肯坐清霄等閒唱出聲前韻自別宮商角徵調。

洞山不安僧問和尚病還有不病者麼山云有曰不病者還看和尚否山云老僧看他有分曰和尚看他時如何山云老僧看他時則不見有病。

相逢不識夜更闌就位忘功海嶽寒拈卻觸體三尺暗碧天雲外不相干。

長爪梵志索論義。

口縫未開成話墮那堪刺腦入膠盆爭如善便觀韜略不動纖塵立赤旛。

從漪到西院。

陷虎機深不轉眉當陽誰許正眸窺縱饒獨脫羅籠手未免遭他腦後槌休辨別謾狐疑不動干戈全勝俟綸巾羽扇任相隨。

僧問梁山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山云莫亂道。

烈燄叢中標月指電華影裏露光芒未開口縫親拈得始信梁山舌廣長。

見見之時見非是見(四句)。

古鏡菱花不照春漚花影裏若為真自從尚父歸西伯誰更江頭把直綸。

知見立知即無明本(四句)。

溪西雞齊啼屋北鹿獨宿南泉兩株松多福數莖竹林靜境猶閒山空雲愈肅堪嗟世上人幾箇忘機軸。

圓覺居一切時不起忘念(八句)。

簾外風輕來燕雀池邊沙暖宿鴛鴦年前幾隊穿花蝶只見飛來逐晚香。

清淨行者不入涅槃(二句)。

白雲深處不曾居豈肯將身伴草廬嘗到洛陽花社裏笑看潘閭倒騎驢。

法身。

昨夜露柱喫一跌曉來燈籠痛不徹須彌控訴妙高王直至於今笑不歇。

涅槃四生。

生生。

春林花茂艷陽天李白桃紅在處妍野老昇平無活計村歌社舞樂堯年。

不生生。

澄澄虛碧鎖寒空湛湛秋光景愈溶莫謂玉人沉夜永等閒歌舞月明中。

生不生。

花開花卸本無情雲去雲來孰謂真大用繁興元戀朕縱橫那復有纖塵。

不生不生。

木人不打新羅鼓石女停篙拄鋏船折角泥牛吞卻月三更紅日黑漫漫。

般若無知無所不知。

懷胎石女不梳頭古鏡塵埋獨倚樓卻笑嬋娟無禁拒年來年去下滄洲。

黃龍三關。

我手何似佛手拈起須彌倒走若是獅子之兒定不落人窠臼。

我腳何似驢腳放開頂門一著可憐眼內無筋往往被人穿卻。

人人有箇生緣玄沙不出飛猿未動腳跟薦得已遭紅線抽牽。

正偏五位。

正中偏古殿光騰未兆前烏雞啄破無明卵炤徹東方萬八千。

偏中正法法頭頭無少剩森羅萬象絕纖塵誰能更把空王令。

正中來龜毛兔角謾安排出沒本能該世界豈同諸類混塵埃。

兼中至妙用無私靡不備箇中本自絕參商擬議直教髑髏碎。

兼中到有無今古不相到泥牛撞倒乳香幢直至而今不得號。

功勳五位。

金殿蕭蕭玉漏沉何妨御轂展經綸瑤階襲襲香風遞六國陶然總是春向。

一點忠心奉紫宸乾乾終日已忘誠紫微廊下抽身過那見從前染汙人奉。

珊瑚枝上月沉西水底燈花爛熳時露柱燈籠頻斫額爭看石虎夜生兒功。

風搖遠岸虛含碧雨洗長空煙黛濃吳越相看收不得和雲飄散玉霄峰共功。

擊碎玄關鳥道虛寥然風物冷除除鍊牛罷耕空劫地到此休誇罔象圖功功。

曹山三墮。

髑髏墮。

蹤跡溪山近悠然曠邈哉任教頭角異渾不帶纖埃。

隨墮。

山色雲間媚水聲花下肥騰騰遊歷遍何嘗得點歸。

尊貴墮。

闍闍不相識天涯絕比鄰位焉隆化育端自不知名。

汾陽三訣。

第一訣衲僧難辨別春風百草頭無端渾漏洩。

第二訣吹毛光照雪嘉州大象寒陝府牛喫跌。

第三訣萬里關河截泛起生銕船倒載西江月。

代古

舉昔江南國主問老宿云予有一頭水牯牛萬里無寸草未審向甚麼處放宿無對。

代云今日也不可犯人苗稼。

舉雲門示眾云藥病相治盡大地是藥那箇是自己響。

代云盡大地是藥。

舉洞山普請次巡察見一僧不出山曰你何不隨普請僧曰某甲不安山曰你尋常安時又幾曾去僧無語。

代云和尚也錯怪某甲不得。

舉昔有道士在佛殿背佛坐僧曰道士莫背佛坐士曰聞汝本教中道佛身充滿於法界向什麼處坐僧無語。

代云打草祇要蛇驚。

舉王太傅問北院古人道普現色身遍行三昧佛法為什不到北俱盧洲院曰祇為遍行所以不到雲門曰如法置將一問來。

代云誰不到。

舉昔一童子上經了令持經著函內童子曰某甲念的著向那裏無對。

代云咄童子者呵不可更問人也。

舉大隨因僧辭問什麼處去僧曰西山住菴去隨曰我在東山喚汝汝便來得麼僧曰不然隨曰汝住菴未得在。

代僧前語云和尚有什麼事。

舉昔施主婦人入院行散眾僧隨年錢僧曰聖僧前著一分婦曰聖僧年多少僧無語。

代便正身叉手云只恐汝不信。

舉雲門問僧甚處來僧曰涅槃堂裏來門曰亡僧還喫飯麼僧曰不喫門曰活人還喫飯麼僧無語。

代云覓什麼碗。

舉古云今時人還假悟也無若假悟爭柰落第二頭若不假悟又有人不肯畢竟如何眾無語。

代云今日捉敗者漢。

舉報恩明和尚問二禪客上座近離甚處僧曰城都曰上座離城都到此山則城都少上座此山剩上座剩則心外有法少則心法不周說得道理即住不會即去二人無對。

代云某甲縱說得道理不似和尚好。

舉王太傅問僧上座住甚麼處僧曰半月山傳曰忽遇月頭月尾又作麼生僧無語。

代曰謝官人領話。

舉雲巖問僧作什麼來僧曰石上語話來師曰石還點頭也無僧無對。

代云多幸和尚證明。

舉洞山問藥山曰就師乞眼睛未審還得也無藥曰汝底與阿誰去也曰良价無藥曰設有汝向什麼處著山無語。

代云幾不問過。

舉太宗皇帝問僧什麼處來僧曰臥雲帝曰臥雲深處不朝天因甚到此僧無對。

代曰難違化日。

舉裴相國參石霜霜奪笏問曰在一人手裏為圭在公手裏為笏在老僧手裏喚作什麼國無對。

代曰和尚慣得其便。

舉南泉問良欽空劫中還有佛否欽曰有泉曰是阿誰欽曰良欽泉曰居何國土欽無語。

代轉身便行。

舉睦州見僧來參便喝曰上座如何偷常住果子僧曰某甲方到因什麼道偷果子州曰賊物見在僧無語。

代曰者老賊頭。

舉漳江曰天門一合十方無路有人道得擺手出漳江。

代曰十萬八千。

舉洞山行腳次見一官人曰我要註三祖信心銘得否山曰只如纔有是非紛然失心作麼生註官人無對。

代曰纔有是非紛然失心。

法語

諸佛不出世亦無有涅槃蓋眾生有八萬四千塵勞而有八萬四千法門鞠其指歸豈真然耶但有言說都無實義此事在當人分上本自現成曾無欠少只被箇四大五蘊一障障了不能直下承當以故有修有證到頭實無迷悟既有心究此一段因緣必須世間情念真真看破一放放下始可相應苟能損得一分情念便有一分道力損得十分便有十分不假別有差排而自應貼貼地矣就此便好發三種心一者信心二者廣大心三者不退心何名信心信知自心本來是佛不假他求非從人得何名廣大心此心廣大無限量無邊表非情思可及非意解可求上同諸佛等一慈力下同含識共一悲

仰何名不退心寧可代一切眾生受無量劇苦終不以解會領覽為究竟決欲親證親悟了了無礙復自慚曰惟我此幻質同於泡燄造物何私而始便托於歷代名臣世家生無暴夭有子有孫螽斯可章而亦功成名遂又得身退誠為待之駸駸不薄矣幸亦不昧夙熏種智信有三界可出有菩提可求今雖以儒行修其身不過入世而已以道教棲其神不過清淨而已以佛法明其心不過熏識而已若曰了明生死透出世間不假三祇劫修不立語言文字實有見性成佛一著而未證得非惟未證而實別業功幹多了致有為礙未具信一行持耳苟具信已設不奮然死卻現行求一箇卒地斷暴地折親證親悟不著問人的光景與不信等將何以酬造物之厚恩乎更或不信有悟門仍將心意識求解會向有義路處搜玄搜妙古今糟粕中覓佛覓仙不啻向西邊行欲求東邊物轉求轉遠轉急轉遲轉沒交涉也豈不見十地聖人說法如雲如雨嘗被佛呵等妙二覺被所知愚極微細所知愚障兄佛性如隔羅縠況其他乎古人嘗謂向八識一刀始能痛快不是假說蓋伊親從恁麼做處來八識者即此捨身受身去後來先之主人公也必須參教透究教明須是真到情亡境卸去不得處拚得身捨得命奮猛一拶直教形山粉碎藏識一破生死頓空親悟本來面目親證本地風光始不被客塵煩惱之所留礙全體顯現獨露十方心華發明照十方刹權而謂之證無生忍入法界性契諸佛心體也如是者自了則可若欲為人師開人眼目更須知有向上一路事在不然只被這些子勝妙境界坐住障正知見動成擔板猶或未曾親悟親證只被箇昭昭靈靈目前鑑覺一罩罩定何日是了不但不了返致盡未來劫流浪前塵也無一箇契悟的時節今禪家流實為混淆往往為師為匠者初始不曾有真實為生死的心參究多半是聰明要為人的心不信有工夫悟入一向在知見網中口耳之習學解所得動則藉口謂直下承當遲了八刻說箇直指早已曲了問著口貶貶地一掌一喝只圖打得快喝得贏將謂禪道只如此苦哉苦哉所謂醍醐上味為世所珍遇斯等人翻成毒藥此喚作儻侗真如顛預佛性的一種魔子以是金輪莫辨菽麥不分生大我慢圖得片衣口食忘其大果每每將西川一文錢三箇的杜漏籃認作綿州附子胡揮亂霍自誤誤人瞞人自瞞及到臘月三十夜來真境現前從先直下承當強作主宰的一點也用不著前路茫茫甘伏死門依舊闖入驢胎馬腹裏去誠謂苦也又有一種學家只圖說了便會了便不修行以閒散為高尚以放逸為脫灑邪解無忌不可勝言正同近習一種大乘門的外道一般亦名羅祖教種種邪解誑惑閭閻謂燒香換水一切皆空行盜行姪俱無妨礙偏偏又有一種街童市豎愚夫愚婦被其籠絡世間明智之士亦莫如之柰何非不能柰何蓋其巴歌易和總不足為之論也若其真參實學者必不然也豈不見阿難尊者啟世尊曰我佛寵弟心愛佛故發心出家恃佛威神常自思惟無勞我修將謂如來惠我三昧不知身心本不相代益知此事本無樹上生成的木杓必須一番斧鑿工夫始得貴乎不錯用心耳古謂從門入者不是家珍絕後再甦欺君不得豈欺人哉又如一種異家學

者忘緣絕慮運氣化神將謂冀囊留住萬世不知此物風火不停元不受汝差排得的若使可以差排好慕此術者無過泰皇漢武今安在哉亦有出陰神陽神之驗殊不知全是妄想結聚生死根本所云縱饒修到非非想也則不如歸去來今以近事明之如人夜寐身臥床上有人罵詈毀辱也不知一切色聲影響也不知其於日間好惡取舍所重之心結於情想現於夢寐或夢獲財獲寶或夢得科得第又或加官進爵以至於種種快樂無量歡喜逆緣境現又或夢失家失業或夢捐愛捐恩或陷身喪命以至種種憂戚無量苦惱而其床上之身了無關涉毫不覺知及至於醒了無所得而其夢境歷歷然可狀豈非眾生於本無中成究竟有情想結聚豈非昇沉輪轉之生死根本乎更以明之如人一息不來謂之死一死不能動搖謂之風散風散捨煖觸謂之火散火散筋脈血肉腐化謂之水散其不化者髮毛齒骨歸之於土謂之地散四大各散今此妄身畢竟無有而其平昔所作所為善不善業隨業受報定矣所以先覺證此藏識空時謂之大圓鏡智迷悟生死了不可得凡夫迷之藏識不空名阿賴耶識業果熟習曾無間然其所謂長生不死者果何謂哉老聃指長生不死者先天一氣也即儒太極之無極也在我法謂之天然外道若人以逍遙散逸受勝妙樂的一箇妄想結聚謂之修行道果謂之長生不死誠謂錯亂修習迷失菩提若以之為然至於世界劫壞三災彌綸毘嵐風吹須彌碎如微塵此箇妄想結聚將置何處莫置虛空耶虛空在吾大覺妙心之中如海一漚耳緣何更又著得所以道全體是箇妄想結聚輪迴根本也宗師家要破此妄想結聚不得已示之以死話頭如一柄金剛王寶劍相似心心無間念念無差向今世門頭二六時中殺得淨盡無餘殺到無可殺處不覺不知失手連自己能殺的一刀殺死甦甦復醒謂之冷灰豆爆謂之懸巖撒手又謂之絕後再甦然後可許向古今差別中著力古人謂既前後際斷不疑言句是為大病恐人沉空滯寂坐在法身邊翻轉身來活中活便是死中死的活死中死便是活中活的死全死不妨全活全活不妨全死然後死活不涉始謂之不撥因果本色道流也若以妄想結聚為長生者是認妄迷真竟不知佛云諸法所生唯心所現一切山河大地皆吾妙心中所現物而人不悟此廣大靈明心體又烏能知攪長河為酥酪變大地作黃金改禾莖為粟柄易短壽作長年興慈運悲導利有情出三界苦證涅槃樂若以矯亂修習惑菩提性豈為明智此不過是貪戀世間益壽延年受勝妙樂的一種希冀妄想又豈知祖師道毫釐繫念三塗業因瞥爾情生萬劫羈鎖汝欲求之得無累乎及具厭之又成大患所以取不得捨不得不取不舍亦不得但向不可得處亡能所泯見知不覺不知或聞聲或見色因得一得是時始可奴呼菩薩婢視聲聞不為之分外也更有一句貼緊不可不知但憑生死志必有稱心時到得者般地位自能致君於堯舜之上澤民於康逸之衢斯皆吾心之常分非假於他術也。

示語

示禪者

既疑本來面目不消別參話頭即此四箇字便是貼緊好話頭只是不可作解會便有力處如箇鋏槲子相似提得熟看得定須信說食看食終不能飽人直到不提自提不看自看光景自便信得及有工夫可進趨古云只怕不成佛不愁佛不解語苟造得到曝地一破又有何奇特可語哉。

雪巖欽禪師徵高峰云日間作得主麼峰云作得主曰夢中作得主麼峰云作得主欽又徵曰正睡著時無夢無想無見無聞主在甚麼處高峰直得無言可對乃曰此回不作學佛法人拚一生作箇常行粥飯僧必要此著子明白過五年後夜同友宿正疑此事忽枕墮地方始大徹如網羅中跳出如遠客還故鄉云云萬古不磨的真善知識無一箇不從真實有工夫悟的今時一輩魔子多有不從親做處來的誤人自誤正人君子於禪門久留心幸不曾遭此般魔手慶幸慶幸。

示復源上座

如所云苦參力學兼以根鈍數十餘年未遇一師點破箇中消息云云此無他蓋所操雖極途路不差但不曾如夢時覺因地一聲出回汗耳故未免坐在空空蕩蕩靜潔地上被箇無一物可當情的光境一罩罩住謂之境空而心不忘所以礙正知見不得解脫受用故六祖謂智常曰不見一法存無見大似浮雲遮日面不知一法守空知還如太虛生閃電此之知見瞥然興錯認何曾解方便汝當一念自知非自_己靈光常顯現參禪道流不得透露顯現十箇五雙墮此病中正謂之百尺竿頭坐地而不自知其非也求其知非不自欺瞞實要透此生死關究竟無疑惑者不啻沙裏淘金所謂學道如牛毛發明如兔角也玄沙云工夫如靜夜鐘聲隨扣擊以無虧秋潭月影觸波瀾而不散猶是生死岸頭事豈不謂之死水活計解脫深坑故曰靜地_卻迷人故以不得正智如如大用現前之旨最為極困縱至虛空粉碎大地平沉不遇本色鉗錘終不能轉身吐氣年深日久成箇骨董窠曰謂之法執不忘坐卻法身亦不出雲門三種病二種光也又縱至上無佛道可成下無眾生可度亦出不得百尺竿頭耳長沙云百尺竿頭坐底人雖然得入未為真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現全身猶有智眼未明的錯會認定十方世界是箇全身此蓋不識長沙竿頭進步全提大用的意旨他分明道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現全身是活句也是全提語也若認十方世界是箇所現的全體得不與前坐_卻法身同一病耶所云大用現前舉必全真見解入微不明見道此也若是英靈的漢你看他古德為人如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州曰我在青州做一領布衫重七斤又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曰庭前柏樹子僧云和尚莫將境示人州曰老僧不將境示人僧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曰庭前柏樹子又僧問古德如何是佛乾矢橛如何是佛麻三

斤猛著精彩只將一則茶裏飯裏眠裏醒裏看是什麼道理三藏十二部大小乘內還有恁等說話也無畢竟落在甚處似無腳手人奮金剛拳相似一拳直欲打破虛空一脚直欲蹋翻世界的本領徹頭徹底盡命掀翻直教盡大地森羅萬象塵毛芥孔一一無不盡轉無上妙輪是時始可與祖師門下衲僧隊裏有說話分如其自不猛利則生死心不破生死心不破則業識不空業識不空則似今之無正因行腳的瞎禿只欲沽名苟利不肯下死志做真實工夫將無量劫來一件不了的事視作等閒兒戲一味以門面心人我見點慧依通學解將去求一箇愚鈍的了不可得此事豈是學得的若不以工夫開悟這箇來為先鋒去為殿後的業識種子如何消釋何時得休歇自由分古人道假饒學到佛邊事猶是錯用心縱學得口如鸚鵡智過鶩子也只是箇茫茫的業識與自家事依舊沒交涉也。

佛事

上方挂鐘板綱紀正令融慧日於叢林敲唱雙行播真風於塵刹逼機閱世自在縱橫括古該今通途受用有時一擊統十虛而絕待縱使文殊普賢亡鋒結舌有時一擊和萬物為春風從教墻壁瓦礫動地放光雖然如是還有放行中把住把住中放行一擊大眾欲聞麼遂擊鐘板曰祇憑此段槌力頓使人天正眼開。

挂雲板當陽靚露月皎風清正令全提渠成水到掌握香積世界妙古通今展轉衲子機輪音和響順因齋慶讚一句作麼生道遂擊版曰菩薩子喫飯來。

秉命掃青原七祖塔廬陵米價毒鼓聲聞振宗風而莫墜黃荊倒插枯木爭榮識懸記以重來是以雲山歷落觸目無私松竹交羅誰云有間雖然如是今日不肖遠孫承本師和尚嚴命特入山謹修清供聊設伊蒲代為瞻禮且道畢竟以何為極則供養遂舉香左右顧視曰靈苗栽有地無處不沾春。

過荊州掃天皇道悟祖塔卓天卓地四面絕遮攔亙古亙今十方無背向恭惟寶塔之內青原下第三世天皇悟祖大和尚離諸怖畏定慧亦離巍巍乎德侔千古自紫陵山坐天皇寺蕩蕩焉道振一時起石頭純金之鋪接龍潭紹述真宗是以雲門法眼而興源遠流長所自遠孫某特自藥山躬詣祖塔聊設薄供略展葵誠舉香曰大眾正恁麼時還有見老祖面目的麼但順分身塵刹量萬別千差一貫通。

掃藥山開山弘道惟儼老祖塔坐石栽花格高調古披雲長笑韻落人間以是道滿寰區雲仍大地不肖淨瑩明祖禰三十六世獨愧乏百千億身今日躬承掃灑更不重敘年深何故黃昏須著錦白日不挑燈逐上香。

掃龍潭信祖塔那畔無名惠餅安名師資道合威音有相隱身滅燭心燄猶存恭惟青原下第四世龍潭老祖崇信禪師大和尚身等虛空量周法界兩

宗法脈千古彌彰不肖遠孫某特過澧陽展一瓣香聊罄厥衷更不繁辭。
掃雲巖晟祖塔拈香曰此一瓣香摩竭國中只可自知娑婆世上難方其價
信手拈來供養寶塔之內無住祖師遂插香復曰黃金靈骨貫古通今千澗
水滌千澗舍利流珠永亡滲漏萬峰雲鎖萬峰寒直得一轟摩空真機滿
目十方無背面妙法演塵沙玉鳳山飛紅日冷金龜石嘯午風長。

掃洞山价祖塔巍巍御塔重榮自是兒孫得力曾經大地掀翻固應密處難
知即今卓天卓地觀體全呈無古無今迥然獨露不肖淨瑩謹懷瓣香自寧
州新豐特地而來非敢為報德酬恩要且知恩歸有據。

掃雲門散木老和尚塔須彌岌岌海水騰波較我師翁全提正令大起中衰
之廓略未可彷彿端倪森羅顯煥萬象競華較我師翁讚揚諸方典型後學
之音容未可依倚萬一致使兒孫遍地道滿坤維今日不肖歸來若欲表顯
師翁之德不啻持螢火以麗日光若欲贊仰師翁之道不啻捧颺塵而培泰
嶽只好拈一瓣香不敢舉個字腳遂上香。

掃弁山人就老和尚塔昔日相依幾番哭卻成笑今日看來致令恩卻成冤
痛心徹髓海舌難宣縱使沃太湖之水以為供挽蒼弁之雲而作香亦不能
傾誠萬一且又具此一番施設特地何為上香云父母生口不能訴祇倩松
濤竹籟傳。

掃古洞山价祖牙塔權開五位法燈傳塵刹分身處處圓舍利光騰籠翠堵
熾然說法利人天茲我洞宗鼻祖於唐大中末開創茲山後於咸通三年盛
化高安洞山威通十年全身歸寂瘞塔於彼明崇禎丁亥重修御塔始獲齒
牙舍利百丈石澗法兄請一牙起塔供養不肖亦請其一今於丙申塔竣奉
牙供養永隆斯處聊具伊蒲少伸微獻祇如覲面無私古今無間一句又作
麼生靈然有物先天地突兀從教雨露侵。

掃慈舟老祖塔以慧命續南方吾祖之道大如天致宗風而廣布吾祖之德
深如海不肖孫淨瑩縱使羅泰岳之精華沃東海之碧波知吾老祖決定不
顧何以豐兒孫雖得力室內不知春遂上香。

掃孟菴三宜和尚塔松筠還碧翠澗壑杳幽清一機渾坐斷千聖莫知名願
師常轉大法輪重起那伽行正令。

掃爾密和尚塔雲山岑寂水月光沉一機不到面貌儼臨咦迥然獨露威音
外不識何人洞此心。

掃歷然和尚塔眉撐日月舌撩清風星璨花璀璨道容何似當年唇舌好。

掃黃龍諸祖塔雲收嶽頂高低露月浸澄潭上下天一一祖師真面目迅流
海口莫能宣拈香曰只憑此段真消息鼻孔都盧一串穿。

掃久默和尚塔父作子述獨羨老師兄意高千古兄友弟恭猶仰大師兄義
重千秋松杉手植垂垂老未委何時轉少眸胸懷滿眼徒抱悠悠酌水獻花
了窮念頭。

掃素朴和尚塔昔年行道於皖江之上今日突兀於弁嶽峰前野色更無山
隔斷天光直與水相連。

掃離言和尚塔嚴雪嚴霜吾兄之清操履歷滴水滴凍吾兄之弘整家風坐起先師之道大振洞上之宗是以秋月春花渾然笑貌溪聲山色宛爾音容祇如弁山到此為箇什麼拈香顧眾曰悠悠一段同心事千古從教活象龍。

掃獅吼和尚塔行道西峰壘堵新豐兩彩一賽今古巉巖分明一段知心事盡在尋常不語中。

掃起元和尚塔白雲朝萬嶺明月夜千江面目依然處難攄血一腔顧左右曰惟且上香。

掃淑安和尚塔松濤竹籟即吾兄廣長舌相地厚淵深即吾兄慈誓悲輪是以建法幢於樂平奔走龍象坐報化於期山啟重人天弟自江西而楚莫逐觀光今其自楚而浙始慶瞻依滿眼相思傾懷罔盡惟冀吾兄念同門之落落晨星悲叔世之離離弱喪再起那伽重新榜樣。

為母封龕坤道流行信厚哉化元無物不胚胎箇中誠是無今古誰謂於今有去來其來也漚花影裏現全身齋戒冰霜堅持佛號其去也石火光中逞自在預知報謝坐脫委然所謂一真元不昧凡聖絕安排記得昔日那吒太子析骨還父折肉還母然後現本身為父母說法今辰不孝為母封龕且迴出古今超然一句又如何舉以手掩龕云九品蓮臺石筍秀無生國內藕花香忌日燒香祇為慈恩無以報塵勞迴脫著袈裟燒香仍藉娘生手不敢人前亂撒沙。

掃塔慈母懷兒十二月兒迎慈母養週年縱然同證無生滅未及恩酬罔極天然不孝非慈母至德不能育我幻軀慈母非不孝至誠不能啟悟真源終是者邊事若是一體無私全身奉重更不敢重說偈言何以故自信渾侖休鑿破著婆衫子拜婆年。

師過洞山奠孤崖和尚龕人天眼滅法河乾三有眾生失指南同條生不同條死觀音卻好又同參先兄和尚其為生也乘悲智願輪現慈誓手眼提新豐令整舊家風復恢古梵剎故址成禪宮誠宗門巨範重函先价祖靈骨於窳堵實吾道禹功比望梯航永載何期遽爾藏鋒末後一句惱亂人腸將謂功位俱隱依前塵刹普彰大眾還要識此老漢底普彰臉孔麼畫一圓相曰指出生前閒面目從教萬古絕囊藏。

崆峒謂斯和尚鳳日本珠和尚計至上供崆峒法樑傾折鳳日慧燄俄消波旬無量歡喜人天苦痛悲號同風千里隔生死不同條且作麼生是不同條底意木人兩眼相思淚染作梅檀一處燒。

西峰獅吼和尚計並遺書至師到西峰聞龕已化至方丈云若道西峰不曾滅度荷盡已無擎雨蓋若道西峰滅度指覺位云菊殘猶有傲霜枝且道那句是賓那句是主眾中還有為西峰著力者麼僧非指出禮拜云今日和尚遠行師曰還是賓家事主家事進云請和尚道師便棒進云久慕慈顏未曾覲面今朝覲面一句請師分付師曰霧鎖蒼巖緣進云先師已生即不問未生面目是如何師曰雲封嶽頂寒復問曰即今在什麼處指無語師又打設

供云半生行腳行不到處今被老兄行到一世談玄道不著底今被老兄道去即此一句話會難通語言莫構遂拈香畫○相召眾曰會麼若也會得洞山特地與麼來跬步不曾移西峰一旦與麼去亦本不曾滅其或未然雲籠鶴樹依依月落星河慘淡。

為百丈石澗和尚封龕跋提河畔槲示雙趺老瞿曇至死不伏燒埋歆雲室中挺身危坐者阿師一生祇恁倔強踞獅席十餘年掀翻禪河教海建法幢八九處擊碎祖要玄關仰冀慧日高懸何期忙中袖手雖然智體無違十方蓋徹其如虛聞宛爾手足情亡今對人天眾前不可揭露殆盡且一囊藏顧左右曰還有共相證據者麼遂掩龕曰至功不宰休云密觸處無非大法王。

為金仙蓄光和尚封塔天左旋地右轉沉沉鳥道迴威音月西降日東升歷歷玄途呈道貌恭惟寶塔之內金仙蓄兄大和尚生緣白下袖物外清風剗草成山懷山間明月歷百城煙水掀翻大地疑團探孤峻門庭粉碎古今窠窟以是七座道場集鳳招麟廿年弘法走象奔龍何期一旦繼百丈花稍令遍界含生失望即今罕睹告圓作麼生是永垂末世一句遂封塔云真風不計百千年特與人天為榜樣。

穀山中也和尚荊紫萬仞和尚訃至設供師曰穀山師兄道皓月在滄浪荊紫法弟道生緣藏黑豆奢底太奢儉底太儉新豐今也不管魔王生歡法門悲苦熬一爐香具一杯茗祇將鼻孔一時熏蒼天不在重言語(爾示寂偈穀山云世亂兵戈起生靈實可傷我今且歸去皓月在滄浪荊紫云無盡生緣藏黑豆十五日中俱洩漏萬里神光今古圓坐斷生來與去後)。

為城山浹水和尚起龕以拂子○相曰吾法兄宰割化權示現受身於其生也五十九年空花卸影於其滅也一剎那間充滿實際如今不免豁開三界有坐斷十方空足下無私路惟兄自在通以拂子作引勢高聲云起封塔簾垂寢閣雨花低為與無為體莫齊拽轉須彌翻大海了亡明月騁東西恭惟寶塔之內法兄浹水和尚生自桐鄉願輪智種剗草於弁嶽峰前受具於華林園內穎悟沖齡廓性天而透頂透底機思妙密融覺海而徹古徹今五坐道場家聲克振今日葉落歸根且固封垂世一句又作麼生遂扶掩石云層巒疊嶂摩今古複水重山繞象龍。

師在崆峒一日監院湛空設饌請曰是人死後茶毘今請為我生前舉火師乃曰阿箇師兄也大奇生前何故請闍維是伊踏著曹谿路說向人天作者知作者知豈敢違拈起貢江波底火燒得虛空赤骨[骨*歷]設使於今兄不死無端辜我一雙眉。

徹崖火師曰徹崖禪人前日請假出堂山僧問牛頭未見四祖因甚百鳥啣花崖曰靈苗瑞草人人皆羨見後因甚杳無消息崖曰靈苗瑞草賢者不顧又問靈苗瑞草在徹崖分中又作麼生崖曰好事不如無昨早山僧到妙應堂相看崖曰弟子要去了山僧徵曰四方無路八面無門向什麼處去崖便低頭山僧問汝年多少崖曰四十一曰參學幾多年崖曰已做二十年死工

夫山僧曰好好修事著崖曰多謝和尚慈悲山僧轉背知事隨報徹崖雙跌而去今時路上可謂乾淨了事衲僧舉火炬召眾曰大眾還知伊去處麼遂打○相喝一喝便擲炬。

元潔瑩禪師語錄卷第九終

像贊

出山像

王宮十九年雪山棲六載冷暖自家知饑寒誰與代二死亡煩惱滅四十九年露布葛藤末後拈花一場敗闕鏤骨圖形不放伊是伊結下眾生債

彌勒

肚裏儼儼侗侗胸襟坦坦泰泰等閒一笑不休直到龍華三會

布袋和尚

冷笑熙熙手把布袋背卻兜率陀天十字街頭捏怪引他無限癡兒空只隨群逐隊

渡江像

兩眼圓明一機庭逕梁皇不識人天焉證嘆一葦江波意悄然腳頭腳底風流俊

面壁像

不識箭鋒機驀歸林下坐賺他可大師積雪渾忘情直饒斷臂安心師資一場話墮不話墮休錯過不遇其人且莫說破

海潮大士像

三十二應祇此一應七難二求我無所求也不重你四生之父又何憎你苦海為舟可喜慈悲心一片渡滿恒沙界遍流

普門品經寫觀音大士像

全經是像全像是經心空法遍通身遍身無一剎不住無一塵不循是之
謂普門示現自在觀音

觀音大士

巍巍獨坐寂而不凝耳中觀色眼裏聆聲只有慈悲心一片分身塵刹不
知名

準提像

稽首準提佛心印藏以不思議赴群生望如月處空影涵眾像一瞻一禮
一燒香感應道交塵刹量

雲門散木和尚像

三江之湖未足喻其機建瓚之瀉難以彷彿其舌若云此是老師翁何似天
邊認二月
口似懸河心若寶鏡浙東身坐雲門浙西足跡雙徑開闡威音那畔之機
提掇佛祖不犯之令起已墜之宗綱續懸絲之慧命謂是散木師翁何異
鉢盂安柄

弁山入就老和尚像

嚴冷如霜威不可犯金鍼玉線丕振家風拄杖竹篋鞭龍撻象一味木扎
羹千般鐵酸餡九坐道場只者如斯四創叢林曾何兩樣名不可名狀不
可狀孰敢謂是崆峒和尚
弁山峰頂眾流截斷佛祖罔測端倪師表堂前把住要津衲僧無出氣分
縱饒描得十分真機前一路誰看聽
謂是師真孤負先師謂非師真豈能全晦分明面目全呈觀體寧容觸諱
咦大地從教絕覆藏可使今古應無墜

自題

三衣何似秋雲古一鉢還同曉月明自是傳持無別物道慚嘗媿嶺南能
者漢癡呆性情頗率眼底有珠胸中無物居新豐不厭幽深住玉崖不嫌
塵俗三界縱坦夷四生恣游戲滿面是僧滿口非佛謂伊若是續傳燈笑
煞西天千百億(象先請)

行似孤雲野鶴止如鑑水澄潭言出思惟之表道統法界之函謂是睦堂
叟重增眼翳謂非睦堂叟失所指南幸有鼎子隻眼親瞻(鼓山請)
絲綸已罷淅中潮一葦江波信自饒不憶邗關重把住更承悲願直鉤拋
山廓落水洶濤爭看滾滾魚龍處變化飛騰徹九霄(頻吉請)
格外有風規可提胸中無剩跡可挂到頭無一法與人反被人橫描豎畫
(沖微請)
者箇沒量漢生平絕思算肚裏黑籠侗口裏沒涯岸貶駁似是之非不怕
人憎見聞若同之異嬾生讚歎住山不厭萬千春任教佛法從頭爛(自安
請)
滿目軒昂一身古朴說法了無文字應機鬼神難度混物和光數十年今
朝卻被人描邈(長沙到石函居士自寫師真請)
面上無塵胸中磊落為無為而現有身空花鏡像兩依依作無作而機靡
托石火電光難描邈靈木迢然鳳不棲依稀切忌按圖索(靈木記請)
生平一種熱性萬狀千奇不吝文彩未彰已前許爾當家親證(黃鹿谿居
士請)
面帶煙霞色心同古鏡妍即僧由妙手難寫箇中玄縱橫文彩交加處見
得分明祇半邊(恒清監院請)
閒不到身清不入骨語不澀言默不居訥映影像昭然萬化門四生海內
為船筏(蜀山請)
面目依稀鼻孔彷彿任性不拘和光混物本非眾生亦非是佛堂堂語露
太分明因底堆堆人不識(李慶雲請)
眠雲枕石於古洞山中撈蝦攬蚌於玉崖溪畔空拋明月鉤徒把虛空架
收捲絲綸歸去來從教人世重爭價(蒲首山憨牛請)
眼不顧眉心直口快無與物伍有海獨邁描邈將哀翻成對待不對待舌
頭元不挂脣邊徒使丹青加彩繪(藥西珍請)
面目依稀神彷彿一回相見一回肅任伊看到古皇前六六元來三十六
(徽予侍者請)
者阿師心眼窄佛祖是生冤自己如仇敵一味直籠侗肚裏卻墨黑碎須
彌作一塵不奇剖太虛為兩片無忒處世不如為人極則且道是誰睦堂
老賊(鑑副寺請)
一塵不立萬象無羈華林園等空花示現娑婆界類水月含悲啟悟開迷
而渾忘滲漏弘規正矩卻大有提持呵呵呵不自知等閑遇箇潘成老看
破從前舊面皮(潘成吾居士請)
元潔瑩禪師語錄卷第十終

行狀

藥山嗣法門人智願謹述

師請淨瑩字元潔雅慕陳蒲鞋之為人故別號睦堂弁山瑞白雪禪師之嫡嗣維揚江都莊氏子父繼芳母施氏一夕施夢一老衲至門自謂著過三緇鞋來此寄宿及誕盤坐垂舛隨母遁僧寺回發心持素年十三讀論孟未終失怙便疑父死何往遂堅志出家必欲超脫輪迴由是不樂世玩終日如愚同里少年輒以猷子呼之甫十七以出家志訴母不許秋染劇疾瀕死見一老人曰吾今為汝抽疾從足肚抽出如竹者數十根復扶起曰疾愈當及時前進無滯於此甦時病稍減偶一方士至下一巨鑕流膿數升僅存皮骨而起至廿歲潛往金陵投鍾山師脫白扣以生死事示念佛持咒數息師精進行之不問晝夜明年參弁山瑞和尚於杭州報恩院便問如何是生死大事山曰誰將生死與汝曰某實不知請和尚開導山曰汝一向作何行業曰晝夜念佛山曰念者何人佛是何物師聞語疑甚遂從渡江抵戒珠寺晨參究暮請益不睡眠用工極苦至背腫胸脹如欲絕人不可忍耐如此歷二句偶舉首見燒燈者豁然猛省恍覺根身器界洞徹無依自是慶快匪常明晨入室通白山曰汝還有疑情否曰求信不可得安所容疑山曰汝過來師便過去山拈竹篋打云還會麼師遽呈偈曰靈明廓本洞徹十方隨機應物體露真常山曰只得其體不得其用曰如何是用山舉竹篋曰者篋喚作什麼師擬開口山便打退一日入室山舉海底泥牛話問眾云畢竟是那一句師當下釋然指旁僧曰此箇師僧紹興人山便打師一喝山曰你者喝落在甚處師又喝山直打出後在嘉禾陸宣公祠閱圓覺經至如來因地修圓覺者知是空花即無輪轉亦無身心受彼生死於是從前所得如一布袋傾落蓋時年廿三明春隨山上天台護國圓具山乃命師執侍巾鉚未幾旋蒼弁又隨赴虔之崆峒當是時天童密雲禪師作禪燈之俑翻亂青原南嶽以下統系物議洶洶黃司理端伯余中丞大成既攷正其繆仍布其說於諸方山在崆峒閱其偽燈乃喟然曰法門亂矣吾當拔劍相助尋命師依龍藏五宗世系而正之又集其機緣語句合并古尊宿之拈頌為正訛一卷附於後凡若干卷是為傳燈世譜中丞余公得其書大異致書譽師為真法門龍象其後二十年法門中果有大變之事賴是書而大正師之力也庚辰春南昌建安國王貽書崆峒命山來主百丈祖席師因母老請假歸養山以雲門湛老人相傳源流手卷并法衣付授師不散辭隨山徑登百丈辛巳三月山臨示寂命師繼居方丈師辭曰某不足以辱叢林且二座在遂命泐公主之師扶靈龕往塔弁山旋負其母入寧之新豐山以終養焉母沒哀慕不飲食者累日心喪靜居作燒香偈有曰燒香仍假娘生手不散人前亂撒沙此哀而見於說法以報其母新豐在寧州南六十里號為萬山之間石溪從茅竹山來波瀾漂迅不可舟渡又無橋梁往來雖隆寒必衣裳厲揭而涉師門風孤峻不少假顏色饘粥不繼作務自如或有疲軟不堪者師拽鋤逐之曰諸方五味具足我者裏鈍鋤頭下無甚快活與汝汝來覓箇什麼由是道聲聞於吳楚間來者動經千里非辦道清苦自甘者莫能居熊孝簾廷昌參師曰行者因甚不先通報熊曰聞古有檀越入山土地神預知今豈無耶師曰妖不勝德

曰如何是寶鏡軒師曰居士何得當面昧卻熊設拜而去復以書來問法師
荅曰昔山谷悟於桂香龐公吸盡江水此人人具足直與佛祖不隔一絲蓋
緣不能窮究到自肯處遂視為深固幽遠耳崇禎之末師聞順天失守憂形
干貌者久之或曰一治一亂自古如此何憂之深哉師曰不然吾輩飲食居
處總賴國王水土祝之猶恐不勤一旦陷於敵焰汝豈木偶耶時諸郡兵興
新吳諸紳以百丈深峻可以備屯禦泐公主大雄席將欲他往師慨然作書
以貽當軸者廣引古今名士外護以開曉之事遂寢無何泐公亦逝宋侍御
一貞以書延師繼其席師閉戶不納來使侍御語客曰此老當代高人也固
知不可強師不出山十有餘載而鄂蒲諸護法嚮師道化書幣遠迎數四諸
山碩德皆來排闥勸師行師不獲已勉從之以順治十一年五月開法于蒲
圻之延壽寺遂住玉崖山上方禪院一時馬沈余諸名進士謝黃鄒任諸孝
廉皆就門人之列尹司馬民興謁師直造榻前師握拂子曰山野不諳世禮
此室卻無賓主尹曰弟子特為佛法到此師豎起拂子示之尹曰不知師曰
此語最親切曰莫無聲無臭便是麼師擲下拂子曰會則便會豈可向死水
中覓神龍哉蒲邑士大夫秀而文略喜談空宗無叢林接納學者師居之後
求見者填門戶往來如川輸久益厭之既而洞山人來迎歸藉此得脫身去
曰今而後何適而不可哉吾聞匡山東南之積秀吾將營凌霄而老焉遂登
凌霄居無何吳興護法虛弁山法席迎師師詢專使曰先師墓上之木如昔
否曰今拱矣師曰吾當往視之住後買山種松數十萬株躬與人夫行者同
其事自開山至是吳越禪風大變師力鏟積弊效古風規率以身先撻拂之
下居恒萬指師將增廣舊建或謂山不利于頻興舉前代興舉輒有所損師
曰安有此理大平其基建僧堂數十楹於方丈後舉眾晏然解院事往修葺
父墳于揚州親舊館師于平山禪院日夕問道因留結冬制是年師正五旬
康熙初給練周公體觀出為江西巡南副使湖州總鎮浦公與之書曰弁山
瑩老海內名尊宿道德可親吾甚不欲置之閒曠江西多名藍能為我長伸
一臂乎周公欣然因命寧州署州事林貳守芹以雲巖延師師接書悵然曰
吾母骨在其處亦旦夕思歸安散違命雲巖廢于寇燹軍民雜廬其地者廿
有年師掩一室若無所事人南昌太守葉公舟行郡謁師清譚累日大悅諸
紳士久歸嚮者皆來問所欲為師曰無佛殿何以莊嚴報化無法堂何以明
其宣揚于是軍民去所廬一旦還其寺之故地七載之間大建法幢江西祖
院此稱最雄太傅金公之俊顏曰無住名山初瑞老人赴百丈餅盂甚夥偶
遭小警筠部使者雖陽奉建安旨而陰實持之師往見金公于南昌兵署告
以情公曰為我致聲瑞老但安坐峰頭由是百丈以寧其後公自太傅府假
歸聞師在揚州特艤舟待師相見敘舊歡甚師語以將往雲巖公曰吾昔視
師分寧建無住菴於化城塔側撰文勒石容與其下今恨衰遲師其行也及
聞寺宇竣工遂望題寺額命僧賁來之明年己酉師赴藥山澧州守張公聖
弘躬詣問道甚敬事又明年寧州刺史徐公永齡迎歸雲巖又明年越州雲
門顯聖虛席檀越耆舊皆必欲得師以主之書幣交至其年夏周公以官舫

載師至金陵而別師年已六十雖垂老重受祖庭命不敢以朽病而疲接誘陞堂入室略無虛日進院之明年壬子燈節後師次第作書命達源契曉峰英上江西湖南預報諸門弟子來越二月掃弁山瑞老人塔返棹耶谿未逾月赴天台護國請為師稟戒之地始終有在初入院上堂謝郡邑當事護法師曾有命吾到天台不久即歸六月策杖回顯聖不數日又封書辭遠近諸檀護從容買棹別諸同門至白巖與位中符公快譚法門細大促膝連床三晝夜風雨不憚復過道林曹山諸和尚塔逐一拜別自恣後回山示微疾跌坐匡床應酬不倦凡問疾者必委曲詳細一一開導諄諄不已至又七月廿三晚兩序入問和尚尊候何如師曰今非昔比大家好心看守祖庭老僧住此未久勿累當住俟上江人到遵古闍維仍還雲巖吾念畢矣眾再拜曰老和尚還有什麼分付師良久定監寺出眾曰設有人問老和尚百年後事教某甲如何舉似師高聲云聽我說眾環侍移頃再請師放身欹枕吉祥而逝時廿四日丑時也明年三月眾門弟子扶龕西還供雲巖鳳山塔院又明年三月卜古洞山阿耨院後庚龍入手作坤山艮向選四月十八日吉時奉師靈骨并諸道具建塔以祀師發軔於洞山其葉落歸根良有以也師因心刻苦自厲誓不求安逸行腳攜一瓦硯老猶不易說法二十餘年門人錄其語積三十餘卷恒晏坐一方床脅未嘗至席所居叢林皆凋弊化成寶坊去則棄而不顧凡之上不安無益文字唯華嚴涅槃維摩圓覺法華楞嚴諸經每春夏必細讀一遍率為恒課嘗謂諸方教人記公按騁機鋒臘月三十日手忙腳亂去在參得涅槃堂裏禪方是吾家種草師慈仁之氣溢眉宇間士大夫一見無不盡誠皈敬雖遍化楚越而法緣於寧為較深將赴雲門時凡所心經院鉅細未就緒者促工匠辦就之曰吾不復來視矣聞者疑之師蓋有意語也發之日士民送別於城東河頭者數千人皆涕泣師見亦淚下不可止避入船中呼長年速放船行自計音到雲巖設供致冥羅拜於影堂者無絕日拜必哭盡哀然後去師生於明萬曆壬子三月十七子時卒于清之康熙壬子又七月廿四日丑時世壽六十一僧臘四十有奇嗣法門弟子自谷山景洞山弼而下四十有人景輩前師而歿又十有人奉命開法者十人餘皆山隱以法自重得度稟戒者不計師之生平大略如此世謂師悟門超軼近代罕見其比唯高峰為似之至於事師事母雖古高僧常超道紀不過也龕未至日樗菴鼎法兄以願侍師有一日之先謂狀師之行無若願宜此鼎兄之讓德也然繼老人說法為鳳凰第二代兄也不當讓而願實懼師之美行將遺貴其誰堪乃不避僭書以預徵明公巨擘銘師塔上片石亦可以為師狀之貳焉。

塔銘(并敘)

古杭白巖尊聖禪寺法弟淨符拜撰

歷觀古尊宿輩所以得聲馳八極美流千載者要皆以道德致非若世之豐功茂烈比豐功茂烈有時而盡而豐功茂烈之聲譽亦隨而盡之矣唯道德之入於人雖千百歲後苟一誦及未有不興歎企慕至於賦詩詠歌追思而不已此其故何也蓋諸佛列祖之所示人者無他唯道德而已而聖聖賢賢之所稱述者亦無他唯道與德而已嗚呼道德之有於人如此可不以一言而述之哉然際此末法稱人天師者遍閭閻求所謂道德之有於身則星中之月實為罕見乃余於元潔瑩禪師見其一人焉師為達磨第三十九世孫蓋僧中龍象也今其嗣鼓山鼎公者自寧州雲巖來持櫟山願公所紀師行狀索塔上銘於余余以法門昆季誼不得辭因擇其生平弘法利人與夫真履實踐者約而言之用以俾後後之賢有所矜式云按狀師諱淨瑩字元潔號睦堂揚州江都莊氏子父繼芳母施氏夢老僧託宿有妊及誕盤坐多異徵年十三失怙疑人死不知所往遂決出家志二十投金陵鍾山脫白明年壬申走杭參弁山人就老人於報國問生死大事如何決了山曰誰將生死與汝師曰不知山曰汝向來作何行業師曰念佛山曰念者是誰佛是何物師窘無以對疑甚因從渡江結制戒珠苦參力究至忘寢食一夜偶舉首見燒燈者忽有省覺根身器界洞徹無遺明晨入告山山曰汝還疑否師曰求信不可得安所容疑山默之師呈偈曰靈明廓爾洞徹十方隨機應物體露真常山曰子只得其體不得其用師曰如何是用山便打又一日入室山舉海底泥牛話問師曰畢竟是那一句師指旁僧曰者僧是紹興人山便打師便喝山曰你者一喝落在甚處師又喝山直打出此師資所以稱水乳契合者其在是乎乙亥從山圓具護國典巾瓶未幾隨之崆峒時有亂禪燈之作俑者山懼師秉命發藏典備考五宗世系以定其譜并集諸傳燈傳法機緣語為書曰傳燈正訛甲乙間法門統系之變得辨白歸正實籍之也然則師之為法門苦心在學地時已早具一副爐鞴矣庚辰春山以從上佛祖授受事特為囑累秋侍出遷百丈明年山化去師為扶龕還弁入塔罷即奉母入寧州新豐山倣陳蒲鞋故事別號睦堂蓋本此新豐去州南六十里當萬山岑寂中雲水流非真實為道者不得而至有至者師唯嚴其規勵其參不肯少假辭色嘗曰諸方五味具足我者裏枯澹務重無甚快活汝來此覓個什麼由是道風日遠居者益眾適百丈虛位侍御一貞宋公邀師繼席使至師不納貞以為當代高人不可強益重之潤飲木食不出山十有餘年已而鄂蒲響其化紳衿三致請師唯峻拒至有排闥而勸者再師始從之以順治甲午開法蒲圻延壽久醞新開一時抱道衲子驚謂見遲嗣有遷玉崖之上方匡之凌霄己亥遷吳興弁山及維揚平山康熙壬寅遷寧州雲巖己酉遷澧州藥山辛亥遷越州雲門及台之護國是為師九坐道場也夫一粥之緣關乎夙昔住持天選業有舊章師所坐道場乃半屬祖席非道德之有於身又豈能乎當住蒲圻日司馬民興尹公謁直造榻前師給曰者裏卻無賓主尹曰弟子原為佛法來師豎拂子示之尹曰不知師曰此語最親切尹曰莫無聲無臭便是麼師擲下拂子曰死水裏覓甚神龍師接人敏捷概如此於是

士大夫喜與之遊不徒學者川赴矣弁山為余猶父人就老人開山以歲儉風規稍弛師承乏憾甚乃為力行古道百務率以身先買山種松擴構僧堂一皆與眾僧日同其事而三吳兩浙禪風為之一新實師致也雲巖為晟祖開宗宏業以廢於寇燹軍民雜廬其中廿有餘年師赴巡南副使體觀周公請入院乃獨掩一室若無所事南昌守葉公天木特謁師師竟日唯清談略不及院事公悅甚頃願執門弟子禮有問師何不一開爐韞使鈍鐵生光師乃曰供佛無殿何以致敬說法無堂何以成規吾非無意特有待耳軍民感其德悉去所廬還其固有師於是展經濟六七年間無論佛殿僧堂凡叢林所宜有者皆煥然一新人咸尊為晟祖再來豫章博菴黎公學憲嘗作文紀之若雲門者則又吾大父散木老人闡揚從上宗旨處代繼其席者非有素行協孚輿論則不得而預師繼之宜也乃不謂遂為師謝聞名地入院之明年王子燈節後作書召江西湖南諸門人意若有所預示焉者護國為師稟戒處義不得不躬為經理斯有安置住持及交納事六月歸雲門遽封書辭遠近檀護別諸同門念余舊買舟載過白巖相與快譚數晝夜法門巨細無不盡言及回遽示微疾然目惟危坐諄諄訓誡不少懈又七月廿三晚兩序人問和尚尊候如何師特從容論之曰吾住此不久忽累常住遵古閣維仍還雲巖吾念畢矣一眾為之愕然監院乃問和尚百年後事儻有詢及未審如何舉似師高聲曰聽吾說眾瞪目師則放身就枕逝之矣當廿四丑刻癸丑三月門人遵治命扶龕還供雲巖甲寅四月十八奉靈骨建塔於古洞山阿耨院後得庚龍坤山艮向蓋師素願也於戲異哉師方視器界為浮漚等身心同夢幻乃於六十年間事始則發軔於此終則藏骨於此豈即古所謂葉落歸根者歟師生明神宗萬曆壬子三月十七寂康熙壬子又七月廿四世壽花甲一周有奇僧臘四十餘一嗣法弟子四十三人得度秉毘尼者不盡計受鉗錘之益去而為諸方之胤者指不勝屈居常危坐不臥奉重是勤不偏眾不放逸几案不置無益文字不喜滋學者知解嘗曰參得涅槃堂裏禪方有學道分此蓋過來人語夫師乃邗人邗古稱繁華地而師之立身操行乃能克苦勵志其為人處已清涼十事持身亦莫過是人以為乘願再來者宜也法化行楚浙於寧為尤故計至雲巖日七眾羅拜影堂蹙踊流涕者不已去今六七載若緇若白無論飲師之德每一誦及咨嗟感歎不淚下亦不已嗟乎當此倫常滅裂之秋自非道德之有於身其感人何以能此以是而述之以是而傳之誰不曰可師說法二十年動靜語默唯法門是重語錄若干卷皆自胸襟中流出不假思惟而宇內同志者固不乏其人若乃革偽明真捷徑暢快舍師則余不得而知之矣憶與師自聽論常明至同侍入就老人於崆峒百丈間實為有年故知師者詳莫余若因特為敘之然僅十一耳至若實證密修潛行妙用之極則唯師自知而已余豈能殫述哉僅援筆勉為之銘銘曰。

佛祖迭興 示唯道德 道德於人 千古標格
肇自鷲嶺 沿及弁岡 器水傳器 漸見汪洋

一曲新豐 師尤善唱 音律靡關 超乎浩蕩
道場九坐 法說廿年 鳳翔獅吼 物無不然
補弊救偏 鼎新革故 師所意之 雲奔水赴
還鄉曲奏 聲咽鑑湖 曰聽我說 海湧山趨
葉落歸根 洞山最始 院後坤山 翠堵雄峙
修水浩浩 南山巖巖 黃金璀璨 萬象同參
太虛可銷 斯塔無恙 道兮德兮 金湯是仗
攸攸嘉運 際美新豐 師其永蔭 匝地麟蹤

CBETA 贊助資訊

[. \(https://www.cbeta.org/donation/index.php\)](https://www.cbeta.org/donation/index.php)

CBETA 成立於 1998 年，於 2023 年 8 月 7 日轉型成為基金會。成立多年來，一部部佛典在嚴謹控管中轉換為數位典藏，不只數量龐大，而且文字校訂精確可信，又加新式標點方便閱讀。「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也成為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如此成果都是在廣大信眾及有識之士的支持下才得以實現。

對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是非常不容易的。如今，CBETA 運作經費日漸拮据，但「佛典集成」仍有許多未竟之功。因此，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您的捐款本會皆會開立收據，此收據可在年度中申報個人或企業的綜合所得稅減免。感恩諸位大德的善心善行，以及您為佛典電子化所做的一切貢獻。

信用卡線上捐款

本線上捐款與 netiCRM 及 NewbPay 藍新金流合作，資料傳送採用 SSL (Secure Socket Layer) 傳輸加密，讓您能夠安全安心地進行線上捐款動作。

不管您持有的是國內或國外卡，所有捐款最終將以新台幣結算，所以我們所開立的捐款收據也將以新台幣計。

線上刷卡支持定期定額與單筆捐款。（銀聯卡不支援定期定額）

[前往捐款](#)

劃撥捐款

郵政劃撥帳號: 5 0 4 6 8 2 8 5

戶名: 財團法人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欲指定特殊用途者, 請特別註明, 我們會專款專用。

線上信用卡 / PayPal 捐款

PayPal 是一個跨國線上付款機制的公司, CBETA 引用其服務, 提供網友能在線上使用信用卡或 PayPal 帳戶贊助 CBETA 。

PayPal is an online system of a global payment solution. CBETA uses its service to provide the uses to donate by using the credit cards or PayPal account to support the CBETA project.

相關收據開立事宜, 由於付款幣別為美元, 我們除了會依您所贊助之美元金額開立收據外, 另我們會依捐款當日公告匯率開立台幣收據, 此收據為國內正式合法報稅憑證。

Since the donation made is in US currency, hence all the receipts will be issued in the US dollars consequently. However for the domestic donators, a Chinese official receipt will also be made according to the foreign exchange rate for the purpose of tax deduction.

[線上信用卡 / PayPal 贊助](#)

支票捐款

支票抬頭請填寫「財團法人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For donations by check, please write the check to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